拉康研讨班 · 第二十三期

圣状

Le sinthome

1975—1976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二十三期研讨班《圣状》（Le sinthome，1975—1976）共11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中文篇名采用“圣状”，与普通“症状”（symptôme）区分。法文副标题及正文的 sinthome 保留其音形关联。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e sinthome；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Joyce and the Sinthome；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75年11月18日 5
第2课 · 1975年12月9日 35
第3课 · 1975年12月16日 70
第4课 · 1976年1月13日 97
第5课 · 1976年1月20日 131
第6课 · 1976年2月10日 175
第7课 · 1976年2月17日 203
第8课 · 1976年3月9日 231
第9课 · 1976年3月16日 263
第10课 · 1976年4月13日 284
第11课 · 1976年5月11日 306

第1课 · 1975年11月18日

我在海报上宣布了：LE SINTHOME〔sinthome〕。

这是后来写作 symptôme〔症状〕的那个词的一种古老拼法。

如果说我擅自作了这项拼写修改——它显然标志着一个年代，一个恰好对应于向法语中注入……的年代——

注入我所谓的 lalangue，我的 lalangue……注入希腊语。乔伊斯在《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曾表达一个完全……不，不是在《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而是在《尤利西斯》第一章里：那里说的是 hellenise〔希腊化〕……同样把希腊人的 lalangue 注入某种东西。注入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尽管事情发生在爱尔兰，所涉及的却不是盖尔语；乔伊斯必须用英语写作。

而他用英语写作的方式，以至于……

正如某个人——我希望他此刻就在会场中——菲利普·索莱尔在《原样》上所说[注1]……他以这样一种方式写作，以至于英语不复存在。

> [注1] 菲利普·索莱尔：《乔伊斯及其同伴》（“Joyce et Cie”），《原样》（Tel Quel）第 64 期，1975 年，第 15—24 页。

我会说，英语本来就没有多少实存性；这并不意味着用英语写作很容易。

但乔伊斯凭借他用英语写成的一系列作品，又给它添上了某种东西；这使同一位作者说，应当写作 l'é.l.a.n.g.u.e.s，即 l'élangues。

我猜，他用 l'élangues 是要指称某种类似 élation〔高扬〕的东西。

据说，这种高扬是某种 sinthome 的根源；在精神病学中，我们把它称为"躁狂"。乔伊斯最后一部作品，即《芬尼根守灵夜》，确实很像这种东西；他曾长期扶持这部作品，以吸引所有人的注意。

也正是围绕这部作品，我曾在一个时期提出问题；那时，我任由自己被拉去……

是雅克·奥贝尔一再、我必须说是再三敦促我——他今天在场，而且仍旧同样执着……那时我任由自己被拉去，为一场乔伊斯专题讨论会揭幕。

总之，正是这样，我偏离了自己今年原定的计划……

去年我已经向你们宣布过……原本要把这次研讨班命名为"四、五和六"。

我只取了"四"，并且为此庆幸；因为"四、五、六"肯定会把我压垮。

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所谈的"四"对我来说就轻松一些。

我很不情愿地继承了弗洛伊德，因为在我的时代，我阐明了：从那些被他称作"他那一帮人"的人的结结巴巴中，依照严密逻辑能够推出什么。我无需点名；就是那群追随维也纳聚会的小集团，而不能说其中任何一人曾遵循我所谓的严密逻辑之路。

为免多说，我会说：自然的特性正在于它“并非一”；所以，必须用逻辑程序来接近它。

把某种东西称为“自然”，而你们恰恰因为对“某个东西”产生兴趣，便把它排除在外……

这个“某个东西”由于被命名而区别开来……通过这种程序得到的“自然”，所冒的唯一风险，就是肯定自己不过是一锅“自然之外”的大杂烩。

这项陈述的好处如下：如果你们仔细盘点后发现，被命名为“人”的存在同那看来是自然法则的东西形成鲜明对照，因为在他那里并不存在自然而然的性关系……[注]

> [注] 此处 Staferla 转写本作 le « nommer » tranche sur… chez lui，把主语听作“命名”，因而后面的 chez lui（在他那里）失去明确先行词。米勒定本第 11 页作 le nommé homme tranche sur… pour autant qu’il n’y a pas chez lui…，即“被命名为人的存在形成鲜明对照……因为在他那里……”。正文采用米勒读法；trancher sur 在这里是“与……形成鲜明对照”，不是“切断”。

所以，对这个“自然而然”还得保留一切意见……不存在自然而然的性关系；那么你们便会在逻辑上提出……

事情恰恰就是如此……这并不是一种特权，不是人的特权。

不过要当心，不要因此就说性毫无自然之处。

你们最好试着弄清每一种情形究竟如何：从细菌到鸟……

我已经提到过这两者……从细菌到鸟，因为它们都有名称。

顺便指出，在所谓“神圣的”创造中……

“神圣”只在这一点上成立：它诉诸命名……细菌没有被命名。

当上帝戏仿人时，细菌同样没有被命名……

那个被假定为原初的人……上帝让他先从说出每一种小动物的名称开始。

对于这第一次——必须这样说——胡扯，我们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由此断定亚当……

正如他的名字已经充分表明的——这是在暗指皮尔士的“索引功能”……亚当是……依照乔伊斯恰好拿它开的玩笑……亚当（Adam）当然是一位夫人（Madame），而且他只用这位夫人的语言给牲畜命名。

我们必须这样假定，因为我要称作“夏娃—生命”（Ève，e.v.i.e）的那一位……

我完全有权这样称呼“夏娃—生命”，因为这正是它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倘若希伯来语算得上一种语言的话——即“众生之母”……好吧，这位“夏娃—生命”马上就“舌头悬得好”，也就是立刻伶牙俐齿[注]；因为在亚当被假定完成“命名”之后，第一个使用语言的人正是她，她用它同蛇说话。

> [注] Avoir la langue bien pendue 是法语习语，意为“伶牙俐齿、很会说话”，不能只按字面理解为舌头悬挂得灵便。这里 langue 又同时是身体的“舌头”和所使用的“语言”；米勒定本保留了这句双关。

所以，所谓“神圣的”创造又被说话之在——我这样称呼它——的闲扯加倍了；“夏娃—生命”由此把蛇变成了一个请允许我称作“夹屁股者”（serre-fesses）的东西，后来它又被称为裂隙，或者更确切地说，阳具。因为总得有一个东西来构成“不可以”（faut pas）、构成“过错”（faute）；而我的 sinthome 的好处，正是从这里开始：英语里的 sin 就是这个意思——罪，最初的过错。

由此产生了必然性……

看到你们来了这么多人，我想总还是有一些人已经听过我的那些“老一套”了……由此产生了这样的必然性：裂隙不停歇，并且不断扩大；除非它承受阉割之“停止”，把阉割当作一种“可能”。

关于这种“可能”，正如我曾经说过的……

你们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我当时没有加逗号……关于这种“可能”，我从前说，它是“停止被写下的东西”；但这里必须加上逗号：应当是“停止，逗号，被写下的东西”。

或者更准确地说：倘若我曾提到的那种不属于假象的话语终于出现，它就会停止走上被写下的道路。

真理是否不可能成为“能会”（savoir-faire）的产物？不！[注]

> [注] Savoir-faire 直译是“知道怎样做”，既不是一般的 savoir（知识），也不只是熟练技巧。本译统一作“能会”，以保留其“能够做 / 会做”的结构；后文拉康又把它同艺术和 artifice（人为构造）连在一起。

但到那时，它也只会被半说；它体现为一个作为能指的 S 下标 1［S_1］，而至少需要两个能指，那个唯一曾经……的“女人”才会——

她是神话性的，因为神话把她变成了单一者：这里所说的是我刚才谈到的夏娃……那个唯一曾经无可争辩地被占有的“女人”，因为她尝过禁树的果实，也就是知识之树的果实。

因此，“夏娃—生命”并不比苏格拉底更会死亡。

这里所说的“女人”，是上帝的另一个名称；正因此，她并不存在，这一点我已经说过许多次。

在这里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机灵之处：他不愿让单一者在自己的逻辑中发挥作用。

同他在那套所谓逻辑中所承认的东西相反，我们必须说：“苏格拉底不是人”，因为他接受死去，好让城邦活下去。

因为他的确接受了，这是一个事实。

此外，还必须说，在这个场合，他根本不愿听自己的妻子说话。

由此就有了我的公式；可以说，我为了你们又把它洗了一遍，其中借用了我在《工具论》中摘出的 με παντες［mè pantes］……

后来我没能再找到它，但我的确在那里读到过，甚至读得如此确切，以至于今天在场的我女儿也把它指出来了；她向我发誓，一定会替我找出 με παντες［mè pantes］究竟出现在哪里……它作为一个遭到亚里士多德排除的对立项，同 παν［pan］的全称相对立：“女人”只以“非全部”的形式存在，而我们这门 lalangue 的歧义又给这种形式添上了辛辣意味，即“但不是这个”（mais pas ça），就像人们说：“什么都行，但不是这个！”

这正是苏格拉底的立场。［拉康笑］

这个“但不是这个”，就是我在今年的标题下以 sinthome 之名引入的东西。

眼下，就《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动因》已经勾勒出的这种“动因”而言……

而且别指望更好；正如我说过的，更有效的东西最多也只是移动 sinthome，甚至使它倍增……所以，就当前这个“动因”而言，存在着 sinthome madaquin[注2]［笑声］；在 sinthome 后面，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m.a.d.a.q.u.i.n。

> [注2] 参见托马斯·阿奎那——青年詹姆斯·乔伊斯的重要参照。关于这一切，参见雅克·奥贝尔《阅读札记》（第 189 页）以及雅克-阿兰·米勒《顺藤摸瓜的说明》（第 199 页），均收入雅克·拉康《Le Sinthome》，瑟伊出版社，2005 年。

你们知道，乔伊斯曾为这个 sinthome 吃尽苦头。

事情得明说：就哲学而言，人们从来没有做出过更好的东西，只有这个才是真的。

这并不妨碍乔伊斯……

关于这一点，请查阅雅克·奥贝尔的著作[注3]……他围绕某种自己极为看重、也就是他所谓“美”的东西，并没有很好地找到方向。在 sinthome madaquin 中，有一个我也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被他称作

claritas〔明晰〕；乔伊斯则用类似“存在的光辉”的说法取而代之，而这恰恰是这里所涉及的薄弱点。

> [注3] 雅克・奥贝尔：《詹姆斯・乔伊斯美学导论》，Didier 出版社，1973 年。

这是一种个人的弱点吗？“存在的光辉”并没有打动我。

而乔伊斯正是在这一点上使 sinthome 从它的“阿奎那主义”（madaquinisme）中跌落下来，并且……

同乍看之下可能显出的东西——即他与政治的疏离——相反……严格说来，他产生了我要称作“sint-home Rule”〔sinthome—地方自治〕的东西。

《自由人日报》曾把这个“地方自治”（Home Rule）表现为一轮从爱尔兰银行背后升起的太阳；这让它碰巧从西北方升起——日出通常可不是这样——但这仍然……

尽管我们从乔伊斯那里看见了围绕此事发出的刺耳声响……仍旧是乔伊斯把“sinthome-roule”——这个装上轮子的 sinthome——连接起来。

当然，这两个词也可以换一种称呼。我这样命名，是依据乔伊斯艺术向他提供的两个侧面；今年我们将讨论这种艺术，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已经把它引入，而我所能做的最恰当的事，就是用适合它的名称，把这个 sinthome 命名为 sinthome——它当得起这个名称——并且像我说过的那样移动其拼写。两种拼写都与他有关。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作出了选择。

在这一点上，他和我一样，都是异端者；因为 hæresis〔选择〕正是“异端者”的特征。

必须选择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

尤其因为，一旦作出选择，任何人仍可让它接受证实；也就是说，仍可用正确的方式充当异端者：在充分认清 sinthome 的性质之后，不放弃在逻辑上使用它，一直抵达它的实在界；到了那里，他便不再口渴。

当然，他是凭直觉做成这件事的。因为没有人能比他的起点更糟。

出生在都柏林，有一个醉鬼父亲，而且多少还是一名芬尼亚派，也就是说是个狂热分子；又出自两个家庭——每个人都是两个家庭的儿子时，事情就是这样呈现的——而一个人只因为有一小截尾巴，就相信自己是男性。

“自然而然地”——请原谅我用这个词——还需要更多东西。

但可以说，由于他的尾巴有些松软，是他的艺术替补了他的阳具性支撑。

事情总是如此：阳具是我所谓那个寄生物与另一项东西的结合……

那个寄生物就是这里所说的一小截尾巴……阳具是它同言说功能的结合。正因此，他的艺术才是他的阳具真正的对应物。

除此之外，可以说他是个可怜虫（pauvre hère），甚至是个可怜的异端者（pauvre hérétique）/“枯瘦的可怜人”（hère étique）[注]。

> [注] Hère（可怜人）同 hérétique（异端者）形成连续的声音游戏。Staferla 转写本还标出第三种拆听 hère étique，其中 étique 意为“枯瘦的、憔悴的”，不是 éthique（伦理的）；米勒定本只保留 pauvre hère / pauvre hérétique，未收入这一层拆音。

只有大学里的乔伊斯研究者，才会从他的异端中享乐。

但正是他有意要让这帮人来研究自己。

最厉害的是，他成功了，而且远远超出一切尺度：这件事还在持续，并且仍将持续下去。

他明确要的是三百年；他说过：“我要大学学者研究我三百年。”

只要上帝不把我们炸成原子，他就会得到这三百年。

这个可怜虫（hère）……

因为不能说 cet hère，送气音不允许这样连音；这甚至把所有人都难住了，所以人们才说 le pauvre hère……这个可怜虫把自己构想成了一个英雄：Stephen Hero〔《英雄斯蒂芬》〕。

这就是那部为《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作准备的作品所明确采用的标题。

啊！这正是我本来很希望你们……我没有把它带来，真是太蠢了……本来希望你们……

我至少本可以给你们看看……希望你们找到的东西。我消息不灵，却也知道它很难找到，所以我才向你们说明应当怎样坚持寻找。但今天在场的妮科尔·塞尔斯给我寄来一张便笺——人们把它叫作一封信——写得极其精确；她用了整整两页向我解释，这本书不可能弄到。

目前无法得到这篇文本，也无法得到我所谓的这套“批评材料”，即一些人——全都是大学学者——所写的东西……

这也是进入大学的一种办法：大学把乔伊斯研究者吸进去。不过，他们本来就占据着好位置；大学再授予他们学位……总之，你们找不到那位……我不知道该怎么念，得让雅克·奥贝尔告诉我：念 Bibe 还是 Bibi？

雅克·奥贝尔——通常念 Bibi。

念 Bibi？好吧……

你们找不到那位排在目录第一位的比比（Beebe）；他写了一篇谈乔伊斯的文章，我必须说，那篇文章尤其厉害。

接下来是休·肯纳；依我看，他……

也许是因为这里所谈的 sinthome madaquin……依我看，他把乔伊斯讲得相当不错。此后直到书末还有其他文章；遗憾的是，你们无法得到它们。

说实话，我把这条小注排成小字号，实在是一个书生之误（pas de clerc）——这个说法用在这里正合适……

谢天谢地，我让他们把字号缩小了……我把这条注排成了小字号……

你们得同妮科尔·塞尔斯商量，让她替你们复印一批。

我想，归根到底，并没有多少人已经准备好讲英语——尤其是乔伊斯的英语——所以需要的终究只是少量复印件。

不过，显然会有人争相索取。

而且，天哪，这种争相索取是正当的，因为《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艺术家的画像》……

应当把它写成“那个艺术家”，把全部重音都放在这个“那个”（the）上；当然，英语中的 the 与我们的法语定冠词并不完全相同。

不过可以相信乔伊斯：既然他说的是“那个”，就是因为他认为，艺术家中只有他一个；在那里，他是单一者。

“As a Young Man”很可疑，因为 as 在法语里要译成 comme〔如同〕。

换句话说，这里所涉及的是 comme-ment〔“如同—撒谎”〕。法语在这一点上很有指示性。它指示出：当人们以副词方式使用 comme，当人们说“真实地”“精神上地”“英勇地”时，加上这个 -ment 本身就已经具有充分的指示性。它指示的是：人会撒谎（ment）。

每一个副词中都指示着谎言。这并非偶然。

我们作解释时，必须对此留心。

某个离我并不太远的人曾经指出：langue　一方面指作为言说工具的语言和舌头，另一方面，承载所谓味蕾的也正是舌头。

好吧，我要反驳他：人们所说的东西会说谎（ce qu'on dit ment），这可不是毫无缘故的。［笑声］

劳驾你们笑了。［笑声］但这并不好笑。

因为说到底……我们用来对付症状的武器只有这一个：歧义。

有时候，我会奢侈地……去"督导"——人们这样称呼——一些依照我的公式自行授权成为分析家的人。这里有两个阶段：

- 有一个阶段，他们就像犀牛：几乎什么都做，而我总是赞同他们。事实上，他们总有道理。

- 第二个阶段，则在于运用可能使人从 sinthome 中解脱出来的这种歧义。

因为解释只通过歧义才发生作用。

能指中必须有某种东西产生回响。

必须说，令人惊讶的是，英国哲学家竟丝毫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称他们为哲学家，是因为他们不是精神分析家：

- 他们坚信言说不会产生效果。他们错了。
- 他们设想存在着驱力——而这还是在他们肯不把 pulsion〔驱力〕译成 instinct〔本能〕的时候。

他们没有想到：驱力，就是“存在一个说”这一事实在身体中的回声。

但这个“说”为了产生回响，为了发生谐振……

借用 sinthome madaquin 中的另一个词……为了发生谐振，身体必须对它敏感。身体确实敏感，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因为身体有一些孔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它最重要，是因为无法堵住、无法闭合……最重要的孔口就是耳朵；耳朵无法关闭，所以我所谓“声音”的东西才会在身体中作出回应。

麻烦当然在于，不仅仅有耳朵；同它构成突出竞争的，还有目光。

按照几何学的方式（more geometrico），由于柏拉图所珍爱的形式，个体照他被造出来的样子显现：显现为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有如此强的攫取力，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倒应羡慕盲人。一个盲人——倘若他使用盲文——怎样才能阅读欧几里得？

我要陈述的惊人之处是：形式交付给我们的只有袋子，或者你们愿意的话，只有泡泡。

形式是某种会鼓胀起来的东西。我已经以强迫症者为例谈过它的效果；强迫症者比其他人更迷恋它。

强迫症者……

我曾在某处说过，最近有人提醒了我……强迫症者属于“想让自己胀得和牛一样大的青蛙”那一类东西。通过一则寓言，我们知道它的结果。

众所周知，要把强迫症者从目光的这种控制中拔出来尤其困难。

袋子——当它在康托尔所奠立的集合论中被想象出来时——显现出来，甚至得到证明……

倘若每一个证明都被认为证明了它所蕴含的想象性……我说，这个袋子值得以 1 与 0 的暧昧性加以标记；对于这套理论中强加给我们的空集所邻接的东西，这是唯一恰当的支撑。

由此就有了我们的书写：S 下标 1［S_1］。我强调，它应当这样读。

它并不构成“一”，但它指示出“一”可能什么也不装，只是一个空袋子。

尽管如此，空袋子仍是一个袋子，也就是“一”；只有凭借身体作为容器所具有的外—存在和实存性，它才是可以想象的。

必须把这种外—存在和这种实存性把持为实在的，因为实在界就在于把持住它们。

由此才有了 Begriff〔概念 / 把握〕这个词，它的意思正是如此。

想象界在这里显示出自己同实在界的同质性；而这种同质性只由数来维持，因为数是二元的：1 或 0。

也就是说，它之所以支撑 2，只是因为 1 不是 0；1 相对于 0 外—存在，却丝毫不在 0 中实存。

康托尔的理论因此必须重新从偶对出发；但这时，集合在其中成了第三项。

从第一个集合到作为大他者的东西，连接并没有形成。

正是在这一点上，符号又在想象界之上加了一层；它拥有下标 2 [S_2]。

也就是说，它通过指明自己是偶对，把分裂引入任何主体之中，引入在那里“事实上”被陈述之物的主体中。

而“事实”（fait）仍悬在“陈述行为”（énonciation）的谜上；陈述行为只不过是一个封闭在自身之上的“所为 / 事实”：

- 按照书写来说，是“事实之所为”（le fait du fait）；
- 按照说法来说，则是“事实之顶”（le faîte du fait）或“顶峰之所为”（le fait du faîte）……事实上它们相等，彼此歧义而等值，并由此构成所说的界限。

不可思议的是，人们自古以来就清楚地看到，符号只能是一件破成两半的信物。

但在那个时代，在这个所谓“自古以来”的时代，人们没有看出：这同时包含着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性和相互性；因此，“原初所指”毫无意义，它只是两个能指之间的一项裁决标记，而正因此，对这两个能指的选择并非任意。

并不存在什么 umpire〔裁判〕……

用英语说就是 umpire〔裁判〕，乔伊斯正是这样写的……裁判只能从帝国（empire）、从对身体的统治权（imperium）出发；从神判（ordalie，即“上帝的审判”）开始，一切事物都带着这种统治的印记。

在这里，1 确认了自己同 2 的分离。它只有通过想象性的强制才构成 3：这种强制让某种意志唆使其中一方欺凌另一方，而它自身同任何一方都不相连。嗯……

要明确提出这样一个条件：从三个环开始，构成一条链，使任何一个环的断裂都会让另外两个环彼此自由，无论断的是哪一个……

因为在通常的链条中，所谓中间那个环——如果允许我这样简略地说——实现的正是：另两个环彼此自由，无论断的是哪一个……人们必须先发现，这个结构已经铭刻在博罗梅奥家族的纹章上；于是，这个被称作“博罗米”的结早已存在，却从没有人想到从中推出后果。





这里正是、正是潜藏着这一点：如果把它当作三种功能之关系的规范，那就是一个错误；这三种功能只在这样一种存在者那里，才在各自运作中彼此存在——这种存在者正因此相信自己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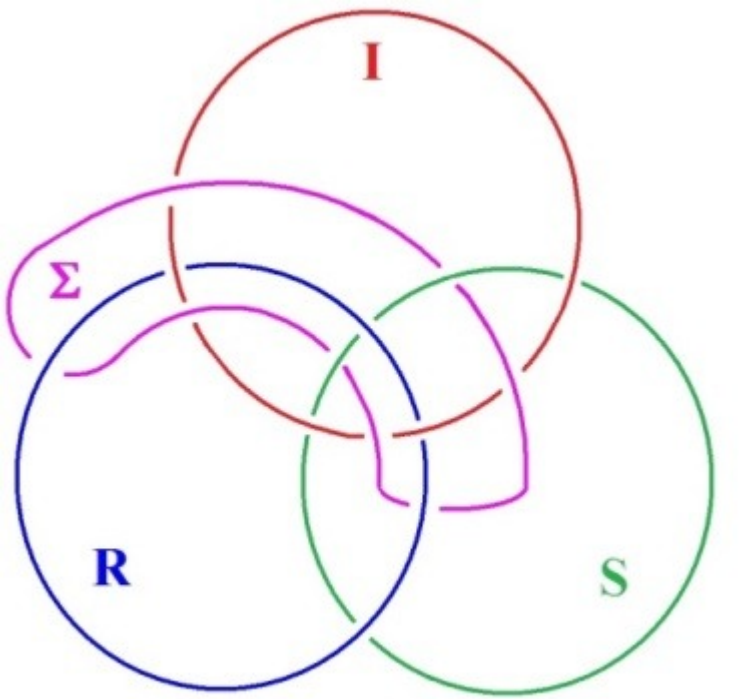
规定性倒错的，并不是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遭到断裂，而是：它们本来就彼此分明；必须假定有一个第四项，在这里就是 sinthome；必须把构成博罗米联结的东西假定为四元结构；“性倒错”（perversion）只意味着“向父亲的转向”（version vers le père / père-version）；总之，父亲就是一个症状，或者一个 sinthome，随你们怎么说。

症状的外—存在，是这个位置本身所蕴含的东西；这个位置假定了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的谜样联结。如果你们在某处找到这张图——我已经画过——它把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彼此分离时的关系

图式化；那么你们也已经在我先前的图示中见过，把它们的关系摊平之后，仍有可能把它们联结起来。凭借什么？凭借 sinthome。要是我这里有一支彩色粉笔……

- 格洛丽亚——您想要什么颜色？
- 什么？
- 格洛丽亚——什么颜色？
- 红色吧，劳驾。您实在太好了。

一切取决于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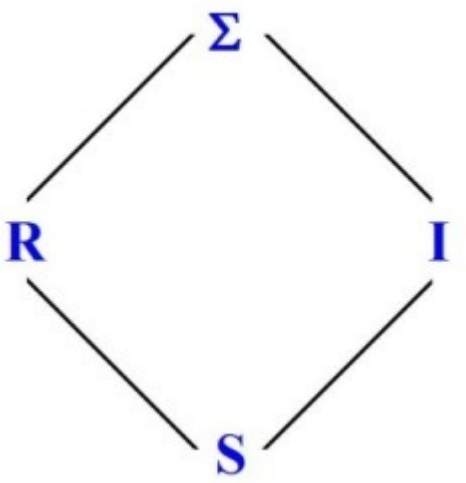


把这个大写的 S 折叠下来……

也就是把从象征界的实存性得到肯定的东西折下来……以一种看起来合理、也就是图形本身提供给我们的方式折下来，轨迹画成这样，你们便得到……

倘若这幅图正确，我是说，它既然从实在界下方滑过，显然也必须位于想象界下方；

唯一的区别是，它在这里必须从“症状性的东西”上方经过……于是你们处在如下位置：从四项开始，图示出来的是这样：



也就是说，你们得到如下关系：例如这里是想象界、实在界、我要用一个西格玛［Σ］表示的症状，以及象征界；但它们中的每一项都可以互换。

确切地说，1 到 2 可以反转成 2 到 1，3 到 4 可以反转成 4 到 3。

我希望下面这个形式在你们看来很简单：

I　R　Σ　S

1　2　3　4

2　1　4　3

但我们由此处在如下情形中：1 到 2，甚至 2 到 1，为了让 Σ 与 S 可以说处在它的中间，必须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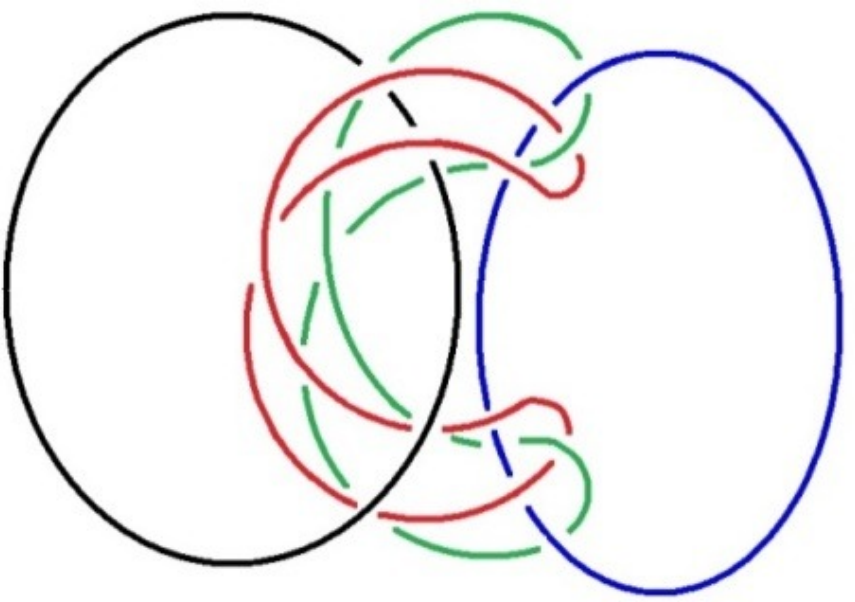
这里的图画得恰恰就是这一点……必须使症状与符号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套住……

我需要用某种简单图示给你们说明……其方式是：那里有四股绳——正如你们在那边看到的——有四股被大写 R 拉住；而在这里，I 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从这里所表示的符号上方、症状下方通过。这个联结总是以这种形式呈现；我在这里用 R 与 I 的对置表达的，正是这个联结。

换句话说，症状和符号这两项在这里以如下方式呈现：

- 其中一项把它们作为整体套住；
- 另一项则可以说从“处在上方的那项”上面、从“处在下方的那项”下面经过。

每次尝试构造四环博罗米结，都会规则地得到这个图形；就是我放在这里最右边的那一幅：



俄狄浦斯情结本身就是一个症状。

正因为父之名也是名称之父，一切才得以支撑；但症状仍同样不可或缺。

这里所涉及的这个大他者，就是某种在乔伊斯身上以如下方式显现的东西：总之，他背负着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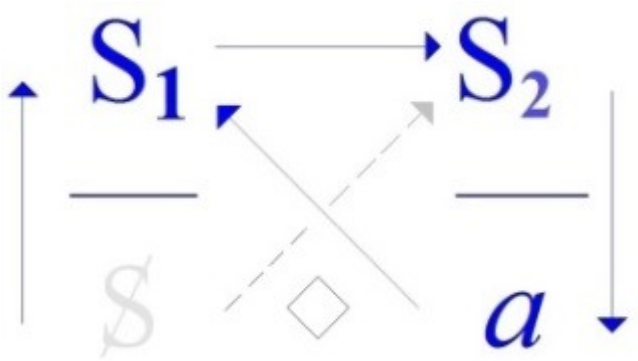
正是在这种限度内——为了让这个父亲继续存在，乔伊斯必须支撑他；这一点在《尤利西斯》中显露无遗——乔伊斯才凭借自己的艺术……

他的艺术始终是某种从远古深处传来、仿佛出自工匠的东西……乔伊斯凭借自己的艺术，不仅让家庭继续存在，而且可以说使它声名显

赫；同时也使他在某处称作“我的国家”的东西声名显赫。“我的种族尚未被创造的精神”——他说——《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正以此结束……这就是他交给自己的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我要宣布今年将围绕艺术提出的疑问：

- 人为构造怎样才能明确地瞄准最初作为症状呈现的东西？
- 艺术、手艺怎样才能避开由症状强加的东西——也就是什么？——就是我在两座四面体中图示的真理？
-



在这个场合，真理在哪里？我曾说过，它处在主人话语中的某个位置，被假定在主体之中；主体由于分裂而仍隶属于幻想。同我最初的图示相反，我们必须在真理这一层面上考察“半说”。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主体只能由下标为 1 的能指［S_1］来表征。

而下标为 2 的能指［S_2］，恰恰表征了……

按照我刚才的图示……表征了符号与症状的二重性；在那里，［S_2］是工匠——工匠凭借两个能指的结合，能够产生我刚才称作对象小 a 的东西。

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以它同耳朵和眼睛的关系说明了这一点，甚至还唤起了闭合的嘴。

正是在主人话语统治的限度内，S_2 才发生分裂。

而这种分裂，就是符号与症状的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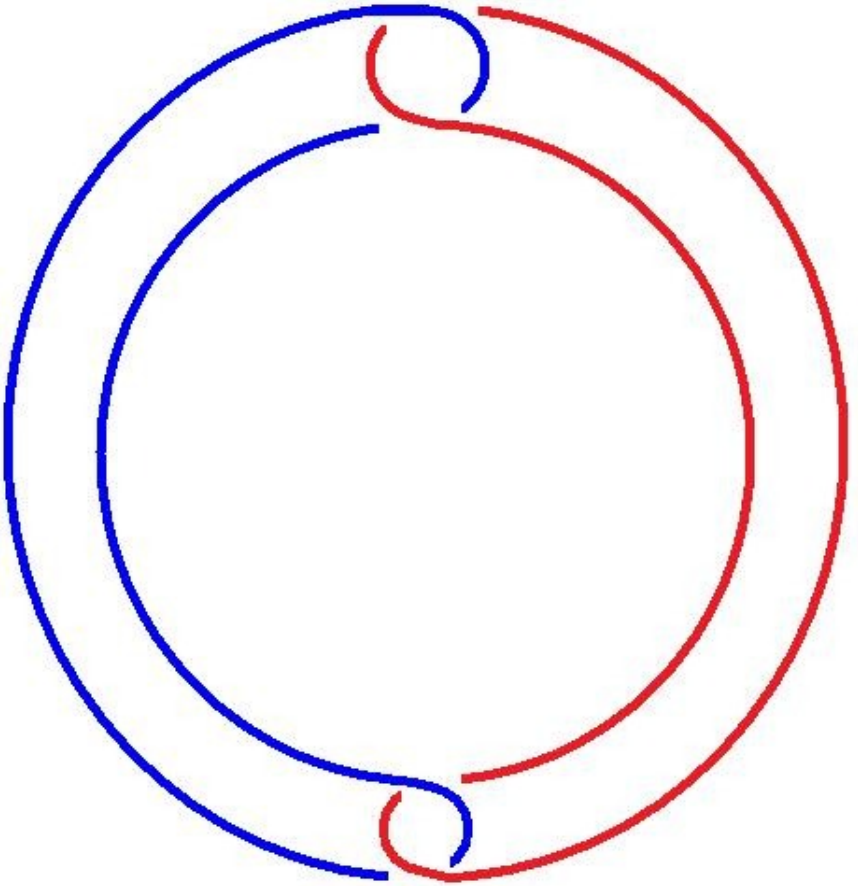
但可以说，符号与症状的这种分裂，映照在主体的分裂之中。

正因为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我们才在主体的坚持之下，不得不表明：象征界的这两个能指中，有一个在症状中取得自己的支撑。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症状与符号的衔接中，只有一个——我要说——假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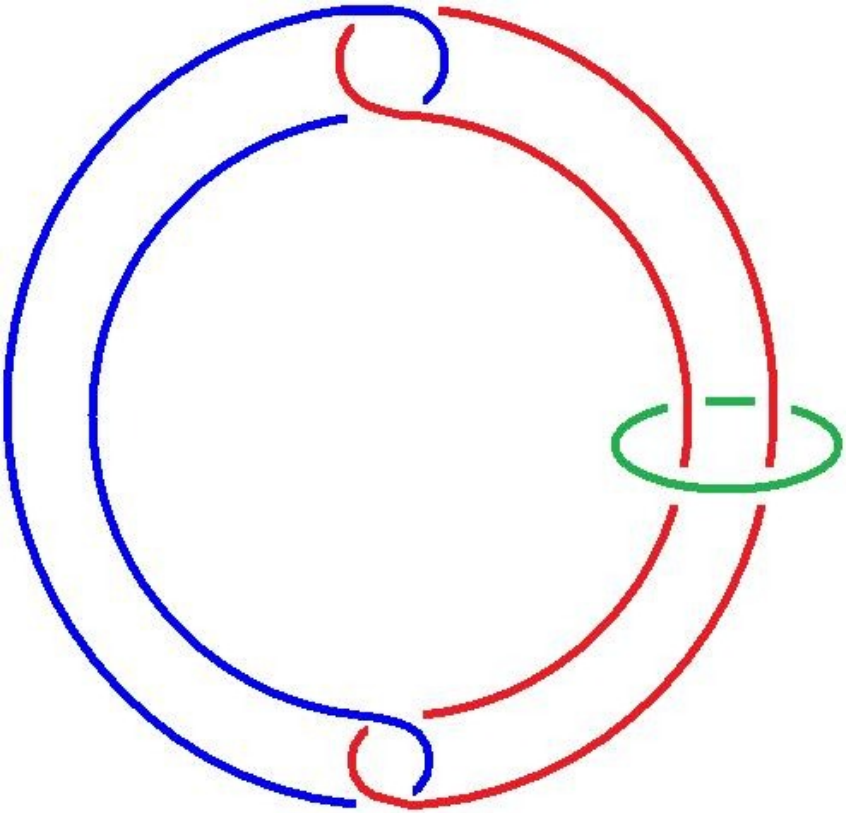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假定实存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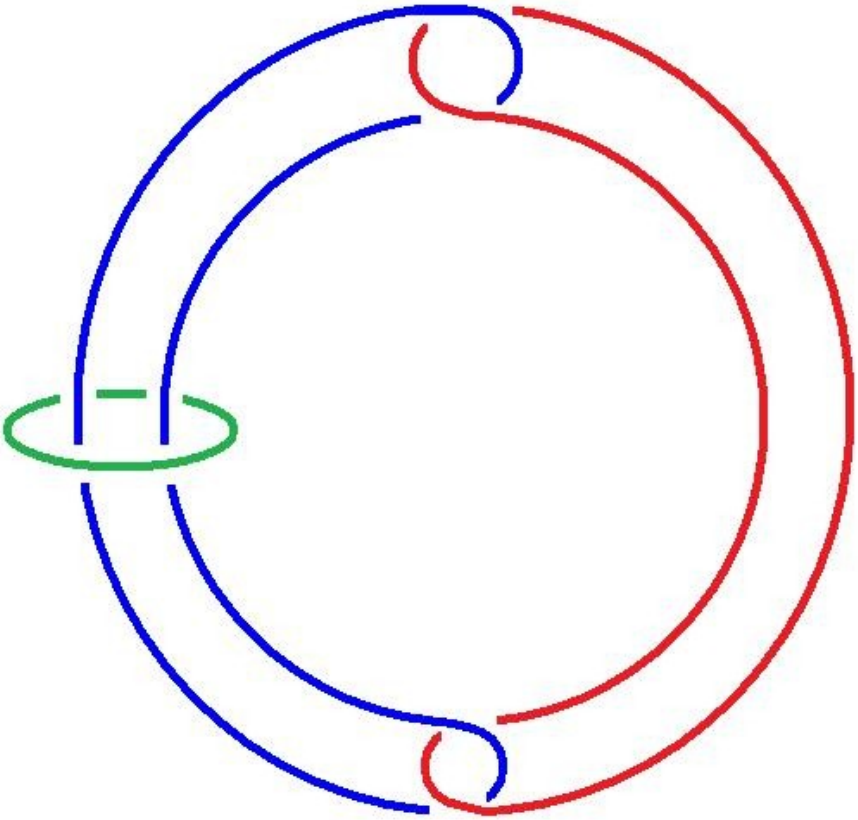
假定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中任一功能的实存性……如果我们假定这种实存性构成一个圆，这便预设了一个洞。但在符号与症状的情形中，所涉及的是另一回事：构成洞的，是这两个圆的整体——是两个彼此折叠的圆的整体：



在这里，正如苏里相当准确地图示的那样——直呼其名吧，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否在场——必须用某个类似吹胀体、也就是拓扑学中所谓环面的东西把它们围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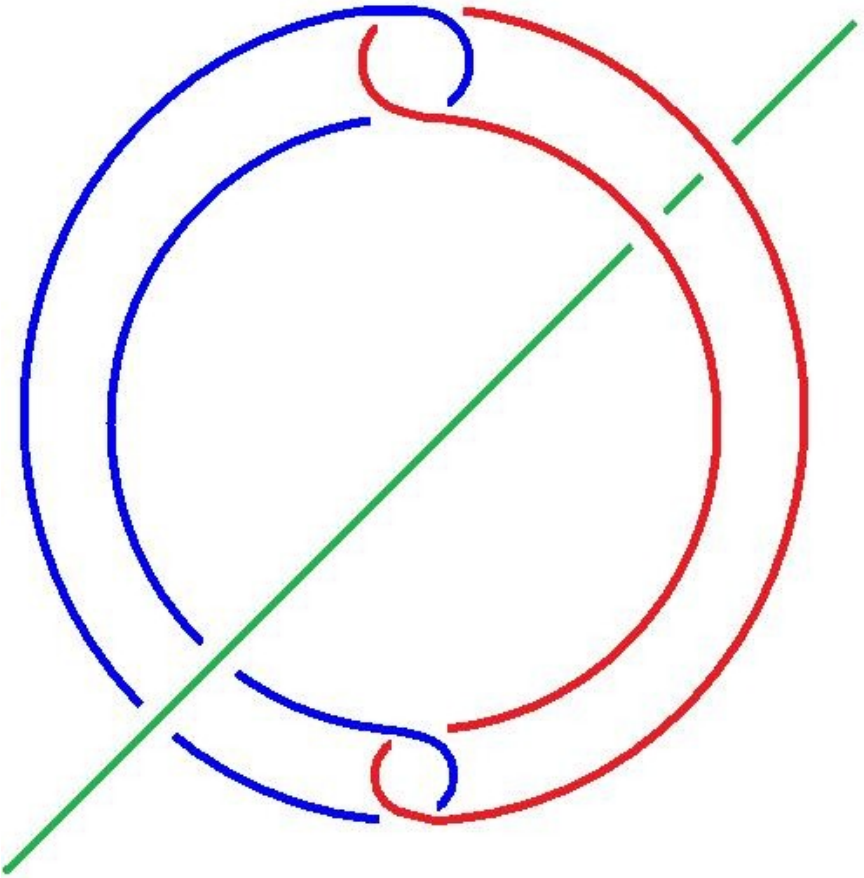
必须在某种让它们维持在一起的东西中圈住这些洞中的每一个，我们才会在这里得到某种可以称为真洞的东西。





也就是说，为了让这些洞继续存在、维持下去，必须想象在这里单纯加上一条直线……

它会发挥同样的作用……只要这条直线是无限的。



今年的课程中，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讨论这个无限究竟是什么；还要再谈直线：

- 它凭什么继续存在；
- 可以说，它凭什么同圆具有亲缘关系。

这个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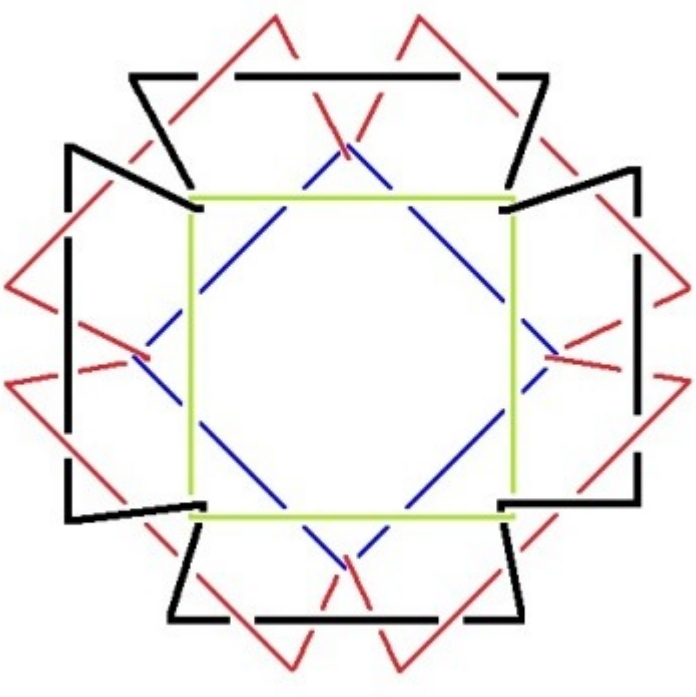
我肯定还得再谈它……圆有一种警察很熟悉的功能：圆就是用来让人通行、让人转圈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警察所拥有的支撑由来已久。

黑格尔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功能，不过他看到的形式当然不是这里所涉及、所讨论的形式。对警察来说，事情无非是让原地转圈永远继续下去。

我们能够在这个假洞中添上一条无限直线；仅凭这条直线，就能使假洞变成一个以博罗米方式继续存在的洞——这就是我今天停下来的地方。

第2课 · 1975年12月9日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的意思是，你们人数太多了。

你们人数太多，以至于……

不过，我仍希望从你们这里得到我刚刚访问的美国听众给予我的东西。

我在那里整整待了十五天，也得以看清一些事情。

尤其是——如果我没有听错——某种疲倦；主要是分析家感受到的疲倦。

在那里，天哪！我只能说，他们待我很好；但这并没有说出多少东西，不是吗？我在那里反倒觉得自己……

借用我谈论人的情形时使用的一个词……我在那里被“嗅吸”（humé）了，或者你们若愿意这样听，被“吸入”（aspiré）了；吸入某种旋涡，而这个旋涡显然只有在我用自己的结所凸显的东西中，才能找到对应物。

这确实不是偶然的，不是吗？你们已经逐渐看到……

至少那些来这里已有一段时间的人已经能够看到——也就是听到——我怎样一步步走到用结的功能，来表达我最初作为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三重结构提出的东西。

这个结是在一种新的 mores—mode〔风俗—方式〕、或者说 mœurs〔习俗〕的精神中构成的——也就是一种新的 mos geometricus〔几何学方式〕。

事实上，我们在出发点上总是被某种几何学攫住；上次我说，它可以同袋子、也就是同表面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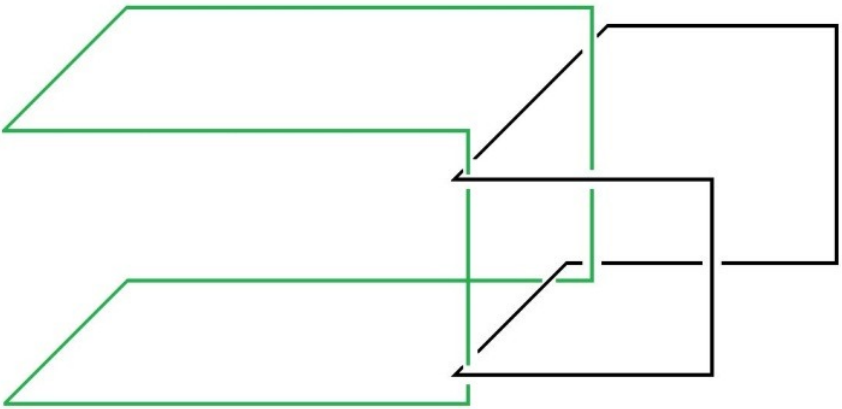
思考结非常困难——你们可以试试看——非常困难……

而思考最通常是闭着眼睛进行的……思考结非常困难，人会在里面迷失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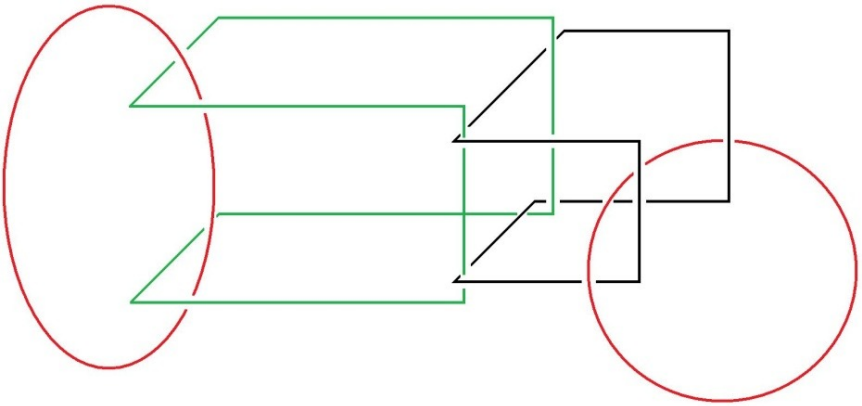
尽管在我看来它完全像是画对了，我却并不十分确定，自己是否把它正确地放在你们面前。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错误。这里有错。好了，因为应当删掉的是这个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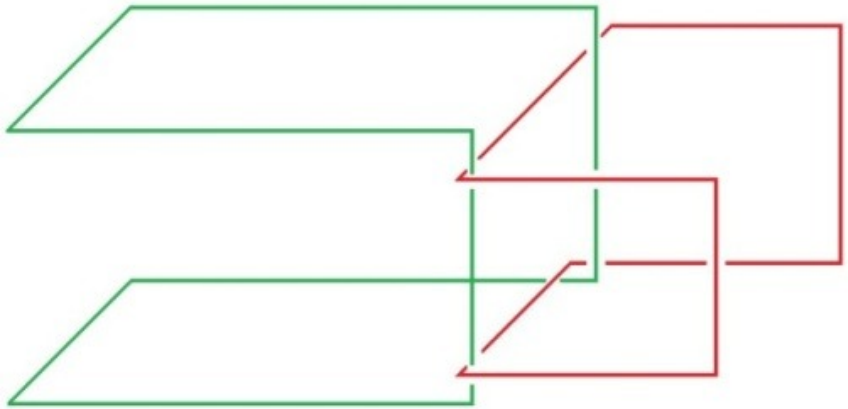
这个结从你们很熟悉的如下结构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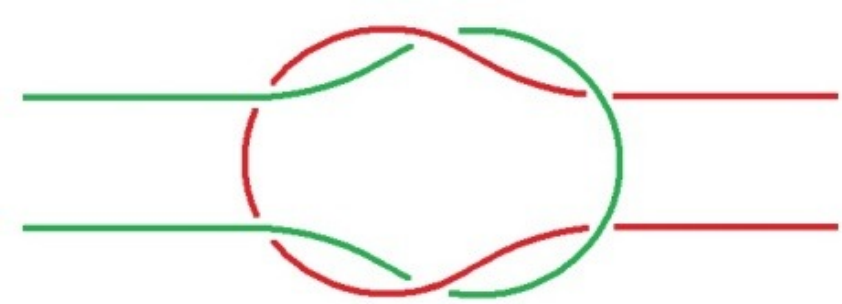
也就是在博罗米结中产生如下形式的结构；它有时会自身加倍，而你们必须用另外两个环把它补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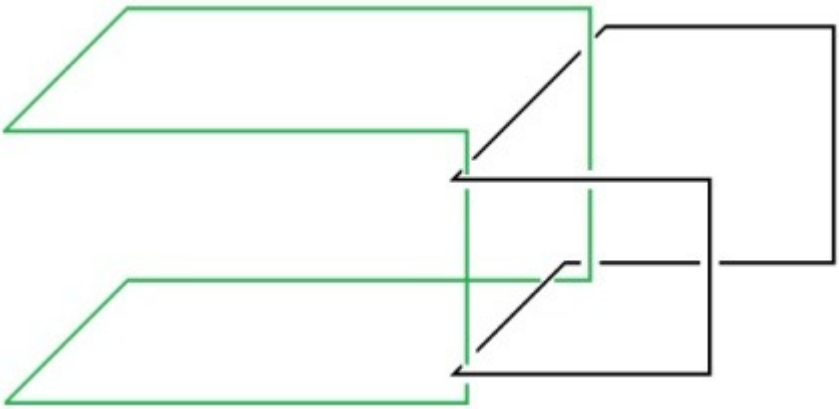
还有另一种办法，可以让这个折叠的形式加倍——总之，你们看，我正努力让你们熟悉它——这个折叠的形式，这个彼此勾连的相连形式：



另一种办法，是使用我曾经在某个场合向你们展示过的结构，也就是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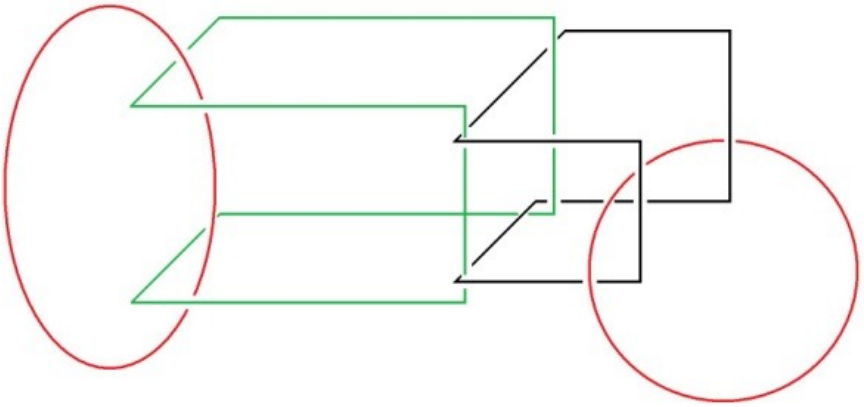


这个结构自身必然构成一个闭合圆。反过来，在下面这个形式中：



你们可以看到，这两条回路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操作，使它们可以彼此解脱。

正因此，这里用红色标出的两个圆，才能同它们构成一个严格说来属于博罗米式的结；也就是说，切断其中任意一环，都会释放其余各环。



总之，分析就是把入门仪式还原到它的现实，也就是说，还原到严格说来并不存在入门仪式这一事实。每个主体在其中交出的都是这一点：主体始终只是、也从来只是一项假定。

尽管如此，经验向我们证明的是：这项假定总是落入我要称作一种暧昧性的东西中。

我的意思是，主体本身始终不只是双重的，而是分裂的。

问题在于说明：这种分裂中的什么东西构成了实在。

弗洛伊德怎样……

因为我们必须回到他那里：正是他为这种把握开辟了伟大道路……弗洛伊德——总之，如果我读得不错，而我相信自己确实读得不错……

如果相信埃里希·弗洛姆最新那本书[注1]；假如我没记错，你们很容易就能从伽利玛出版社买到；它的标题是某种……

> [注1]　埃里希·弗洛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使命》，Complexe　出版社，“Textes”丛书，1975 年。

至少书脊上把它表述为：通过精神分析的“父亲”——加上引号——也就是通过弗洛伊德，来把握精神分析……那么，如果我读得不错，弗洛伊德——一个资产者，一个塞满偏见的资产者——究竟怎样触及了某种构成他的“说”本身之价值的东西？这当然绝非无足轻重：它瞄准的是说出关于人的真理。

对此，我作出了一项并非不令我费力、并非没有困难的修正：不存在这样的真理，除非它只能被说出……

正如它所包含的主体一样……它只能被说出一半，只能……

用我已经提出的说法来表达……只能被半说。

我的出发点是自己的处境：把《圣经》所陈述的东西带给男人——不是给他的帮助，而是与他相对、同他作对的帮助。

我试图从这种处境中找到方向。

正因此，我才被……

以一种确实值得注意的方式……引向对结的这项考察。正如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严格说来，结由一种可以说禁止想象界进入的几何学构成；它只有穿过各式各样的阻抗甚至困难，才能被想象出来。严格说来，这正是结在其为博罗米式的限度内所实体化的东西。

如果我们确实从分析出发，就会发现分析不是观察。

我在美国最感震动的一件事，是我同一个人的会面……

这场会面当然不是偶然的，完全是我有意安排的……是我同乔姆斯基的会面。严格说来，我被震住了——我要说，是被“吹懵”（soufflé）了。我也这样告诉了他。

我发现，他所持的观念总而言之是这样……

我不能说它有任何可以反驳之处；它甚至是最常见的观念；

而恰恰因为他在我耳边如此直截了当地肯定它，我才感到自己同他相距多远……这个确实很常见、但在我看来很不稳固的观念是：考察某种作为身体呈现的东西，把身体构想成配备着器官；在这种构想中，器官就是工具，是抓取的工具、把握的工具；原则上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工具把自身作为工具来把握。比如，他把语言看成由某个遗传事实所决定——他当着我的面就是这样表述的——换句话说，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器官。

在我看来，最令人震动的是……

这正是我用“吹懵”这个词表达的……在我看来，最令人震动的是，人们竟能把语言作为器官反过来作用于语言自身。

如果不从如下角度考察语言：语言同实在中某种构成洞的东西相连；那么，要考察语言的操作就不只是困难，而是不可能。

“观察”的方法若不承认这项原则性的真理，就不可能从语言出发：在能够被定位为实在的东西中，语言作为一个洞显现。

语言正是从“洞的功能”这个概念出发，才把握住实在。

当然，要让这项确信以它的全部重量压到你们身上，对我并不容易。

在我看来，它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严格说来，只有掏空这个实在，真理才成为可能。

语言——而且语言会吞食这个实在——我的意思是，语言只允许我们以某种方式接近这个实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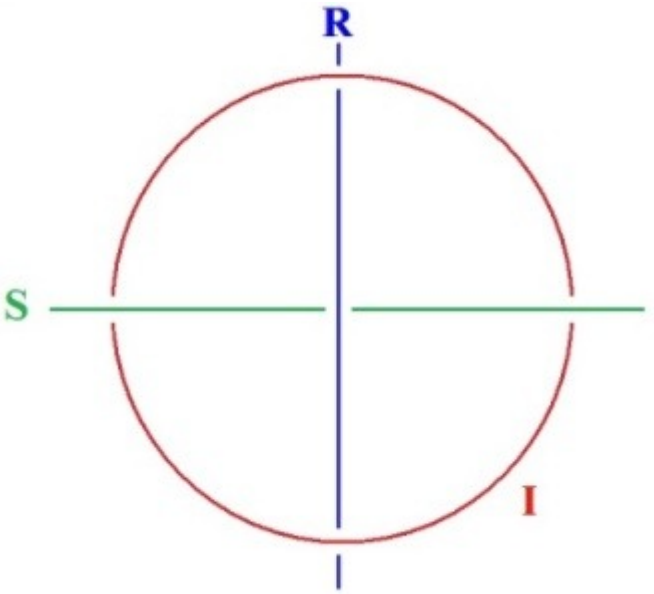
用乔姆斯基的话说，就是这个“遗传的实在”……只能以符号的方式接近，换句话说，以从分子基因发出的讯息来接近；语言把它缩减成使克里克和沃森成名的东西，也就是双螺旋。据说，各种层级从双螺旋出发，经过若干阶层来组织身体：首先是分裂、发育和细胞分化；随后从这种分化中产生激素——有机信息为了取得方向，通过这些要素运载各种讯息。

用这么多所谓“讯息”把实在细化、偷换掉；而这只标示出一层遮蔽语言效力的帷幕。也就是说，它遮蔽了这一点：语言本身不是讯息，而只能依靠我所谓“实在中的洞”这一功能来维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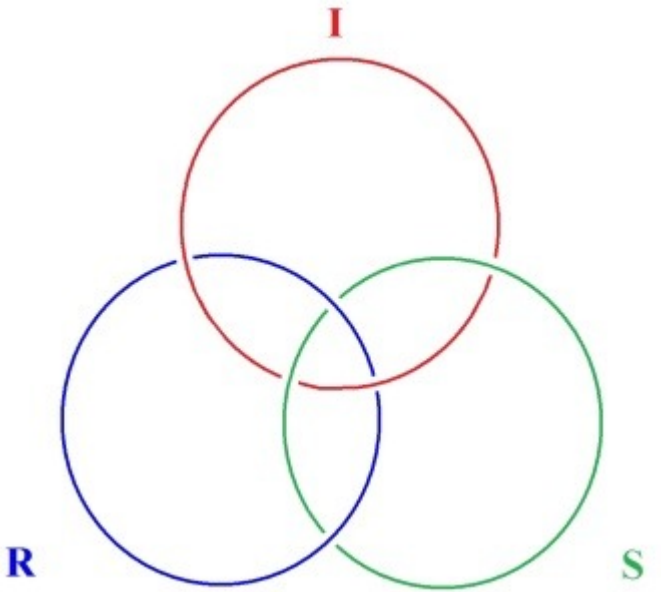
为此，有我们这套新的 mos geometricus〔几何学方式〕可走；也就是从语言自身的效力中产生、并以洞的功能为支撑的实体。

用我所信赖的著名博罗米结来表达，可以说，它完全建立在无限直线与圆的等价关系上。

博罗米结的图式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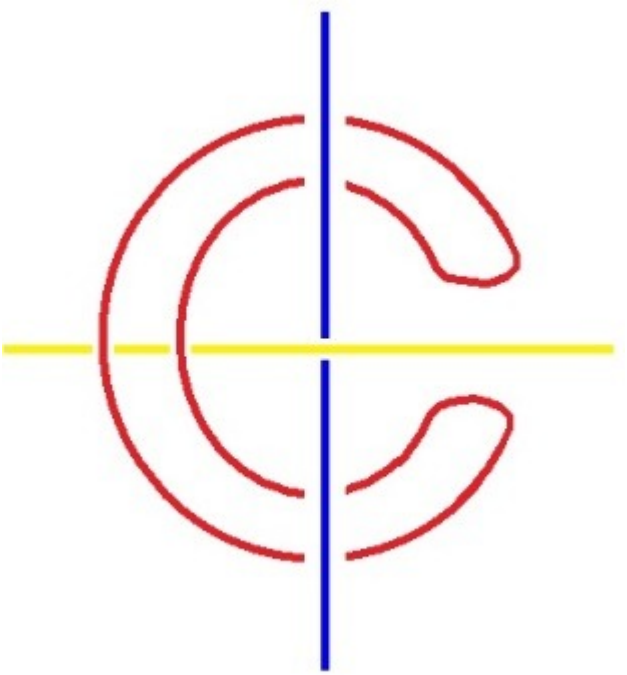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是——为了把它标出来——这个图式与我通常画的、按如下方式衔接的图同样成立：



这个图和通常的图一样，严格说来都是博罗米结。

因此，下面这个图同样也是博罗米结：



我的意思是，只要用“一条被假定为无限的直线与一个圆”这一偶对替换其中一组，就会得到同一个博罗米结。

数字 3 回应着某种东西；可以说，3 是一项要求的门槛，而这项要求严格说来正是结自身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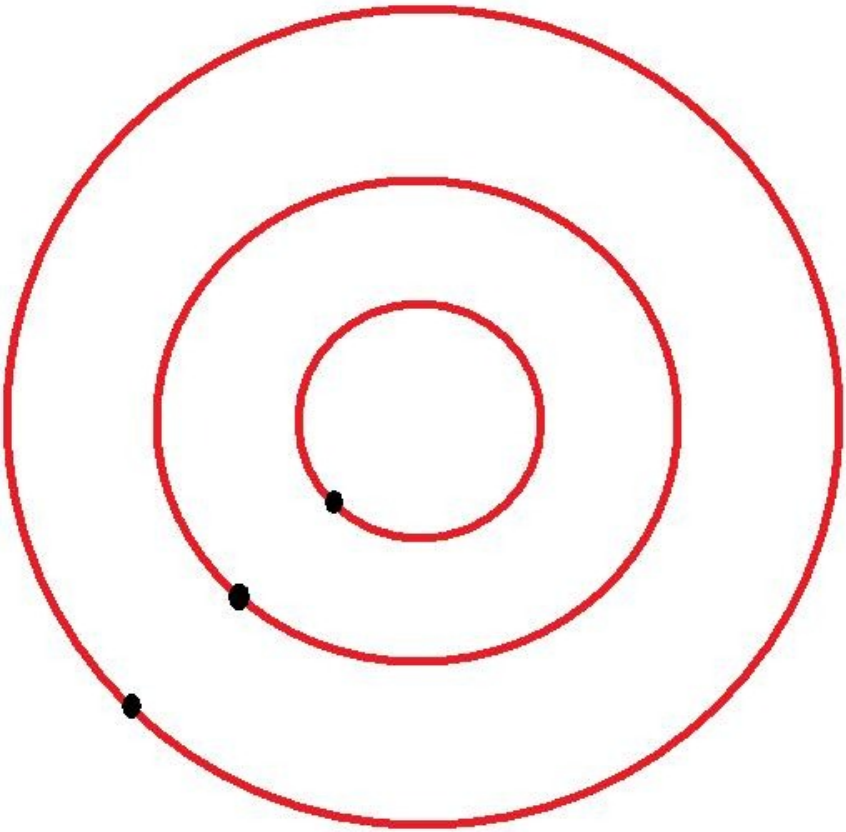
它同如下事实相关：要正确说明博罗米结，一项要求尤其从 3 开始产生。

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可以让这三条无限直线彼此平行：



为此，只需把已经折叠的假圆——在这个场合就是红色圆——放松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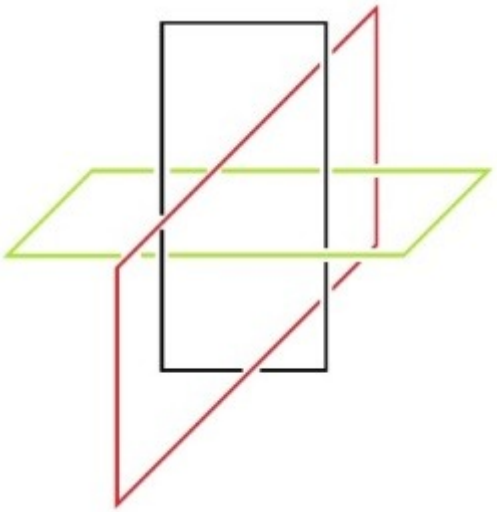
我们必须从三条直线开始界定：直线的无穷远点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我们所谓它们的同心性出现缺失。



我的意思是，不管我们以何种形式假定这三个无穷远点——比如把它们放在这里——它们都必须如此。我们同样可以颠倒这些位置；也就是说，可以让所谓第一条无限直线相对于另外两条成为包围者，而不是被包围者。

这个无穷远点的特征，就是不能把它定位在——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侧。

但从数字 3 开始必须满足的是这一点：为了用这种形象化方式把它画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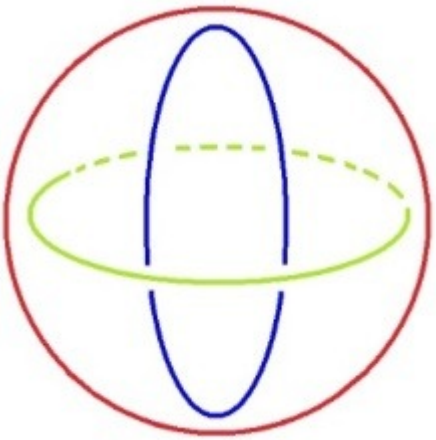
我们必须陈述并明确指出：这三条直线各自补上无穷远点以后，其中不会有任何一条……

你们很清楚，如果我在这里把三条线都画成红色，那是因为我不得不在别处用另一种颜色来画它们，自有其理由……其中任何一条只要被另一条包围，就一定会相对于第三条成为包围者。

因为严格说来，博罗米结的性质正由这一点构成。

我已经多次让你们熟悉这一点：可以说，在第三维度中，博罗米结就在于这样一种关系——相对于其中一个圆被包围的那一环，会相对于另一圆成为包围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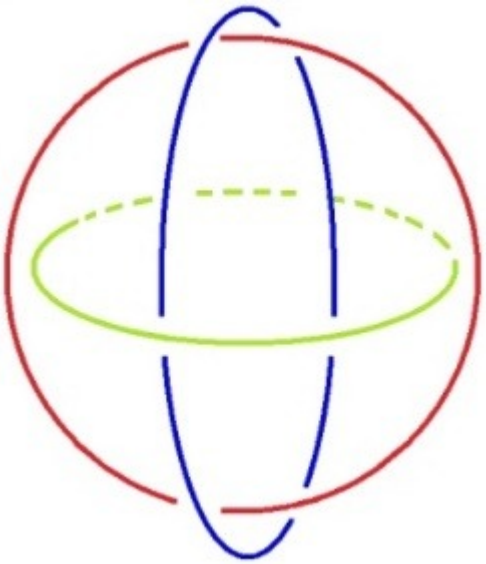
你们通常以浑仪形式看到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具有示范性。用于六分仪一类用途的普通浑仪，总是这样呈现：



也就是说，为了把它画清楚，蓝色圆总是以如下方式围绕我在这里画成绿色的圆折下；红色圆则必须按照轴线的折叠画成这样。

我刚才已经说过。好了。

反过来，如果用下面的配置取代这里看来处于中间的圆，那么这个圆与浑仪通常操作中的这套配置之间的差异就会拉开：



也就是说，它无法被折下，因为它相对于红色圆是包围者，相对于绿色圆则是被包围者。

我重新把这个结构画出来。

你们看到，绿色圆在这里就是这样相对于蓝色圆和红色圆定位的。

连我的犹豫在这里也具有意义：它们显示出，在操作博罗米结这个结的典型时，人必然何等笨拙。

这种结的用法，其根本特征是让我们能够说明一种三重性；它来自一项只受到如下东西影响的实存性：

- 想象界［$_\rightarrow$ 实存性］；
- 一个作为根本项、属于象征界的洞；
- 另一方面，则是一项属于实在界、构成其实质特征的外—存在——按照我的方式写成：e.x.连字符.s.i.s.t.e.n.c.e。

这种方法——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方法——以一种毫无希望的方法呈现。

它毫不指望以任何方式打破由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构成的结。

在这一点上，它拒绝了构成……的东西

必须把它完全清楚地说出来……构成一种德性、甚至一种所谓神学德性的东西，即希望。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对这个结的分析性把握，成了宗教的负片。

人们不再相信对象本身。正因此，我否认对象能够被任何器官抓住；因为器官本身被看成工具，而器官一旦被看成工具、看成分离的工具，就由此被构想成一个对象。

在乔姆斯基的构想中，对象本身只能由一个对象来接近。

分析之所以得到展开，是因为它把主体本身恢复出来；主体本身只能是分裂的，而且被语言自身的运作分裂。

分析之所以得到展开，是因为它质疑科学本身。

科学把一个对象变成主体，而主体自身却本来就是分裂的。

我们不相信对象，却确认欲望；从这项对欲望的确认中，我们推导出被对象化的原因。

认识的欲望会遇到障碍。

正是为了体现这道障碍，我才发明了结；人必须在结上把自己练熟[注]。我的意思是：

> [注] Se rompre à quelque chose 是“使自己适应 / 练熟某事”的旧式说法；但 rompre 的字面义又是“折断、破裂”，并同下文的 cassure（断裂）回响。正文取其习语义，保留“在结上磨练自己”的声音背景；米勒定本仍作 Au nœud il faut se rompre。

- 只有结才是任何东西同任何东西之间的关系可以构想的支撑；
- 结即使在一面是抽象的，也必须在另一面被思考和构想成具体的。

今天你们也清楚看见，我在这件事上已经很累；这场美国的考验让我非常疲惫。不过，正如我告诉你们的，我肯定也得到了回报，因为我能够……

你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些图形，多少借书写和绘图获得了实体……我能够用它们制造我要称作“搅动”“情动”的东西。

把“所感”（senti）当作“心智”（mental）的“感伤”（senti-mental）是孱弱的，因为它总能从某个角度被还原到想象界。

对实存性的想象径直通向断裂的不可能；但也正因此，断裂始终能够成为实在——作为不可能的实在——而它仍同上述想象相容，甚至构成这种想象。

我丝毫不指望摆脱自己从这个出发点指出的孱弱。

我和任何人一样，只能在自己能力所及的限度内摆脱它。

也就是说，仿佛始终“在原地”；只有经过漫长时间，这个“在其上”才可能保证某种可以核验的进展。

我是以编造寓言的方式断言，实在……

就是我在自己那轻盈的“思—考”（pen-se）中所构想的实在……

这个实在实际上正在“撒谎”（le réel ment）[注]，但并非不在实在层面包含那个继续存在其中的洞；因为它的实存性，无非是它同象征界和想象界共同构成的整个结的实存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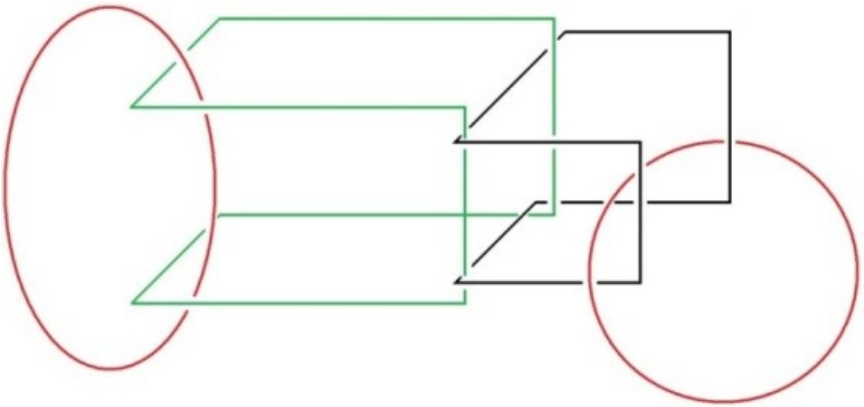
> [注] Le réel, mentant effectivement… réellement 让 réel（实在）、mentant（正在撒谎）与 réellement（实在地 / 确实地）彼此咬合。Staferla 转写在此重复了 ne va pas sans… sans comporter，句法中断；米勒定本第 36 页整理为 le réel, mentant effectivement, ne va pas sans comporter réellement le trou…，正文依此恢复句法，同时保留“实在撒谎”的拆音。

这个结可以称作博罗米结：若不解消它呈现出的“主体并非被假定者”这一神话，它就不可切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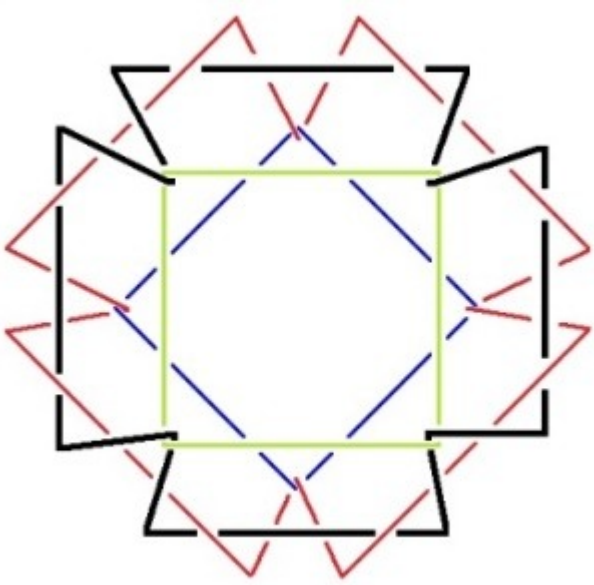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它是实在的，并不比说话之在的每一具可标示身体更多样；就这个词的通常意义而言，这具身体只从这个结取得值得尊重的地位。

那么，经过这番令人筋疲力尽的尝试，又因为我今天非常疲惫，我期待你们给予我一种东西；在美国，我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容易得到它：请某个人围绕今天的内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任何问题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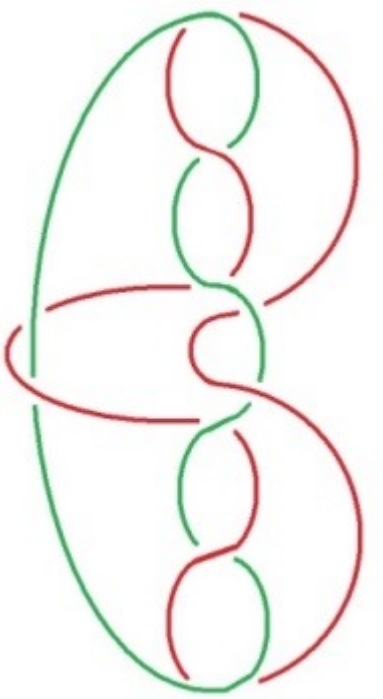
即使这个问题只是表明：在我今天的话语中——下次我会重新讲这套话语，并着手讨论乔伊斯怎样以自己的艺术，以一种特殊方式瞄准第四项，也就是你们在这里看到以不同方式画出的这一项——



无论它是最右端的红色圆，还是这里的黑色圆：



或者它还可以是下面这个结构：



你们看到，这里仍有一种特殊方式；特殊之处在于，处于特殊位置的始终是同一个折叠圆：它弯曲两次，也就是说，以一种相应的方式被套住——大致可以画成这样——可以说，它同自身相互套住四次。

由此确实能够看出：在前一幅图中，每个圆都绞卡住由折叠圆构成的环两次；而在这里，这个小圆——比如这里的绿色圆——或者蓝色圆，则把它绞卡四次。因为这里的本质问题正是绞卡。

所以，我将从乔伊斯出发谈论这个第四项……

这个第四项补全了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的结……我要提出，乔伊斯凭借自己的艺术……

整个问题正在这里：一种艺术怎样能以明确具有占卜性的方式，瞄准把它的实存性［I］——作为实存性的实存性——实体化，同时把它的外—存在［R］以及第三项、也就是洞［S］实体化？……一个人怎样能够凭借自己的艺术，瞄准把……本身呈现出来

甚至尽可能贴近它……也就是呈现这个第四项？今天我只想向你们表明，它对博罗米结本身至关重要。

所以，我等待某个声音响起来，谁的都行。

提问

拉康

那么！我今天提出的东西，有什么地方在你们看来值得商榷？

斯图亚特·施奈德曼

这不是关于结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比较偏历史的问题。

一开始，究竟是什么让您相信，自己能从乔姆斯基那里找到某种会告诉您、或提醒您……的东西？对我来说，这种念头从来不会浮现。

拉康

正因此我才被“吹懵”了，这毫无疑问。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

人总有这种弱点，不是吗？总还剩下一丝希望……我的意思是，既然乔姆斯基研究语言学，我本可以希望看到他略微把握到我围绕象征界

展示的东西：也就是象征界即使为“假”，也仍保存着洞的某种东西。比如，我们不可能不把由症状与象征界构成的整体称作“假洞”。

但另一方面，症状正是在钩挂于语言的限度内才继续存在；至少，如果我们相信通过一种所谓解释性的操作——也就是对意义加以运用——能够改变症状中的某种东西，情形便是如此。

在我看来，乔姆斯基作出的这项同化属于症状的层次，也就是说，它混淆了症状与实在界；正是这一点把我“吹懵”了。

斯图亚特·施奈德曼

请原谅。这也许是个关于……的闲置（oisive）问题。

拉康——无聊（oiseuse）？

斯图亚特·施奈德曼——闲置（oisive）。作为一个美国人……

拉康

是的！您是美国人。谢谢您！

我只是再次注意到，只有一个美国人来向我提问。

总之，可以说，我在美国有人向我表明、从某个角度为我证明我的话语并非徒然；这让我得到多么充分的满足，我说也说不尽。

斯图亚特·施奈德曼

那么，是的，对我来说，我一直试图理解巴黎何以可能存在多种话语；可我觉得无法想象，有人会认为乔姆斯基——他接受的是从数理逻辑诞生的新传统，也就是他在哈佛从奎因和古德曼那里承接的传统——能够……

拉康——但奎因一点也不蠢，对吧！

斯图亚特·施奈德曼

不，但在我看来，他也不是……奎因和拉康，这两个名字我不会想到放在一起。不过，若谈到对主体的反思，是法国人为了找到某种……为了找到一大堆意象……我这里缺少一个这样的想法……

拉康——我能不能期待某个法国人给出某种东西，某种……

罗兰·舍马马

我想围绕一件事向您提问……

说到底，它关系到身体与言说的交替，甚至关系到您今天亲身经历这种交替的方式。

因为您的话语中有一件事让我有些捉摸不透：您确实讲了一个半小时，随后却又希望同某个人建立一种归根到底更直接的接触。

我因此想知道，从更一般的角度看，在您这里这套理论中，您是否只是严格地谈论语言，却没有想到某些身体同样充当交换媒介的时刻；在这种时候——这并不清楚，不过……——器官可以不经过话语，以直接的方式把握实在。

主体的一生中，难道不存在这两者的交替吗？

我觉得这里存在一种话语的去肉身化。话语总是被转移……

拉康——您说什么？一种去肉身化……

罗兰·舍马马——……话语的去肉身化、身体的去肉身化，我就是这个意思。

难道不就是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种交替游戏……一种没有语言的游戏？

这个洞难道不会因为同实在发生直接的身体卷入而存在吗？

我说的是爱和享乐。

拉康

这里所涉及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

不过，在这个场合，很难不把实在看作第三项。

可以说，我所能寻求的回应，属于某种对实在的召唤；这个实在不是同身体相连——不是吗？——而是同身体相异。

远离身体，才有可能出现我上次所谓的回响或谐振。

这种谐振可以在实在的层面上找到。

实在……

相对于身体与语言这两极……实在是在这里使两者和谐一致的东西。

我还能期待别的人说些什么？

某人

您刚才说，乔姆斯基把语言当作一个器官；您还谈到了一种“吹气的效果”。

这件事把您“吹懵”了。

我想知道，这是否由于您所说的东西：您把力比多做成了一个器官。

我想到“薄片神话”，并且想知道，我们是否能从这个角度在这里准确提出灵魂问题。也就是说，当您谈到这件事时，从一项向另一项的这次移置浮现在我心里；我想知道，我们是否正能通过它再次把握到：灵魂仍然存在。

因为，排除在语言与器官之间设置一道间隔的观念，只有在我们——我想，是在您安置力比多的层面把器官切开——时，才可能沿着艺术的方向重新得到挽回。

这并不简单，我的意思是，因为力比多作为器官并不是……

另一方面，我认为令人惊讶的是……

拉康

正如“力比多”（libido）这个名称所表明的，它只能既参与洞，也参与身体与另一方面的实在得以呈现的其他方式。嗯……

某人——非常奇怪的是，当您谈到……

拉康

显然，我正试图沿着这条路同艺术的功能会合。

这以某种方式蕴含在那个作为第四项而留白的位置中。

当我说艺术甚至能够触及症状时，这正是我要努力使之实体化的东西；您提到所谓“薄片”的神话，完全切中要害。

这完全踩准了调子，谢谢您。我希望沿着这条线继续下去。

某人

我想提一个小问题：您在那篇文本里谈到力比多时，说它的显著之处是一条内陷、往返的路径。

可是今天，在我看来，这个意象可以像一根陷入共振现象、不断起伏的弦一样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它形成一个下降又升起的波腹，也形成波节。我想知道是否……

拉康

不；一根弦里的隐喻来自构成结的东西，这不是毫无缘故的。

我所尝试的，是找出这个隐喻究竟以什么为参照。

如果一根振动的弦中存在波腹和波节，那是因为所参照的正是结。

我的意思是，人们以一种超出实际所说内容的方式使用语言。

人们总是缩减隐喻本身的作用范围，也就是说，总把它缩减成转喻。

某人

当您从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构成的三环博罗米结，转到引入症状的四环结时，三环博罗米结本身就消失了。而且……

拉康——完全正确。它不再是一个结，只由症状维系。

某人——从这种角度看，可以说，就分析中的治愈希望而言，这似乎构成了问题……

拉康

第四项不可能得到任何彻底的还原。

也就是说，甚至分析本身——因为弗洛伊德……

我们不知道他沿着什么道路……竟能够这样陈述：存在一种 Urverdrängung〔原初压抑〕，存在一种永远不会被取消的压抑。

象征界的本性本身就在于包含这个洞；我所瞄准、并在 Urverdrängung 本身中认出的，就是这个洞。

某人

另一方面，您谈到博罗米结时，说它并不构成一个模型。

您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吗?

拉康

它并不以模型的方式构成模型，因为它临近某种使想象力失灵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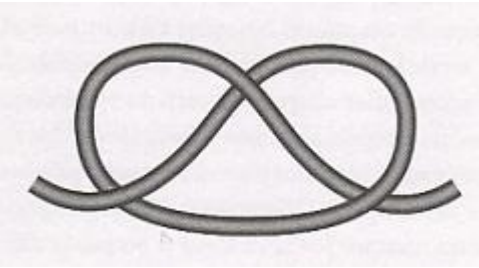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是，严格说来，想象力本身会抗拒对结的想象。

拓扑学以数学方式接近结，仍是不充分的。

我曾经——我总还可以把这个假期中的经历告诉你们——执拗地思考，下面这个结构怎样……



它构成一个结，却不是两个要素之间的结，因为正如你们看到的，它只有一个要素。这个所谓三叶结，也就是最简单的结、你们能够打出的结，怎样同下面这个结相同：



也就是你们用任何一根绳子都能打出的最简单的结。

虽然外观不同，它们却是同一个结。我一直专注思考自己可以说已经发现的这一点：借助这里所画的这个结，很容易证明一个博罗米结外—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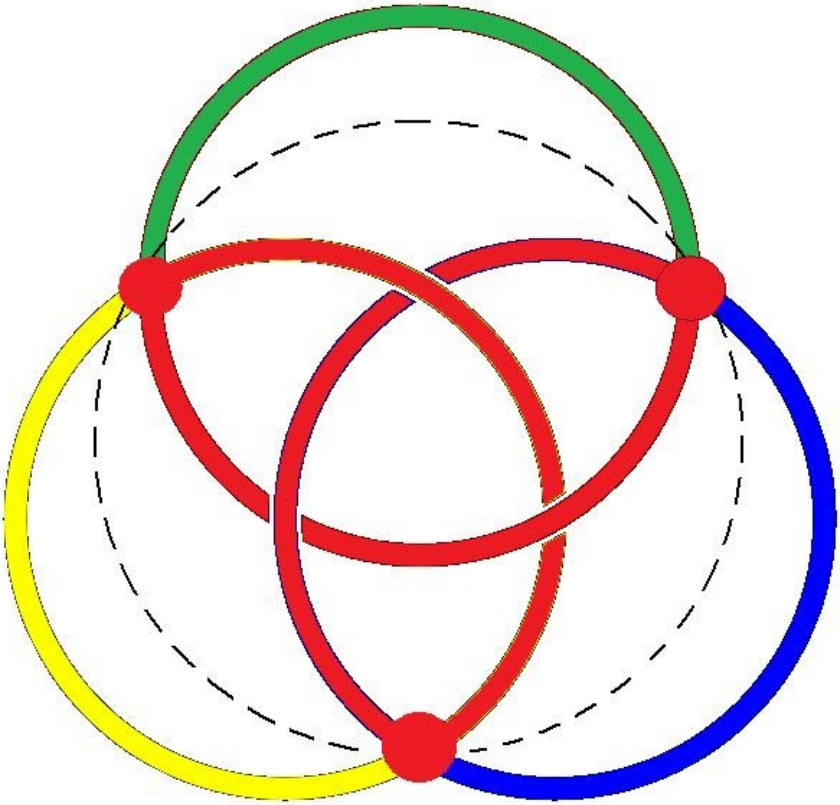
只需设想，你们可以在一个表面上放置一个下层结构……

这个表面是双重的；没有它，我们就无法书写任何关于结的东西……所以，在一个下层表面上放置同一个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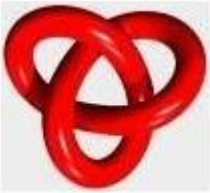
很容易通过一次书写实现如下结构：让第三个三叶结连续穿行——我的意思是，在每一个步骤中依次穿行——

而这很容易想象。它并不会立刻进入想象，我得先有所发现……让一个同形的结从下层结的下面穿过，并在每一个步骤中从我要称作上层结的上面穿过。

这样就很容易实现一个博罗米结。



→



能不能用这种三叶结实现一个四环博罗米结？

我花了大约两个月，为这个对象绞尽脑汁——这里正该这样说——却没能证明有一种以博罗米方式把四个三叶结打在一起的方式外—存在。

好吧，这什么也不能证明！它不能证明这种方式并不外—存在！

直到昨晚，我想的还是这一件事：要是我能成功向你们证明它外—存在……

最糟的是，我也没有找到它不外—存在的证明理由。我只是失败了。

因为即使我无法表明这个“由四个三叶结构成的博罗米结”外—存在，这个无法表明本身也什么都不能证明。我必须证明它不可能外—存在。

由此，一个实在才会通过这项不可能得到保证。这个实在由如下事实构成：不存在由四个三叶结构成的博罗米结。这才是触及一个实在。

要告诉你们我的想法——仍按我的说法，这是我的“思—考”（pen-se）——我相信它外—存在。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在这里撞上一个实在。我仍然希望找到它。

但事实是，我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一旦它得到证明，向你们展示它就会很容易。可是另一个事实是：我无法向你们展示任何这样的东西。“展示”与“证明”的关系在这里被清楚分开。

某人

您刚才说，在乔姆斯基的视角中，语言可以是一个器官。

您还谈到了手。为什么使用“手”这个词?

“手”这个词下面，是否参照着某种属于……层次的东西?

它关系到一个在笛卡尔意义上还不属于“技术”的对象吗?

也就是说，一种忽略语言的技术——它不再谈论笛卡尔意义上的技术——一种忽略语言、不再谈论同语言相连之技术的技术；用它来指称主体同语言的关系，是不是为了表明：必须有另一套技术理论，不同于也许在乔姆斯基那里发挥作用的那一套?

拉康

是的，这正是我的主张：尽管存在握手，处在那次握持中的手、处在握持行动中的手，并不认识另一只手。

有人正等着上课……

第3课 · 1975年12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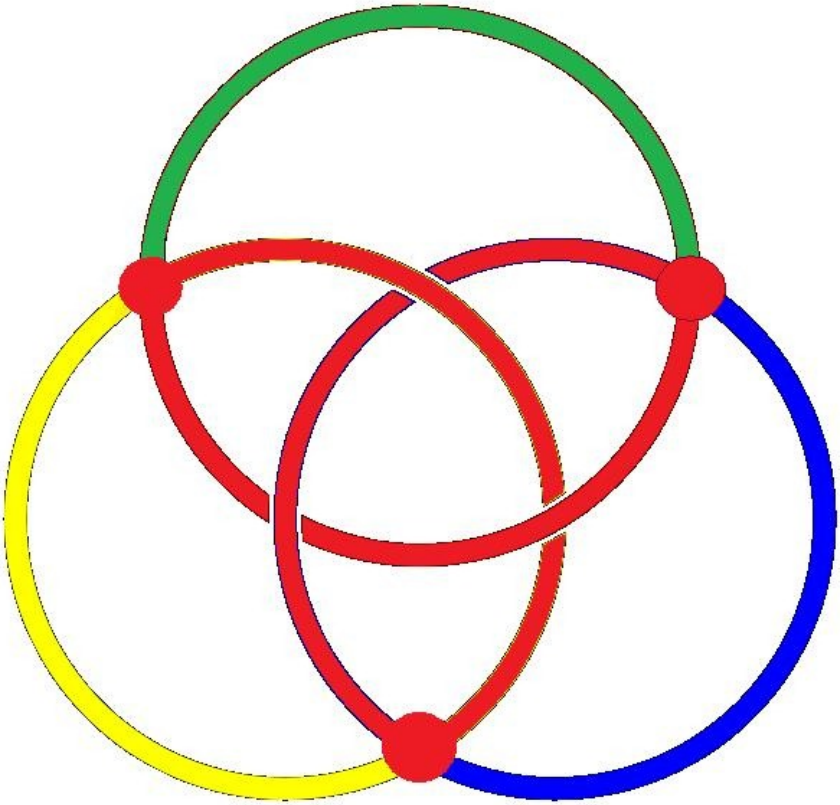
如果人们在分析中也投入像我准备研讨班时这么多的认真劲儿，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就再好不过了，结果肯定也会更好。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在分析中就得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可这是我前几天谈过的“所感—心智”（senti-mental）——感到一种绝对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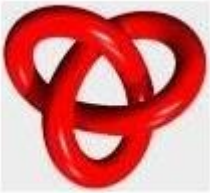
好了，前几天我告诉你们，三叶结……就是我这样画的三叶结：



你们可以看到，只要在我刚刚标出的这三个点把绳子接起来，就能从博罗米结得到它：



→



……我告诉过你们，我发现三叶结能够三个一组，以博罗米方式相互打结。

我还告诉过你们，可以说，这为什么能够得到一项完全合理的解释。

我告诉过你们，自己努力了两个月，想让由这种最简单的结构成的四环博罗米结外—存在。我也告诉过你们，我没能让它外—存在这一事实，除了证明我的笨拙，什么也不能证明。

我想——我甚至确定，我记得——我当时告诉过你们，我相信它一定存在。

就在当天晚上，我惊喜地看到一个人出现……

当时已经很晚；我甚至要说，因为自己还有职责在身，我出门也稍微晚了一点……于是，我看到那位托梅——直呼其名吧——出现在我家门口，前来交给我……我为此非常感谢他……前来交给我……

他同苏里合作的成果——苏里和托梅：请记住这两个名字……他来交给我的，是一项证明：由四个三叶结构成的四环博罗米结确实存在。

这当然证明我的执拗不无道理，却也同样使我的无能更加可叹。

不过，我得知问题已经解决时，并没有怀着混杂的感情来迎接这个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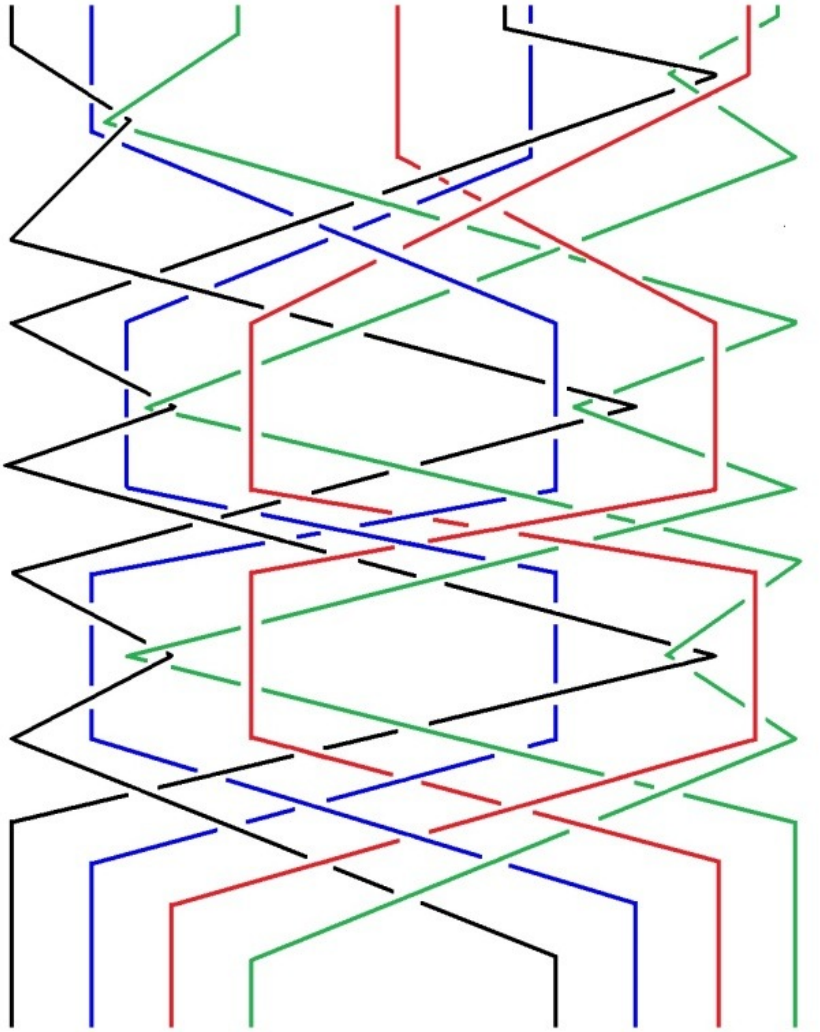
没有把我对自身无能的遗憾，同他们成功后的感受混在一起……我的感情并不混杂，它纯粹而简单，就是热情。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见到他们；我想，自己向他们显露了一点这种热情。况且，那天晚上他们也没能向我说明自己怎样找到这个结。他们事实上找到了；而我希望自己转录时没有出错——这只是一份转录——也就是像中央这张纸上这样，转录他们发现的成果。

我几乎原样重画了它。我的意思是——这里正该这样说——除了摊平后的路径略有差别，它逐字逐线就是他们构造的东西。

我之所以把摊平路径这样呈现给你们，是为了让你们感觉到……

也许比他们给我的图感觉得更清楚一点……让你们更清楚一点地感觉它怎样构成：



我想，看到这幅图——我希望如此！——每个人都能看出：比如，假定删去这里黑色的三叶结，黑色三叶结一旦被省略，另外三个三叶结显然就是自由的。

事实上很清楚，绿色三叶结处在红色三叶结下面；只需把绿色三叶结从红色结中抽出来，这里的棕色［蓝色］三叶结也会显出是自由的。

我同苏里和托梅谈了很久。

我已经告诉你们，他们没有向我透露自己怎样得到它。

而且我认为，不只有一种办法，不只有这一种。

也许下次我会向你们展示，还能怎样得到它。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纪念一下这件小事……

而且我并不认为这件事很小，随后我会告诉你们原因，也就是告诉你们我为什么寻找它……我还想稍微纪念一下我们的会面。

我认为，这项研究的支撑并不是莎拉·考夫曼[注1]在一本书、在她参与的一篇出色文章中所写的东西；那篇出色文章题为《红色秃鹫》，无非是对弗洛伊德赞颂的《魔鬼的灵药》的参照。她重新拾起这个参照，此前已经在自己的整本著作《四部分析小说》中提到过一次；但这并不妨碍我建议你们阅读这部《摹仿》，她同另外五位合作者在其中完成了某种在我看来相当出色的东西。

> [注1]　莎拉·考夫曼：《红色秃鹫（霍夫曼〈魔鬼的灵药〉中的双重者）》，收入《衔接的摹仿》，Aubier-Flammarion，1975　　年；另见《四部分析小说》，Galilée 出版社，1974 年。

我必须告诉你们实情：我只读了第一、第三和第五篇，因为为了准备这次研讨班，我还有别的事要忙。不过我认为，《摹仿》完全值得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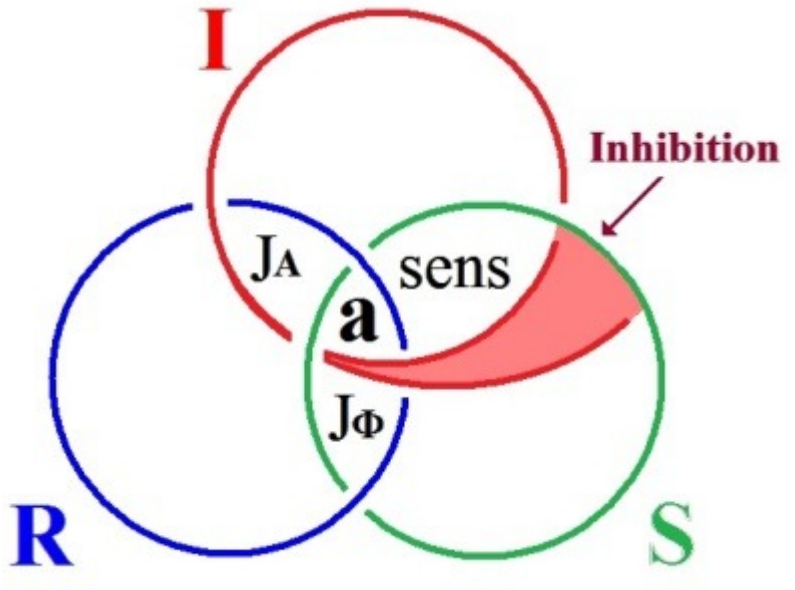
第一篇文章讨论维特根斯坦，也讨论他的教学所引起的反响，可以说写得非常出色。这一篇我从头到尾读完了。不过我必须说，这种属于结的几何学——我告诉过你们，结显现出一种非常特殊而原创的几何学——是某种能够“驱除”这种“诡异之感”的东西。

这里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诡异之感”无可争辩地属于想象界。

但竟有某种东西能够把它“驱除”，这本身当然也很奇怪。

要明确说出我会把这里所涉及的东西放在哪里，那是在大约这个位置：



我的意思是，在想象界依照两个圆的方式展开的限度内……

这也可以用一幅图来标记；但我要说，只要摊平方式仍然是谜，一幅图便什么也没有标记……在这里，有某种特殊的抑制同身体的想象界连接起来；这种抑制尤其以“诡异之感”为特征。至少暂时来说，我允许自己用这个位置标出上述诡异之感。

想象力在思索这种新几何学时所感到的阻抗，使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亲自经历过它。

苏里和托梅竟然……

尽管我终究没有得到他们本人的证明，我仍敢这样说……在我看来，他们尤其被我教学中某种被引向探索的东西攫住了；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结合施加给我、迫使我探索这种东西。他们尤其被这个不得不称作“我的精心臆造”的东西抓住，肯定不是纯粹偶然。可以说，他们在这方面有天赋。

奇怪的是……

奇怪的是——我在这里允许自己泄露他们曾向我透露的东西——在我看来，奇怪的是……

鉴于你们知道我一直主张什么，这一点抓住了我……他们告诉我，自己是在彼此交谈的过程中推进的。

我当时没有立刻向他们指出这一点，因为说实话，这项透露在我看来非常珍贵；但可以肯定，人们并不习惯两个人一起思考。

他们正是通过彼此交谈，才取得了成果；而这些成果并不只因这次成功而值得注意。长久以来，他们围绕博罗米结构造的东西在我看来就不只是有趣，而是一项工作。

但这项发现肯定不是那项工作的顶峰。他们还会作出其他发现。

至于苏里亲口告诉我，他怎样构想教学，我就不再补充了。

在这件事上，我想，只要仿照我刚才描述过的那个例子，他肯定能做得像我一样好，也就是说，采取同样险峻而棘手的方式。

不过，这一点竟能凭借这样一项发现被攻克……

而且我不知道这项发现是否特别是在对话中攻克的……对话在这个领域尤其显示出丰产性；我可以说，这完全证实了我自己所欠缺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在这两个月中，我一直拼命寻找这第四个三叶结，寻找它怎样能同另外两个……另外三个结以博罗米方式打结；我再说一遍，我确实是“独自”寻找它。也就是说，我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思索中。

不过无所谓，我不再坚持这一点。

现在该说说为什么这项研究对我很重要了。

这项研究对我极为重要，理由如下：博罗米结的三个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作为圆，它们三者完全等价。

我的意思是，它们由某种在三个环中重复出现的东西构成。

我之所以特别用想象界来支撑某种东西，并非偶然……

这是某种——可以说——凝聚的结果……我把实存性的支撑放在想象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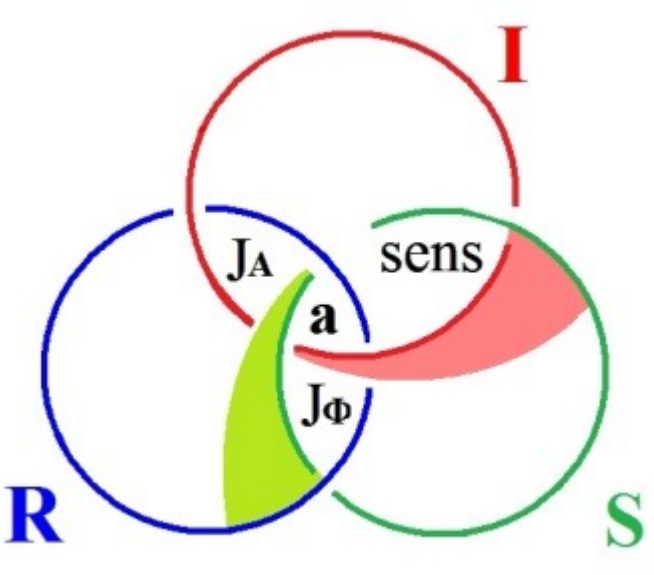
同样，我把洞作为象征界的本质；至于实在界，则恰恰由于另外两项的自由，由于想象界与象征界……

这正是博罗米结的定义……彼此自由；因此，我用“外—存在”——尤其是实在界的外—存在——来支撑某种东西。实在界“外—立”（sister）于想象界与象征界之外，因而与它们相撞；它尤其在某种属于限制层次的东西中发挥作用。

从它们以博罗米方式打结的时刻起，另外两项就会抵抗它。

也就是说，实在界只有在……时才具有外—存在

我竟然这样表述它，确实非常惊人……只有遭遇象征界与想象界的阻挡时，实在界才具有外—存在。



当然，难道这只是一个纯粹偶然的事实吗?

另外两项也必须作同样的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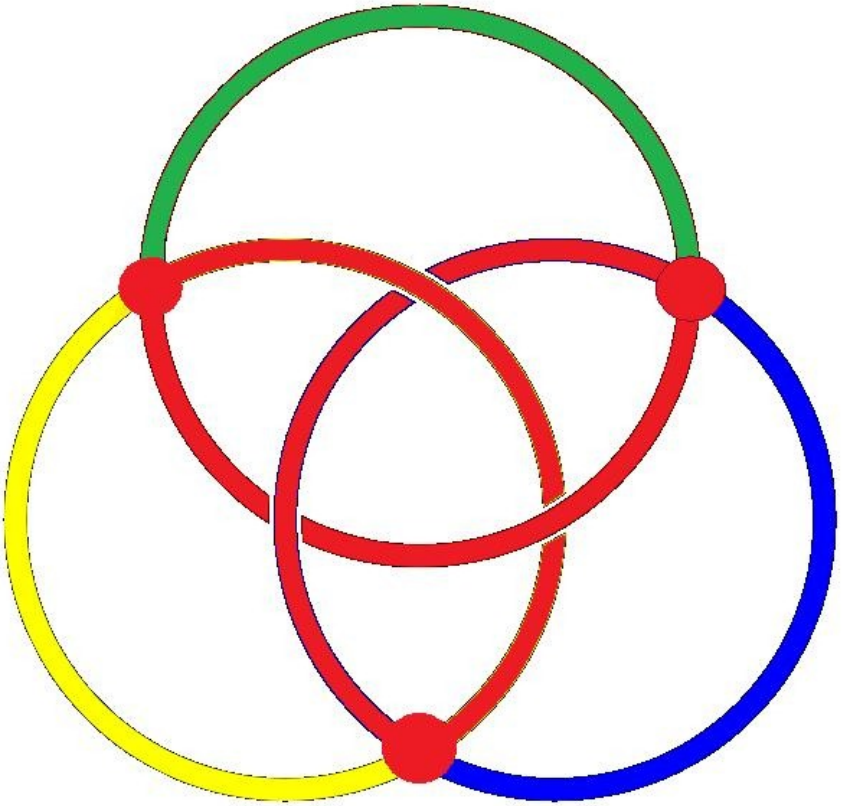
想象界正是在相对于实在界外—存在的限度内，也遭遇了在这里感觉更明显的碰撞。

那么，我为什么恰恰把这种外—存在放在它似乎最悖谬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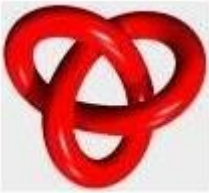
因为我必须分配这三种模态，而对实在界的思考恰恰由外—存在来支撑。

但由此产生的结果，不正是我们必须把这三项构想成彼此连接吗?

如果它们如此相似，那么确切地说——借用这个词——我们难道不能假定，它们来自一种连续性吗?



→



而这会把我们径直引向构造三叶结。

因为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就能……

按照它们彼此平衡、彼此叠合的方式……把摊平图上的各点连接起来，使三者构成连续体。

可是，这会产生什么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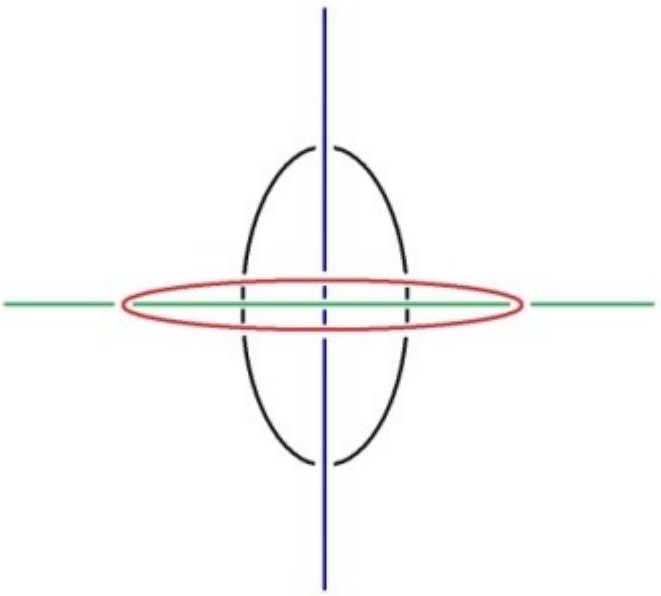
究竟产生什么结果，才能让某种不得不称作属于主体层次的东西，在这个结中……

只要主体从来只是被假定的……属于主体层次的东西，究竟怎样在这个三叶结中得到支撑？

这是否意味着，只要三叶结自身——至少三个一组——以博罗米方式打结，对我们就足够了？

我的问题恰恰落在这一点上。

在一幅图、也就是一条博罗米链中，最小结构难道不总是由一个四环结构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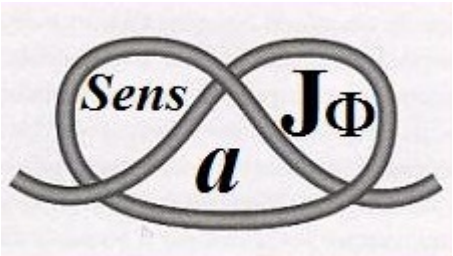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是，只需拉动这根绿色绳子，你们就会发现：这里同红绳打结的黑色圆，被这根蓝绳拉动以后，将会显现出一条博罗米链可感的形式。

这条博罗米链至少应当具备的，似乎就是“一”同“另外三项”的这种关系。

如果我们假定……

正如这里已经得到证明……如果我们确实认为一个三叶结……

因为下面这个同样是三叶结：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结会彼此以博罗米方式组合，就会得到、会触及这一点：始终是从三个支撑出发……

在这个场合，我们将称它们为主体性的、也就是个人性的支撑……第四项会靠在它们上面。

如果你们还记得我引入这第四项的方式……

其余每一项都被假定相对于这三个要素构成某种个人性的东西……那么，第四项就是我今年以 sinthome 之名陈述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Sinthome：语言痕迹与分析并非症状清除



我按照某种顺序写下这些东西并非毫无缘故：R.S.I、S.I.R、I.R.S；这正是我去年标题所对应的东西。

而且，同样是那两位……

就是苏里和托梅；我已经在这次研讨班中明确提过他们……他们凸显出：这里所说的博罗米结一旦获得取向和着色，就会出现两种性质不同的结。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摊平图中已经能把它凸显出来。

这里我从略。我只向你们指出，应当沿什么方向检验。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三个圆、这三个绳圈彼此等价。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我们标出的不是它们彼此之间任何一种同一性时……

因为所谓同一性，就是用首字母标记它们，写上 R、I 和 S；这已经分别给它们加上标题，把每一项分别称作实在界、象征界和想象界……但值得注意的是：取向中使它们彼此区分、并产生效力的东西，只有当颜色标出它们的差异时才能定位；这不是一项同另一项之间的差异，而是可以说它们的“绝对”差异，是三者共有的差异。

为了让某种东西成为“一”……

但这个“一”本身标出的，是“三者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两两差异……所以，两种博罗米结结构的区分便显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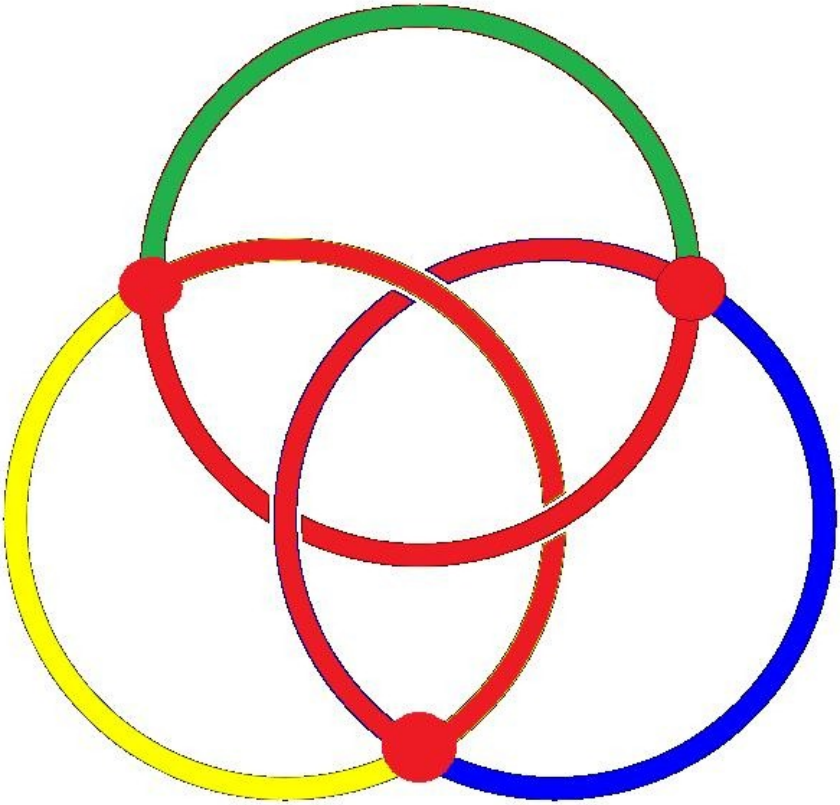
哪一种才是真的？

对于在支撑主体的东西中，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打结的方式来说，哪一种才是真的？这才是值得追问的问题。

请回头参看我先前对博罗米结这种二重性的暗示，以便评价它；因为今天我只能片刻提及它。

有一点值得注意：反过来，三叶结并没有留下这种差异的痕迹。

在三叶结中，也就是当我们把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置入一个连续体时，我们看到三叶结只有一种，并不令人惊讶。



→



我希望这里有足够多的人正在记笔记，因为这一点很重要。

重要之处在于，它提示你们亲自去核验所涉及的东西；也就是确切核验：把博罗米结同质化的三叶结，反过来只有一种类型。

这意味着上述说法为真吗？

每个人都知道，三叶结有两种。

它有右旋和左旋两种，取决于它的旋向。

所以，我向你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下面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 两种博罗米结；
- 以及两种三叶结。

无论如何，如果三叶结确实支撑着每一种主体，我们该怎样质询它？

该怎样质询它，才能确保这里所涉及的确实是一个主体？

在走上分析道路之前，我曾沿着某条道路推进过一段时间，那就是我的博士论文：《论偏执型精神病及其与——我当时这样说——人格的关系》。

我之所以长久以来拒绝重印自己的论文，理由很简单：偏执型精神病与人格本身并没有关系，原因同样简单——因为两者是同一个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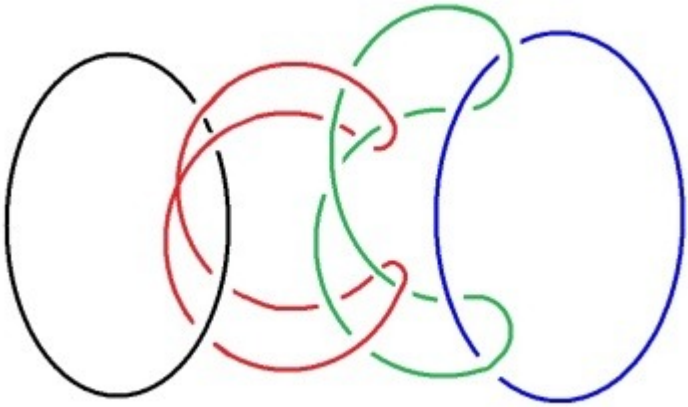
当一个主体把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打成一个三叶结时，它只由三者的连续性来支撑。

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是同一个实存体。

偏执型精神病正在于此。

如果正确理解我今天的陈述，人们可以由此推导：三个偏执者可以借助第四项，以症状之名打结；这第四项本身会被定位为人格，而它本身……

相对于此前三个人格……既与它们相异，又是它们的症状。



这意味着它同样会是偏执性的吗?

在下面这种情形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这一点……

这种情形不只极有可能，而且确定无疑……一条博罗米链可以由数目不定的三叶结构成。

尽管如此，相对于这条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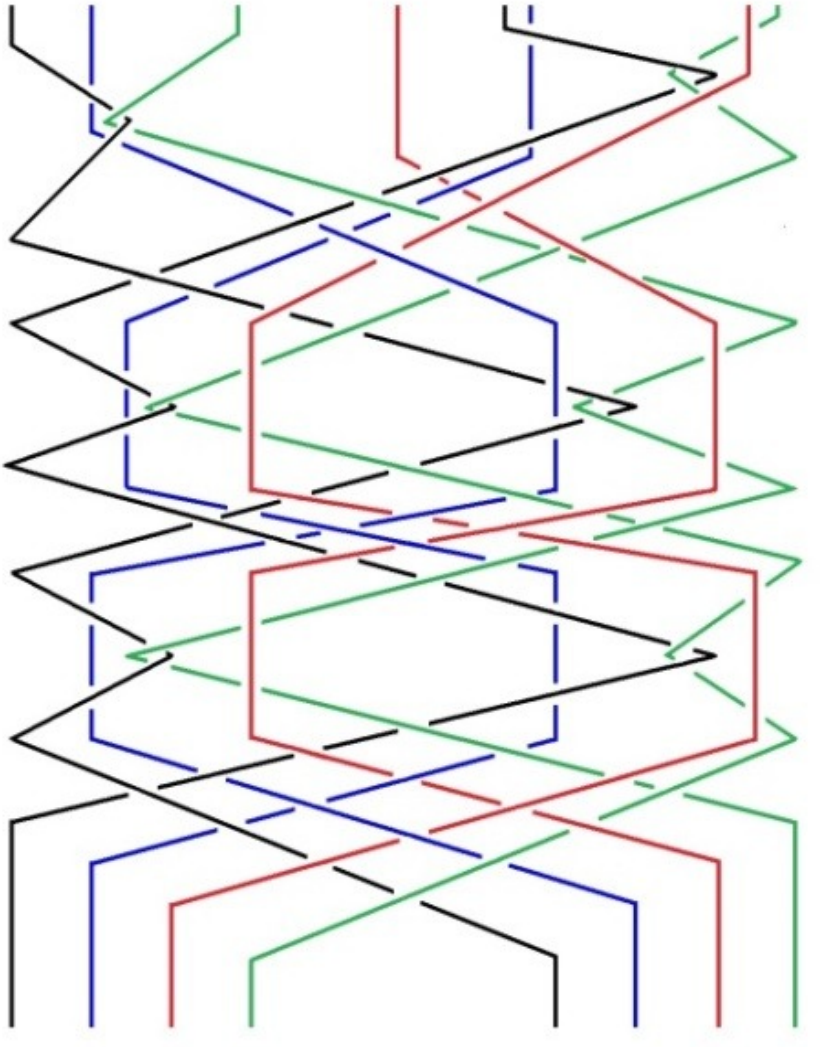
这条链不再构成一项偏执，除非偏执在这里是共同的……相对于这条链，第四项可能凝聚出来；在这条作为主体性编带的编带中，第四项在末端可能形成凝聚。由此，我们可以假定：在织体总体上有一些被选中的点，它们成为这个四环结的终端项。

严格说来，sinthome 正在于此；但 sinthome 并不是人格，而是相对于另外三项，既被规定为 sinthome，又被规定为神经症性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Sinthome：语言痕迹与分析并非症状清除

我们由此获得了关于无意识的一瞥：在 sinthome 规定无意识的限度内，会有一项更特殊地同它连接起来；相对于 sinthome，这一项具有一种特许关系。

就像这里这个由四个三叶结构成的博罗米结：你们看到，红色同棕色［蓝色］之间有一种特殊呼应，绿色同黑色之间也有一种特殊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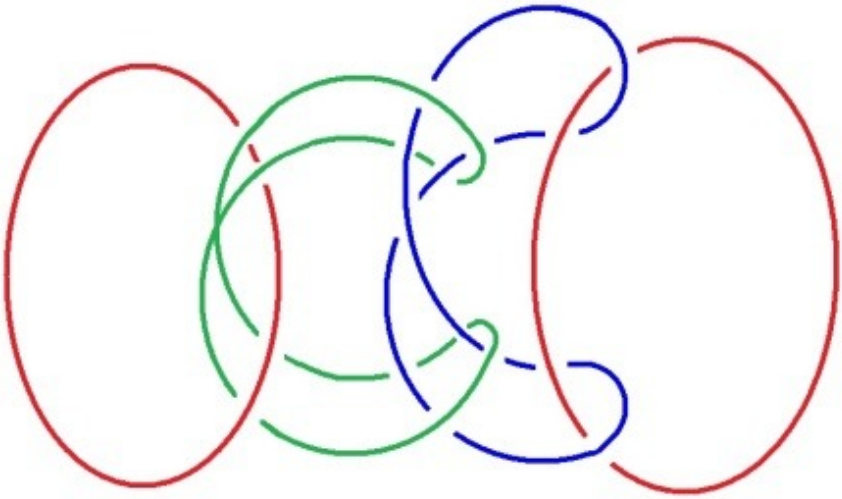
这两个偶对中的一个，凭借同另一种颜色构成的特殊结而区别出来……

重用我刚才的词……在这个四项整体中，sinthome　同某种特殊东西形成一条联结；一言以蔽之，正是因为存在这条联结……

我们不知道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正因为我们在左边得到一个红—绿偶对，在右边得到一个蓝—红偶对，我们才有一个偶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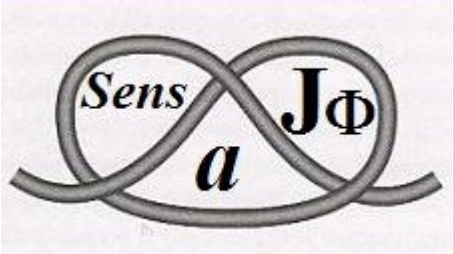
正是在 sinthome 同无意识相连、想象界同实在界相连的限度内，我们所面对的才是某种从中涌现 sinthome 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Sinthome：语言痕迹与分析并非症状清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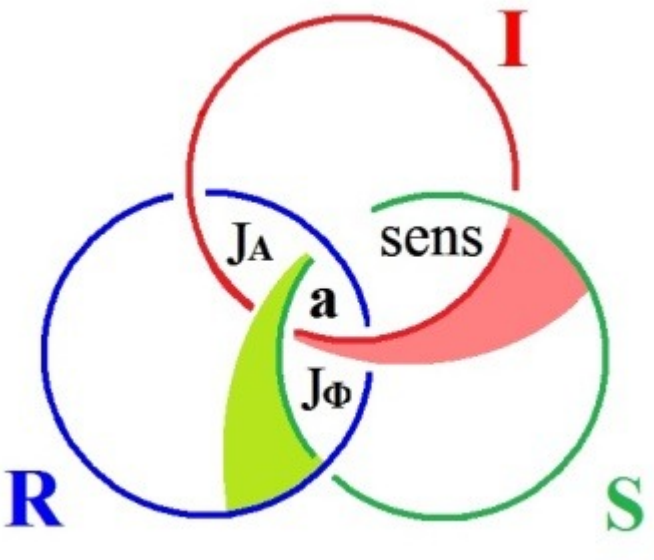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今天想向你们陈述的困难内容。

当然，这还需要一项补充：我为什么在这里以某种方式打开三叶结，为什么把它画成你们在这里看到的形式：



而不是画成你们在下方看到的这种圆形：



这来自如下事实：相对于我已经在这里标成 J_A 的场域，所涉及的是享乐；但不是大他者的享乐，理由是我已经陈述过：

- 大他者没有大他者；
- 没有任何东西同象征界——作为大他者本身的场所——相对立；
- 由于大他者没有大他者，所以不存在大他者的享乐；这就是这个被划杠的大写 A［$\not{A}$］的意思。

结果，在这里，J_A——大他者之大他者的这种享乐——之所以不可能，理由很简单：大他者之大他者并不存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只剩下象征界之圆与想象界之圆摊平后交叠场域中产生的“意义”。另一方面，这里指示和图示的是象征界同实在界的关系；所谓“阳具的”享乐从中产生。它本身当然不是阴茎的享乐，而是……

如果我们考察相对于想象界所发生的事，也就是双重者的享乐、镜像的享乐、身体作为想象性身体的享乐……它就支撑着若干裂口，而占据这些裂口的，严格说来就是各个不同的对象。

反过来，所谓阳具享乐位于这里［J_Φ］，位于象征界与实在界的结合处。

在由说话之在支撑的主体那里……

就我以此指称无意识这个意义而言……存在……

阳具享乐正铭写在这个场域中……存在一种能力……

一种总之受到召唤、得到支撑的能力……也就是结合某种享乐的能力；这项享乐由于言说本身，把一种说话之在所感受到的、作为寄生性享乐的享乐结合起来，而它就是所谓阳具的享乐。

我在这里写下的正是它［J_{Φ}］，把它作为“意义”这一项的平衡物。

这是某种被说话之在于意识中指称为“能力”的东西所处的场所。

构成摹仿的是……

为了以我建议你们阅读的东西来收尾［见上文《衔接的摹仿》］……构成摹仿的是三个圆都参与：

- 作为实存性的想象界；
- 作为洞的象征界；
- 以及相对于它们外—存在的实在界。

所以，三个圆彼此模仿。

要做到这一点格外困难，因为它们并非只是彼此模仿。

由于“所说”，它们还组合成一个三重结。

由此便有了我的关切：在发现这个三重结能够三个一组以博罗米方式打结以后，我又确认，如果它们彼此保持自由，那么一个三重结……

在它的全部织体充分发挥作用时……就会外—存在；它确确实实是第四项，名叫 sinthome。

好了！

第4课 · 1976年1月13日

人只在自己的“能会”所及的限度内承担责任。

相关知识卡 Savoir-faire 与 artifice：能会、艺术与人为构造

什么是“能会”（savoir-faire）？

可以说，它就是艺术、就是人为构造，就是某种赋予艺术……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Savoir-faire 与 artifice：能会、艺术与人为构造

赋予我们力所能及的艺术……一种显著价值。

显著在哪里？

既然并不存在一个大他者的大他者来执行最后的审判……

至少我是这样陈述的……这意味着，有某种我们无法享用、无法从中享乐的东西；不妨称它为“上帝的享乐”，而且这个说法中还包含着性的享乐这一层意思。

我们构造的上帝形象，是否意味着他会从自己犯下、造出的东西中享乐？

假定他外—存在……

回答说他并不外—存在，就裁定了这个问题，同时把一项思想的担子还给我们；这种思想的本质，是把自身嵌入这项现实……

这是“实在”一词的第一步近似；在我的词汇中，它还有另一种意思……嵌入这项由外—存在证明的有限现实……

按同一种方式书写：e、x、连字符、s……嵌入“性”（sexe）的外—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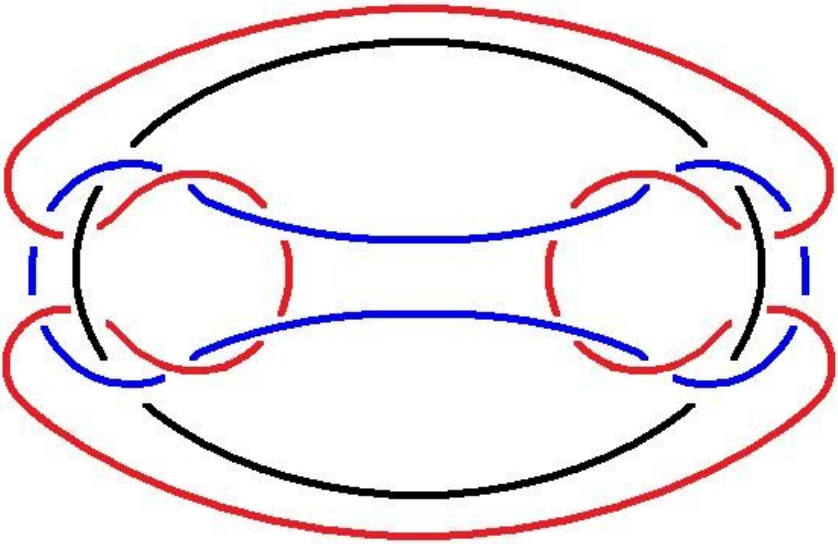
好了！这就是年初时我归根到底带给你们的那类东西，也就是我要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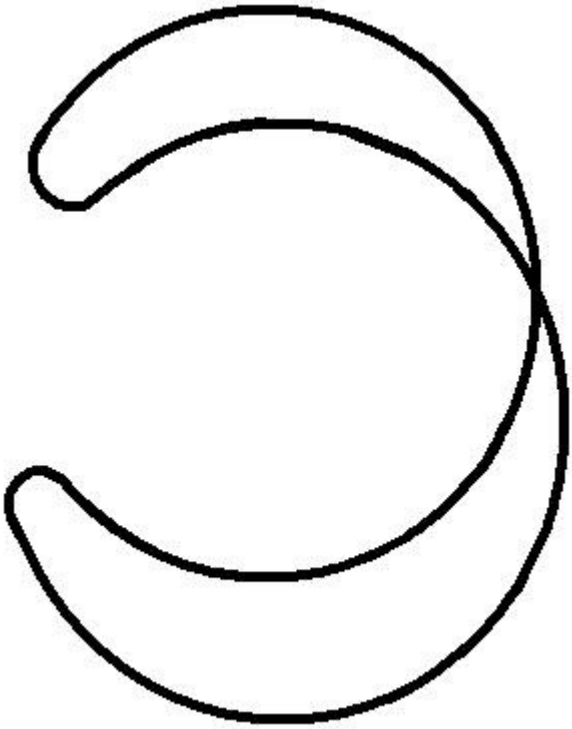
对于一年的开端来说，这样倒也不坏……我要称作“初始真理”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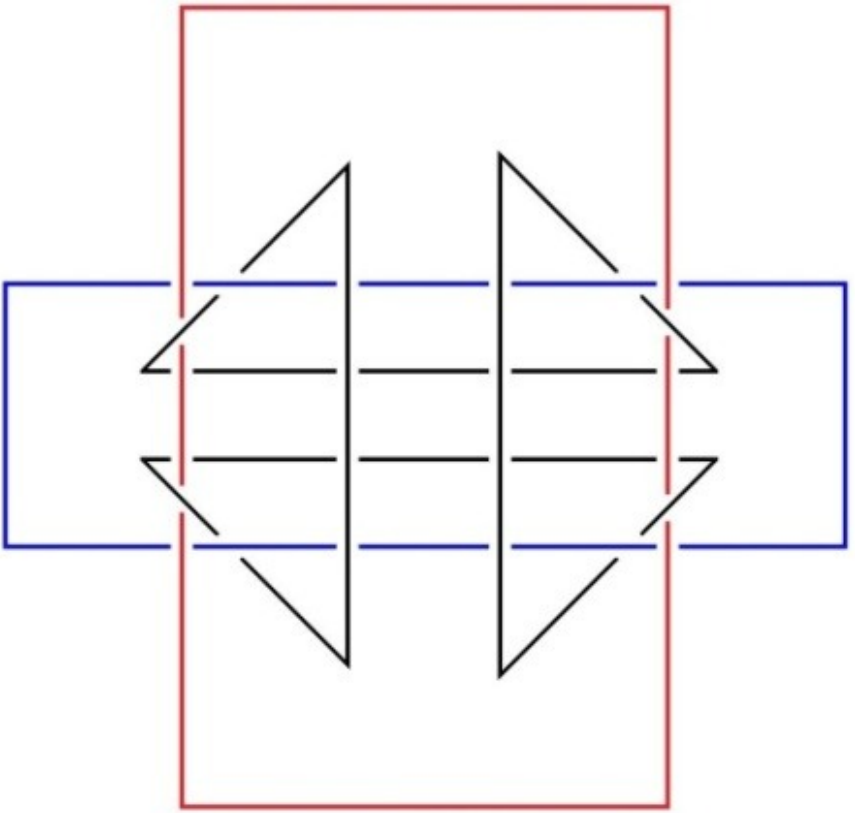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我们分开的这段时间里……

到现在大约已经三个多星期……并不是说我没有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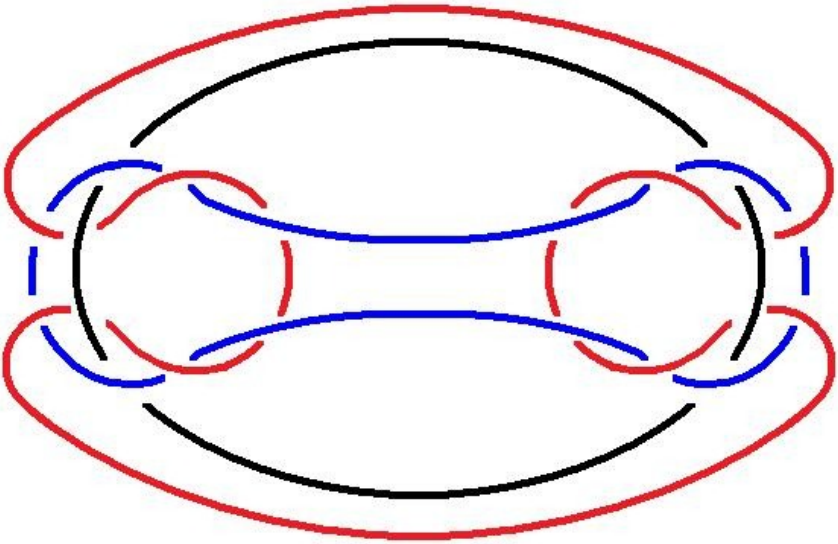
我一直在研究一些玩意儿；你们在黑板上看到的就是样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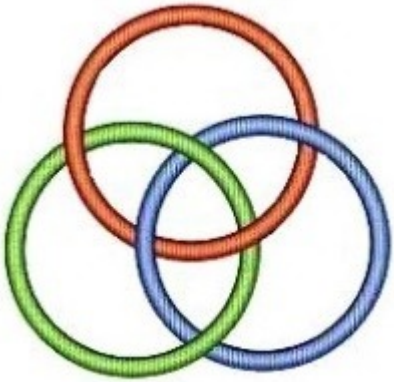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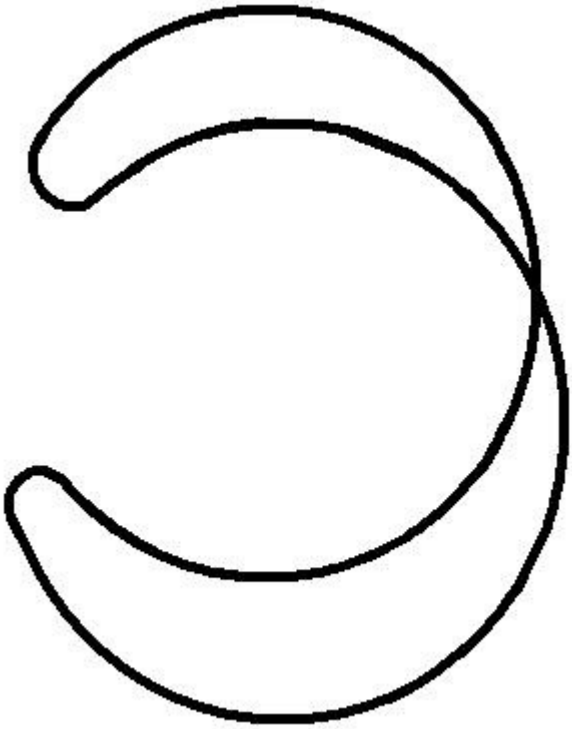
正如你们可以看到的，这是一个博罗米结：



它同我通常画的那个结——我提醒你们，就是下面这个样子——只有一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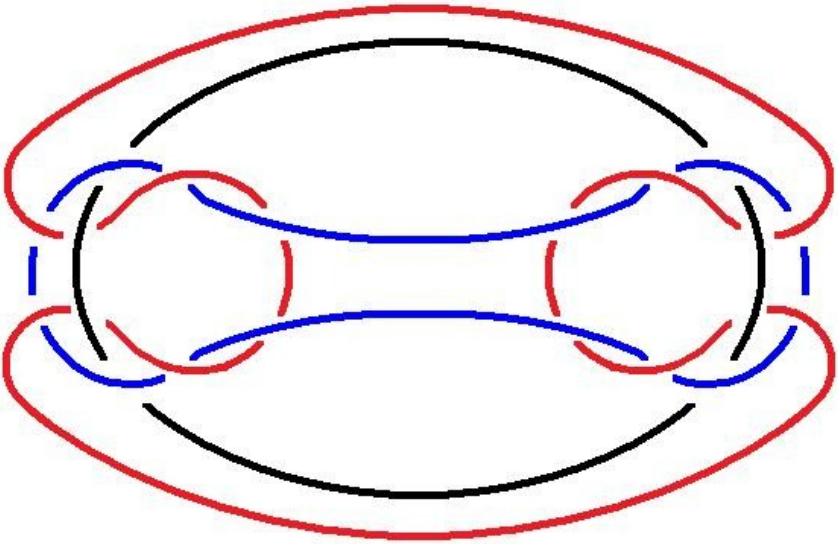
……它只有一处不同，但这处差异不可忽略：这个结可以拉伸，使两个圆处在两端，由中间那个圆构成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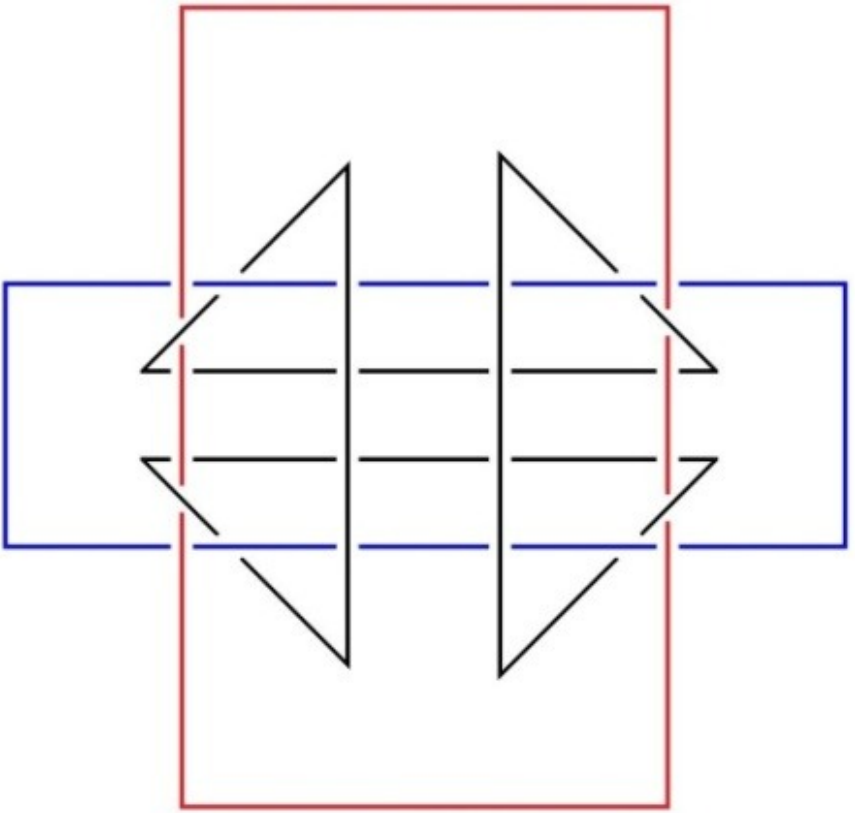
差异在这里：假定有三个像中间这一项那样的要素，以环形方式结合。

我希望你们很清楚这怎样做到，不需要我把这玩意儿画在黑板上。

好吧，它可以简化成这样：



……这样，或者这样，因为它们是同一个结：



当然，我并不满足于这一个。整个假期里，我又精心臆造了许多个，希望找到一个好用的结，让它充当一种支撑——我所谓支撑，是指容易使用的支撑——来支撑我今天开始向你们讲述的“初始真理”。

好吧，令人惊讶的是，事情并不会自行顺利展开。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自己从结中寻找支撑我们实存性的东西是错的；不过，我只能从一条链中推导这个结，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征兆。链完全属于另一种性质：法语的 chaîne，或者英语的 link，并不是结。

不过，让我们回到所谓初始真理的单调低鸣吧……回到被我如此称说的初始真理。

很清楚，就连所谓思想最初的轮廓……

一切构成意义的东西［想象性的黏胶］，只要刚一露头……都会包含一项对性行动的参照，都会围绕性行动旋转，不管这种“行动”本身多么不明显。

“行动”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主动—被动的两极，而这已经踏入了一种假意义。

这就是所谓“认识”；其中有一层暧昧：主动者是我们所认识的东西，但我们却想象，自己在努力认识时是主动的。

所以，“认识”从一开始就显出了它的真面目：它是骗人的。

正因此，一切都必须从起点重新开始，从性的晦暗性出发。

我在下面这个意义上说“晦暗性”：

- 第一，我们没有注意到，性丝毫不能奠立任何一种关系。思想可以据此推出：不存在别的责任——这里“责任”的意思是没有回应，或

者答非所问——只存在性的责任。归根到底，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

- 反过来，我所谓“能会”远远超出这一点，又加上了人为构造；我们完全无缘无故地把它归给上帝。乔伊斯……乔伊斯对此反复坚持，因为这个玩意儿曾在某处搔动他所谓“思想”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Savoir-faire 与 artifice：能会、艺术与人为构造

犯下、造出这个所谓“宇宙”玩意儿的并不是上帝。

人们把属于艺术家的事归给上帝。众所周知，艺术家的第一个模型是陶工；人们说，他用——究竟用什么？——塑造了这个并非偶然被称作“宇宙”的玩意儿。“宇宙”（Univers）只意味着一件事：有“一”（Yad’l’Un）。有“一”，但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

这个“一”构成宇宙，是极其不可能的。

大他者的“实在大他者”——也就是不可能者——就是我们关于人为构造的观念：它是一项“做”……

> “做”写作 f.a.i.r.e，别把它写成 f.e.r…〔铁〕[注]……是一项从我们手中逃脱的“做”，也就是说，它远远溢出我们能够从中取得的享乐。

> [注] Faire（做）与 fer（铁）同音。法语语音中的双关无法由中文复现，所以正文保留两种拼写。Staferla 转写本记录了逐字母拼写和 faire / fer 的对举；米勒定本第 63 页删去这一口语插段，只保留 en tant qu’il est un faire qui nous échappe。

这种极其微薄的享乐，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

这一切当然蕴含着一个实在概念。

我们当然必须把它同象征界和想象界区分开来。

唯一的烦恼——这个词在这里正合适，稍后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是实在竟在这件事中产生意义。

可是，如果你们深入挖掘我用“这个实在概念”所指的东西，就会看出：正因为它没有意义……

正因为它排除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因为它被意义排除以后沉积下来……实在才得到奠立。

好了……我怎样想，就怎样向你们讲。我把它说给你们，是为了让你们知道。

在那些仍能被想象的东西中，最缺乏意义的形式就是实存性。

你们想想，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去想象实存性。

我这里有一本题为《表面与符号》的书[注1]，副标题说明这是一项研究……

> [注1] 罗伯特·马丁·亚当斯：《表面与符号：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实存性》，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 年。

这一点得先知道，因为没有副标题，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副标题是《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实存性》（The Consistency of James Joyce’s Ulysses），作者是 R——罗伯特——M. 亚当斯。

这里仿佛已经预感到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区分。

证据是：全书题为《表面与符号》，却有整整一章提出疑问——我的意思是，它在《表面还是符号》（Surface or Symbol）后面打上了问号。

这里的“实存性”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共同维系的东西”。正因此，在这个场合，它由表面来符号化。

因为，可怜的我们，只有借助构成袋子或抹布的东西，才对实存性有所认识。

这是我们对它产生的第一个观念。

甚至身体也是如此：我们把它感觉成一张皮，把一堆器官装在它的袋子里。

换句话说，这种实存性露出了绳子。

但想象性抽象的能力如此微弱，以至于面对这根绳子……

这根绳子作为实存性的残余显现……想象性抽象竟从这根绳子中排除了结。

而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能够撒入归根到底唯一承认自己应当负责的一撮盐：在一根绳子中，结就是一切外—存在的东西……

是在我这样书写它的严格意义上……就是一切严格说来外—存在的东西。

这并非毫无缘故。我的意思是，要为这个结开辟一条进入的道路，我不得不从包含彼此分明要素的链开始；这并非没有隐藏原因。那些要素当时实存于绳子的某一种形式，也就是：

- 或者是一条直线；为了让结不被解开，我们必须假定它是无限的；
- 或者是我所谓的绳圈。

换句话说，一根同自身打结的绳子；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根通过接绳而同自身接合的绳子，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结并不构成它的实存性。因为无论如何，必须区分实存性与结。

结外—存在，外—存在于作为要素、具有实存性的绳子。

所以，结是可以打出来的。正因此，我才从基本的接续入手，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我这样做，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最便于教学的方式。

考虑到说话之在特有的心态——无需再多说——也就是“所感—心态”（senti-mentalité）：由于说话之在感觉到这种心态，也就感觉到它的重负；心态（mentalité）在于它撒谎（ment）。这是一个事实！

什么是事实？

恰恰是说话之在制造了事实：只有当说话之在把它说出来，才会有事实。

除了说话之在通过说出而承认为事实的东西以外，不存在别的事实。

凡事实皆出自人为构造；而说话之在撒谎，这也是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说话之在由此在承认中设立了虚假事实。

这是因为它有心态，也就是自爱。

这是想象的原则：它崇拜自己的身体。它之所以崇拜身体，是因为它相信自己拥有身体！

实际上，它并不拥有身体；但身体是它唯一的实存性——当然是心智性的实存性——而它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溜走。

它竟能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已经颇为神奇。

这段时间就是这次消耗持续的时间；这次消耗事实上——由于把它说出来——不可阻挡。

它不可阻挡，因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这次消耗不会重新被吸收。

这是一个甚至在动物身上也得到确认的事实：身体不会蒸发，它具有实存性。

而这正是令心态反感的东西。

唯一的原因是，心态相信自己有一具可以崇拜的身体；这就是想象界的根。

“我照料它”（Je le panse，p.a.n.s.e），也就是把它做成肚子（panse），所以我把它擦掉。［笑声］

一切就归结为此。

在这件事里撒谎的是性，因为它围绕自己讲了太多故事。

这是由于缺少前面所说的想象性抽象，也就是那种被缩减成实存性的抽象；因为我们认识的具体事物，始终都是性的崇拜。

也就是说，是误认（méprise）。换句话说，是蔑视（mépris）。

人们假定自己所崇拜的东西——参见上帝的情形——没有任何心态。

只有对被当作身体本身、也就是被崇拜的身体而言，这才是真的；因为说话之在同自己身体的唯一关系就是崇拜。

甚至当它崇拜另一个身体时，这种崇拜也总是可疑的；因为它包含着同一种真正的蔑视——这里所涉及的是真理。

正如那个人所说："真理是什么？"什么叫"说……"

在我早先胡扯的那段时期，人们责怪我没有把它说出来……什么叫"说关于真的真"[注]？它无非就是做我事实上已经做的事：追踪实在。

> [注] 原文是 dire le vrai sur le vrai，两次都用名词化的 vrai（真），并非 vérité（真理）。米勒定本及其编后说明都保留这一重复，并把它同"陈述内容 / 陈述行为"的差别联系起来；正文因此不把两处 vrai 改写成"真理 / 真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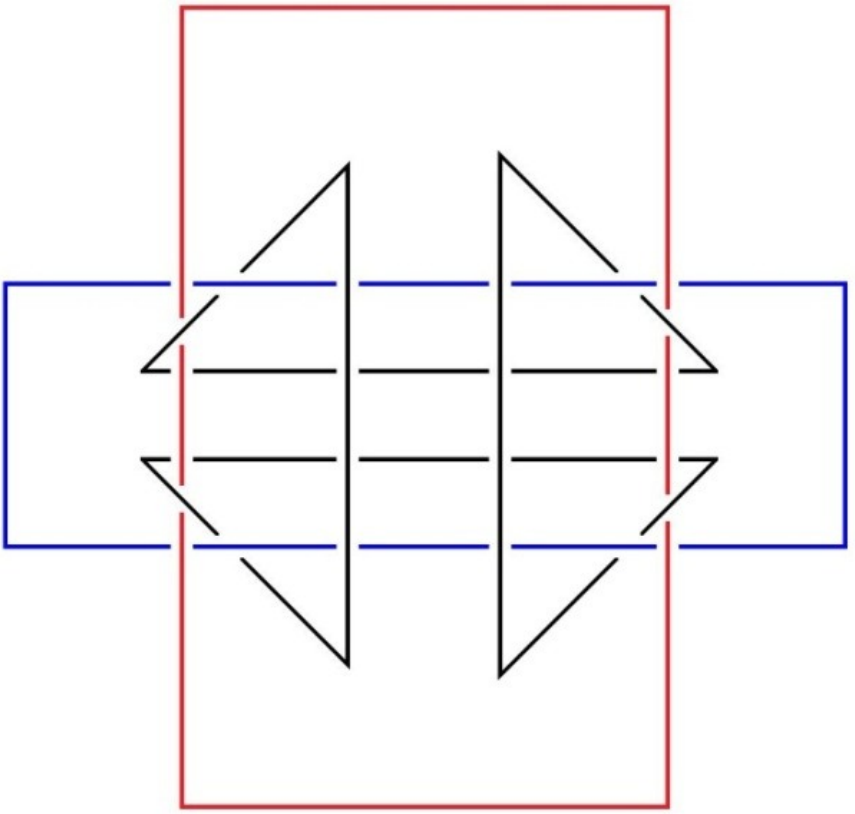
这个实在只在结中实存，也只在结中外—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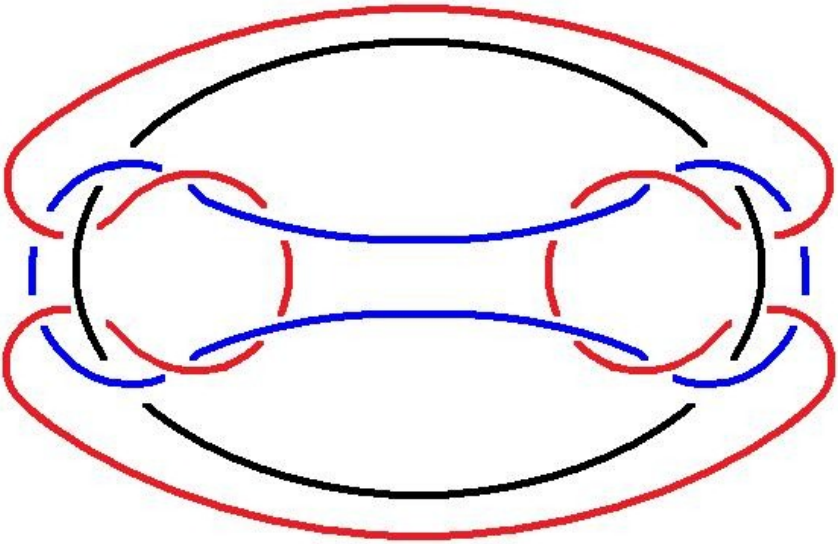
"匆促的功能"，对吧！我得赶紧了，对吧！

当然，我讲不到结尾。尽管我没有闲逛！

但贸然把结收拢，只意味着走得稍微太快。

我在这里打的结——右边这个或左边这个——也许略嫌不足。





正因此，我才寻找具有更多交叉点的结。

不过，让我们紧守原则。

紧守我们归根到底必须已经找到的原则。

我通过性关系、也就是通过癔症被引向这个原则；癔症是最后一种可以感知的现实……

正如弗洛伊德非常准确地察觉到的……它确切说来是关于性关系的最后一个 ὕστερον［hysteron，后项］、最后一种现实。

弗洛伊德正是在那里学到其中的基本功。

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提出 WwdW 这个问题：“Was will das Weib?”〔女人想要什么？〕

他只犯了一个错误：他以为存在“那个女人”（das Weib）。

只有“一个女人”（ein Weib）：WweW。

那么，现在我总得给你们一点儿东西吃。好了……

我想说明这一点。

用某种能够充当支撑的东西来说明；问题所涉及的恰恰就是支撑。

我曾经谈过谜语。

我把它写成大写 E、下标小写 e：E_e。

这里所涉及的是陈述行为（énonciation）与陈述内容（énoncé）。

谜语，正如其名称所表明的，是一种找不到相应陈述内容的陈述行为。

在我刚才谈到的那本书里，也就是 R. M. 亚当斯的书……

我希望它比那本著名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容易找到；后一本其实也能找到，唯一的条件是，别坚持非要书末附上切斯特·安德森煞费苦心加进去的全部批评材料

……《表面与符号》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很容易买到；牛津大学出版社在纽约也有办事处。好……

那么，在 R. M. 亚当斯的书里，你们会找到某种颇有价值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尤利西斯》的开头几章中，乔伊斯前去给一群组成班级的小人物讲课——如果我没记错，是在三一学院——

也就是说，不是乔伊斯，而是斯蒂芬——

……斯蒂芬就是乔伊斯想象出来的那个乔伊斯；而乔伊斯并不愚蠢，所以他远非崇拜这个形象，只要谈到斯蒂芬，他就发出讥笑。

不过，这同我谈论自己时的位置相距不远。

至少同我谈论自己在这里对你们絮叨的东西时相距不远。

那么，谜语由什么构成？

我要把它称作一种“行间”（entre-les-lignes）艺术，以此暗指绳线。

没有理由认为，书写的这些行不能由第二根绳子打结。

于是我开始这样做梦；而我必须说，自己读过的一切书写史，甚至书写理论……

- 有一个名叫费弗里耶的人写过《书写史》[注2]；

> [注2] 詹姆斯·G. 费弗里耶：《书写史》，Payot，1948 年。

- 还有一个名叫盖尔布的人写过《书写理论》[注3]……书写令我感兴趣，因为我这样认为……

> [注3] 伊格纳斯·杰伊·盖尔布：《书写理论》，Flammarion，197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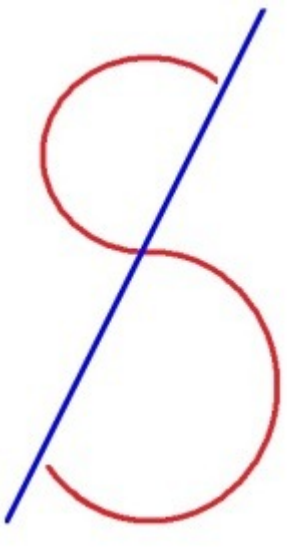
- 从历史上说，正是凭借一小段一小段的书写，我们才进入实在，也就是说，才停止想象；

- 小字母的书写、数学小字母的书写，正是支撑实在的东西。

但是——天哪！——这是怎么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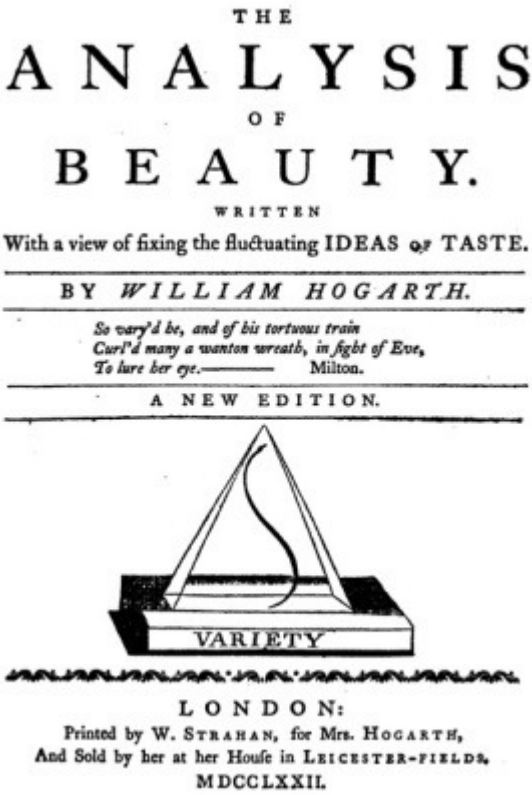
我就这样跨过了一步；这一步在我看来，可以说颇为可信：我告诉自己，书写肯定始终同我们“书写”结的方式有所关联。

显然，人们通常把一个结写成这样：



这已经产生了一个 S，也就是某种同我所支撑的《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动因》颇有关系的东西。它还给美提供了一具身体，一具看起来像真的身体。

因为必须说，有一个名叫霍加斯的人曾经反复追问美；他认为，美总同下面这个双重弯曲有所关联：


THE
ANALYSIS
OF
BEAUTY.
WRITTEN
With a view of fixing the fluctuating IDEAS of TASTE.
BY WILLIAM HOGARTH.
So vary'd he, and of his tortuous train
Curl'd many a wanton wreath, in sight of Eve,
To lure her eye.——— Milton.
A NEW EDITION.
VARIETY
LONDON:
Printed by W. STRAHAN, for Mrs. HOGARTH,
And Sold by her at her House in LEICESTER-FIELDS.
MDCCLXXII.

这当然是一句蠢话。

不过，它终究会倾向于把美同淫秽以外的某种东西、也就是同实在联系起来。

总之，也许只有书写是美的。这……为什么不呢？好吧！

但让我们回到同样以 S 开头的斯蒂芬。斯蒂芬就是乔伊斯，因为乔伊斯借他破译自己的谜语。

他走得不远。

他走得不远，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全部症状。

这一点非常醒目。

他从……开始。他开始！他其实早就开始了，吐出过一些小片段，甚至还有一些诗……他的诗可不是他最好的作品。

天哪，他相信一些东西。他相信“他的种族尚未被创造的意识”。

《艺术家画像——作为——被视作——一个年轻人》就是这样结束的。

这显然走得不远。不过，他终究收得不错。嗯！

有“古老的父亲，4 月 27 日”；这是《一个艺术家的画像》——《那个艺术家的画像》！——的最后一句。你们看，我口误了，对吧！

《一个艺术家的画像》，as a Young Man〔作为一个年轻人〕，而他相信自己是“那个艺术家”（The Artist）

……“古老的父亲，古老的匠人，请从现在直到永远都好好扶持我”（Old father, old artificer, stand me now and ever in good stead）[注4]；法文把它译作：“从当时到现在，请让我保持温暖。”

> [注4] 4 月 27 日：“Old father, old artificer, stand me now and ever in good stead。”都柏林，1904 年；的里雅斯特，1914 年。

他把这项祈祷说给自己的父亲。

而他的父亲恰恰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嗯，我们可以称他为不称职的父亲、缺位的父亲；整个《尤利西斯》中，斯蒂芬都开始以各种形态寻找他，却从未在任何程度上找到他。

因为显然，某处确实有一个名叫布卢姆的父亲，一个正在寻找儿子的父亲；但斯蒂芬以一句“免了吧”回绝他：有过我自己的父亲以后，我已经受够了——再也不要父亲！

尤其因为这个布卢姆、这里所说的布卢姆并不诱人。

不过，布卢姆与斯蒂芬的思想之间竟存在一种贯穿整部小说的彼此吸引，实在很特别；甚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亚当斯……

他的名字听起来比布鲁姆（Broom）［口误］……比布卢姆［笑声］……更有犹太味……亚当斯……亚当斯深受某些小线索触动。他发现这些线索，而且尤其认为，把一种布卢姆显然并不具备的莎士比亚知识归给布卢姆，实在太不可信。

况且，这种莎士比亚知识也未必正确，完全未必。

尽管斯蒂芬持有的正是这种知识。

因为它假定莎士比亚同某个草药师有往来，而那位草药师住在伦敦与莎士比亚相同的街区。

尽管如此，这确实只是纯粹假定。

布卢姆竟想到这件事……亚当斯着重指出，这超出了恰当地说能够归给布卢姆的限度。

说实话，整整有一章……

就是我对你们提过的《表面还是符号》那一章……整章严格来说只讨论这一件事。

这甚至在一个“布利芬”那里达到顶峰……

因为我刚才有过一次口误：布利芬（Blephen）和斯图姆（Stoom）

……“布利芬”和“斯图姆”在《尤利西斯》文本中相遇；它们清楚表明，两者不只是由同一个能指构成，简直由同一种材料构成。

《尤利西斯》证明了乔伊斯怎样在否认父亲的同时，仍扎根在父亲之中；这正是他的症状。

我说过，他就是“症状”。

他的整部作品都是对此的漫长见证。

《流亡者》确实在接近某种对他来说终究属于症状的东西，接近那个中心症状；这里所涉及的，当然是由性关系本身的缺失构成的症状。

但这项缺失并不随便采取任何形式。

这项缺失必须采取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就是把他同妻子、同所谓诺拉打结的东西；在诺拉的统治时期，他精心臆造了 Exiles——人们把它译成《流亡者》，但它同样也意味着“诸次流亡”。

“流亡”是表达“非关系”的最佳词语。

《流亡者》中的一切，正是围绕这种“非关系”旋转。

“非关系”就是这一点：他根本没有理由把“女人中的一个”当作“自己的妻子”；而“女人中的一个”也同样是同“随便哪一个别的男人”发生关系的女人。

他想象出的那个人物，所涉及的正是这个“随便哪一个别的男人”；在人生的这个时期，他知道怎样为这里所说的“一个女人”——在这个场合无非就是诺拉——打开选择。

他在我围绕“他的种族尚未被创造的意识”提到的那个时期完成了这幅画像；围绕这个意识，他祈求那个卓越的“匠人”，也就是他的父亲。

可是，他自己才是“匠人”；正是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却仍相信存在某个种族尚未被创造的意识。

在这一点上，它是一个巨大的幻觉。

他还相信存在一本“以他自身为书的书”（book of himself）[注]。

> [注] Book of himself 既可读成“关于他自己的书”，也可读成“由他自身构成的书”。紧接着拉康说 se faire être un livre（使自己成为一本书），米勒定本的乔伊斯文献注又把它追溯到《尤利西斯》中 reading the book of himself，因此正文保留后一层更强的反身含义。

把自己做成一本书，这是怎样一种念头！

这种念头真的只会出现在一个萎缩的诗人、一个混账诗人身上。

他为什么不干脆说自己是一个结?

说到《尤利西斯》：有人竟能分析它，因为某个名叫谢克纳的人无疑正是这样做的……

我做梦时还以为他叫谢克（Checher），这样写起来更容易。

不，他叫谢克纳（Chechner），真遗憾。他一点也不"谢克"……他想象自己是一名分析家；因为读过许多分析书籍，他便想象自己是分析家……

恰恰在分析家中，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幻觉……于是，他开始分析《尤利西斯》。

与《表面与符号》相反，这套《尤利西斯》分析给人一种绝对骇人的印象。当然，它面面俱到！

因为……分析一本书时，人可以……停不下来，不是吗?

不过，弗洛伊德围绕这类题材只写过一些文章，而且范围有限，不是吗……

况且，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严格说来，他并没有分析过小说。

他曾经稍稍提到易卜生的《罗斯莫庄》，但总算还很克制。

它真的会使人认为，小说家的想象——我是说支配《尤利西斯》的想象——应当被扔进废纸篓。

不过，这完全不是我的感受。

但人仍得强迫自己，从这部《尤利西斯》中捡出几项初始真理。

这就是我围绕谜语着手谈论的东西。

亲爱的乔伊斯——以斯蒂芬的形态出现的乔伊斯——向学生提出了下面这个谜语。

这是一项陈述行为：

The cok crew（公鸡啼鸣）

The sky was blue（天空湛蓝）

The bells in heaven（天国的钟）

Were striking eleven（正敲十一点）

T'is time for this poor soul（这个可怜灵魂）

To go to heaven（该上天堂了）

你们猜一千次，也猜不到谜底、猜不到答案。

当然，等全班都放弃猜谜以后，乔伊斯才给出答案：The fox burying his grandmother under the bush，就是"一只狐狸把祖母埋在灌木下面"。

这看起来没什么［笑声］；但无可争辩，相对于陈述行为的不连贯……

我提醒你们，它使用韵文，也就是说，它是一首诗，具有连续性，是一项创造……相对于这一切，这只把祖母埋在灌木下的小狐狸，实在是个可怜玩意儿，对吧！嗯……

这会在什么人那里引起怎样的回响？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会场中的所有人，而是说那些分析家。

因为分析就是这个！就是对一道谜语的回答。

而这个例子迫使我们承认，它是一种尤其愚蠢的回答。

正因此……我们必须守住绳线。

我的意思是，如果不知道绳线通向哪里——通向“性关系不存在”的结——我们就有可能……有可能语无伦次。

意义……

啊！我得把这个给你们画出来……意义来自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一个场域，这当然不言而喻。

因为如果我们认为大他者没有大他者，至少这个大他者的大他者没有享乐，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某处缝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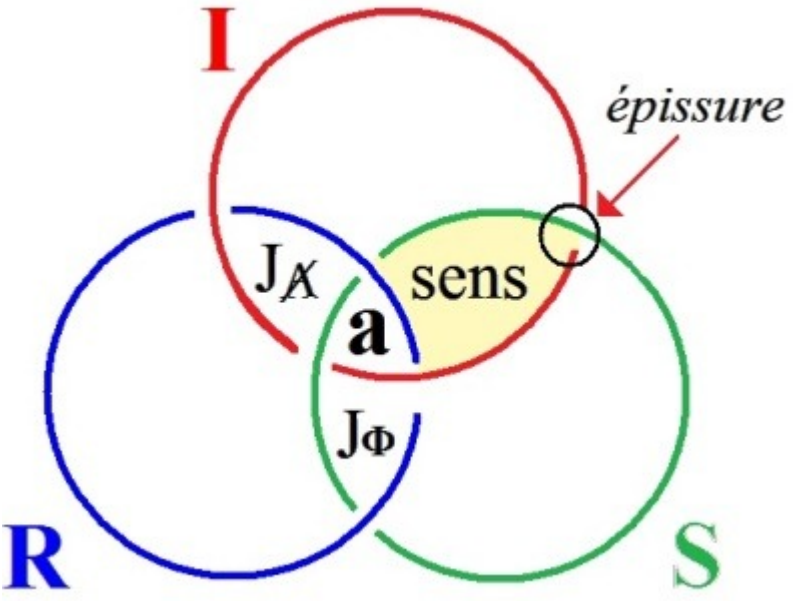
确切说，就是在下面两者之间：

- 只在这里延伸的象征界；
- 以及位于这里的想象界。

当然，这里是对象小 a，欲望的原因。嗯……

我们必须在某处打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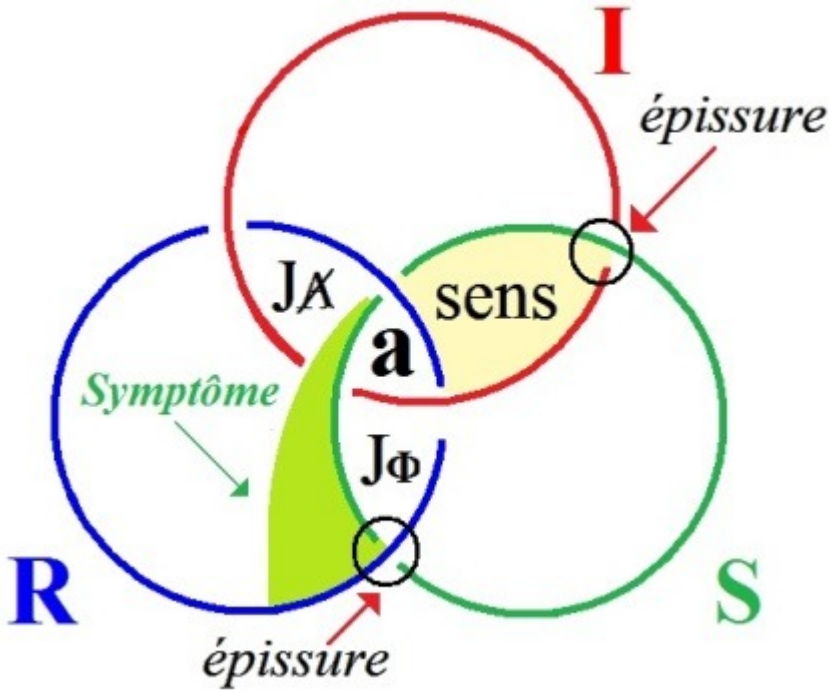
必须把想象界同无意识知识打结，在这里某处作一次接绳：



这一切都是为了取得一种意义。

这就是分析家的回应所瞄准的对象；受分析者在自己症状的全部展开过程中，一直陈述着它。

当我们完成这次接绳时，也同时完成另一次接绳，也就是这里这一条：恰好处在症状与实在之间。



也就是说，我们从某个角度教他“接绳”（épisser，有两个 s），教他在下面两者之间作接绳：

- 他的 sinthome；
- 以及享乐的寄生性实在；这正是我们操作的特征。

让这种享乐成为可能，同我要写成“我听—意义”（j’ouis-sens）的东西是一回事。

它同“听见一种意义”（ouïr un sens）是一回事。

分析所涉及的是缝合与接绳。

但必须说，我们应当把这些审级看成在实在上彼此分离：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不能混同。

找到一种意义，意味着知道结是什么，并借助人为构造把它正确接合。

用我要称作一条博罗米“链—结”（chaî-nœud）的东西打结，这里是否存在滥用？

我把这个问题悬在那里，就此同你们告别。

我没有给亲爱的雅克·奥贝尔留下时间……

本来我打算把余下时间的话筒交给他……现在没法让他同你们说话了。

我们该散了；但下次，考虑到我从他那里听到的东西……

因为他上星期五好心打电话给我……考虑到我从他那里听到的东西，我想，他可以围绕这里所说的布卢姆……

也就是，天哪，一个并不比别人更没有资格领会分析的人，因为他是犹太人……围绕布卢姆，围绕两性之间的悬置怎样被感受到——正是这种悬置，使那位布卢姆不得不追问自己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讲出一些东西；这构成了乔伊斯的文本。

这一点在乔伊斯的文本中当然放射出千条光线：相对于妻子，布卢姆怀着母亲的情感；他相信自己把她怀在腹中。总而言之，这正是一个人面对自己所爱之人时所能经历的最严重迷失。

但为什么不呢！总得解释爱，而以某种疯狂来解释爱，恰恰是最先触手可及的办法。

我就此同你们告别；希望这次开年课程没有让你们太失望。

第5课 · 1976年1月20日

雅克 · 奥贝尔

拉康

你们应该已经看出来了……

我猜，只要你们在这方面没有落后太多……

……你们应该已经看出，乔伊斯让我像一条面对苹果的鱼一样手足无措。

这显然同……有关

我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些天我每天都亲身体会到……这显然同我缺少实践有关，也就是同我不熟悉他写作所用的语言有关。

并不是说，我对英语一无所知。

但他恰恰以某些特殊而精细的手法书写英语；凭借这些手法，他把这里所说的英语拆散了。

别以为这到《芬尼根守灵夜》才开始。

早在《芬尼根守灵夜》以前，他就已经有一种把句子剁碎的方式，尤其是在《尤利西斯》中。

这确实是一道过程，它沿着如下方向运作：赋予他写作所用的语言另一种用法，一种无论如何远非常规的用法。这属于他的“能会”。我已经围绕这一点引用过索莱尔的文章；你们最好衡量一下那篇文章多么切中要害。

相关知识卡 Savoir-faire 与 artifice：能会、艺术与人为构造

所以，今天上午我会把话交给一个人的手中；他不仅对英语，而且确切说对乔伊斯，都有远远超出我的实践经验。这个人就是雅克·奥贝尔。

为了不没完没了，我现在就把话交给他，因为他好心同意接替我。

我会倾听他，而且充分尊重我已经了解到的、他围绕乔伊斯所具有的经验。

我会倾听他；我希望自己准备补充的那些小小反思，不是吗……

我可不是建议他缩短，远非如此……我会带着自己应当给予他的全部尊重，补充这些小小反思，因为正是他把我引向了我所谓“乔伊斯这个Sinthome”。

来吧，雅克，请站到这里。

雅克·奥贝尔的发言

去年六月，拉康宣布，乔伊斯将出现在他的探索道路上。

我今天站在这里，丝毫不意味着自己正走在这条“王道”上，不是吗？

必须立刻说明，我其实更靠近路肩……

而通常——你们知道为什么——人们会特意标出路肩……所以，你们将听到的更像一些“养路工式”的话。

我要感谢雅克·拉康邀请我拿出一项匆匆完成的工作。

我得说明“匆匆完成”的意思：这项工作没有收拢成环，根本没有收拢。

它做得不好，而且可以说，同结的问题也没有衔接得太好。

另一方面，我想指出，我将告诉你们的东西始于一种感受：我感觉乔伊斯的文本、乔伊斯的某些文本中，有什么东西在若干点上以粗针脚穿行；看来所涉及的，就是某种被乔伊斯用粗针脚缝进去的东西。

而对这条“粗缝线”的意识，恰恰使我不去强调那些相反可能形成定稿成品的东西。

要定位我偶然出发的那个点，我必须非常教学式地说明……

我说“非常教学式地”……这里所涉及的是“瑟茜”中的一小段，是《尤利西斯》中那一章的一小段对话；那一章后来被称作“瑟茜”，人们还把它称作“幻觉”之章。据说，它的艺术是魔法，但它的范畴则是幻觉。

前面各章中的一些要素会重新回来；现在还太早，无法规定这些要素的地位。

- 当然，它们包括真实或虚构的人物；
- 包括对象；
- 包括能指。

但同样有趣的是它们回返的方式；这种回返显然同言说、同“一种”言说有关。

开头就已经标出了这一点，因为可以说，最先出现的两个人物就是呼唤与回答；它们清楚标出言说这一维度。而这一维度又通过一种显然属于戏剧体的书写，在本章形式中得到展开。

所以，这里有一个言说维度；归根到底，还建立出一些“它从中说话”的场所。

重要的是，它在说话，而且朝四面八方散开；其中一切都能被“人格化发声”（impersonné）……

重用我们稍后就会遇到的一个词……在这篇文本中，一切都能“作为人格而发声”（personner）。一切都能成为声音通过面具产生效果的机会。

我相信自己在本章非常靠近开头的位置，区分出了它的一项功能——这项功能的一个细节，或者也许只该说，它的一种运作方式。它出现

在布卢姆同那个被认为是他父亲的人之间的一次对话中：鲁道夫，已经去世十八年。

现在我把这段文字、这里所说的简短对话读给你们。

它位于法文版第 429 页、美国版第 437 页。

鲁道夫最先以“锡安贤者”的形象涌现；他的脸是……

舞台指示这样告诉我们……是一张锡安贤者的脸。

他责怪儿子几句以后，说：“你在这个地方这里做什么？你的灵魂，你拿它做什么？”

他被认为不能熟练使用英语：他来自匈牙利，所以被设定为不会熟练使用英语。

他用像老胡兀鹫一样颤抖的爪子，摸索布卢姆僵硬的脸。

> “你不是我的儿子利奥波德、利奥波德的孙子吗？
>
> 你不是我亲爱的儿子利奥波德吗？你离开了父亲的家，
>
> 也离开了你祖先亚伯拉罕与雅各的上帝。”

那么，《尤利西斯》的读者乍看之下在这里遇到的，是一种布卢姆本人反复用“回溯性安排”描述的现象。“回溯性安排”（retrospective arrangement）这个词在布卢姆贯穿全书的所谓思想中多次出现。

读者无法不感受到这里的回溯性安排。

读者无法不看到：这里所涉及的是一项安排，它从父亲钟爱的引文出发；这段引文来自一篇文学文本，而且看来曾对父亲产生过某些效果。

这篇文本在法文版第 75 页。下面就是第 75 页的文字：

> “内森的声音！他儿子的声音！我听见内森的声音；他离开父亲的家，离开父亲的上帝，让父亲在我怀中因痛苦和悲伤而死。”

可以看到，回返的东西略有不同。不过，在抽取这项差异以前，我想先指出，在我看来，这种“以不同方式回返”对布卢姆产生了什么效果。

他怎样回答？

他在“瑟茜”这一集中怎样回答？

他这样回答——我先把法文句子给你们：

> “布卢姆：（谨慎地）我想是的，父亲。莫森塔尔。关于他，我们只剩下这些。”［《尤利西斯》，第 429 页］

现在，我把这句话的英文原文写在这里：

> “Bloom: (with precaution) I suppose so. Mosenthal. All that’s left of him.”

英文文本写的是 with precaution〔谨慎地〕，法文说“谨慎的布卢姆”；这恰恰是布卢姆的一项功能。在《尤利西斯》的很大一部分中，他一直被描述成“谨慎者”。

“谨慎者”是他半个尤利西斯式的侧面……

因为尤利西斯不只如此……他多次被用一种略带共济会色彩的语言描述为 the prudent member〔谨慎的成员〕[注]。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正是处在“谨慎成员”功能中的布卢姆。

> [注] 英语 member 与法语 membre 都既可指团体“成员”，也可指身体“肢体”，并可能带有性器官的回声。奥贝尔在这里明确指出的是共济会式称谓，所以正文以“成员”为主；身体层面的歧义保留在注中，不把它断定为乔伊斯有意设置的唯一读法。

而“谨慎的成员”说：I suppose so，即“我是这样假定的”……并非如法译本所写的“我想是的”……“我如此假定，我如此下置（sous-pose），我假定”某种东西，以回答“你不是我的儿子吗？”这个问题。

所以，我以这种方式“下置”。原则上，它把我们送回父亲所说的话；但只要继续追踪文本，它便突然取得另一种形态。

因为紧接着出现了一次停顿；英语使用者、盎格鲁-撒克逊人把标记这次停顿的东西称作 period：某种形成句点、形成周期的东西。这个句点不是省略，而是悬置；莫森塔尔从这个点涌现出来，又被一个句点标出，又被置入一个周期。

围绕这个专名，某种东西恰恰既得到衔接，又同时被拆散。

某种东西从刚刚宣布的“下置”中得到衔接，又被拆散。

那么，这个……“承托者”（suppôt）是什么？

更明确地说，莫森塔尔的这种“下—容器”（sous-pot）、这种承托功能是什么？

在这里、在这个语境中，这个能指把父亲的话送回一篇文本的作者，送回父亲刚刚唤起的那篇文本的作者；这就是它的功能。

但很清楚，这个能指以它的突兀与生硬制造的晦暗，超过了它带来的其他东西。

于是，人们——读者——被引向抽取并重新寻找：它指向哪一种思想？这个能指卷入了哪一次移置？

这里有一次显而易见的移置：在那篇文本中……

就是可以说“第一篇”的文本，“食莲者”一章、第 75—76 页的文本……这里所说的名字、作者的名字出现在引文以前。

在这里，它处在签名的位置。

它处在签名的位置，也同样处在回答的位置。

这非常诱人！非常好；而且又让人想到摩西，不是吗？所以令人愉快。

但如果我们记得……

我们当然总记得这些，因为我们把时间都花在重读上，不是吗？……莫森塔尔在第一篇文本中所处的位置，就会发现，在那里，它是一个移位的回答，回答的是一个关于真实名称是否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本身只能以一种雄辩地摇摆不定的方式形成。我必须在这里写下另一句话；它恰恰就是莫森塔尔所回答、被认为应当回答的问题：

> “What is this the right name is? By Mosenthal it is. Rachel is it? No.”〔它的正确名字到底是什么？是莫森塔尔写的。是《拉结》吗？不是。〕

为了做足分量，我把后文也放进来了；它也许同样有些意思。

莫森塔尔……

哪怕熟悉俚语的日耳曼人会在这个词里听出别的东西，只差一个变音符号——

……莫森塔尔是一部戏剧的作者之名。布卢姆试图找回并反译这部戏原来的德文标题；那个标题其实是一个女人的名字，一个犹太女人的名字，而英语没有保留这个名字。

这里有一件奇事：这部通俗剧的德文标题是《黛博拉》，译成英文时却改名为《利亚》；布卢姆正试图找回原来的标题。

所以，他试图反译原来的标题，而那个标题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这次寻找于是采取了这种形式；可以清楚看到，在艺术的层面上，作者的名字同受造物的名字玩起了捉迷藏，而艺术同时让下面两项进入游戏：

- 坚持出现的“存在”：is 一再坚持；
- 以及性问题：一个父系姓氏来到一个姑娘名字的位置。

于是，那个没有漏掉《尤利西斯》中任何东西的读者说，这会让他想到《尤利西斯》中的另一件事，而那件事恰好同布卢姆本人有关……

……同布卢姆本人有关；现在我再次把……我把……

很抱歉，我只能一小段一小段地来，但我只是在追随自己实际走过的道路……我再次把第一段文字给你们；所有这些漂亮东西都铭写在其中。

我采用法译本；除了一些细节，它在这里并不太差：“布卢姆先生停在街角，目光在色彩鲜艳的海报上游移。

坎特雷尔与科克伦牌柠檬汽水（加香型）。克莱里夏季展销……”

更准确地说，是“克莱里夏季大减价”[注1]。

> [注1] 英文原文：Clery’s Summer Sale。

“……不，他径直走了。咦……”

这里的“他径直走了”，说的是布卢姆刚刚交谈过的一个人；他正揣测对方是否在观察自己：“……咦，今晚演《利亚》……”

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那部戏。

“班德曼·帕尔默夫人。想再看她演这一出。昨晚她演哈姆雷特。女扮男装。”

“女扮男装”：恰恰从这里开始了一小段对性别问题的讨论。

英文表达是 male-impersonator〔男性角色扮演者〕，不是吗……

就是取得了某个 persona〔人格面具〕的演员，不是吗？扮演男人的演员，male-impersonator……但这个表达既可以用于《哈姆雷特》，也可以用于另一部戏《利亚》。

此后的内容正围绕这一点旋转。

“她昨晚演哈姆雷特。女扮男装。也许他是个女人？奥菲利娅正因此自杀吗？”

那么，在某个层面上，这里涉及一个事实：哈姆雷特这个角色过去经常由女人扮演。

而且，有一位英语批评家突发奇想，恰恰从性别扮装的角度分析《哈姆雷特》；他以某种方式认真对待这种扮装，并说：在这部戏里，奥菲利娅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发现哈姆雷特其实是个女人。“也许他是个女人？”

我并不是毫无缘故地援引这位批评家；我援引他是因为……

我的意思是，凭借我对莎士比亚和乔伊斯的了解……只是因为它在《尤利西斯》的另一个地方再次出现。我尽量减少外部参照。

“奥菲利娅正因此自杀吗？”

英文陈述略有不同：“Why Ophelia committed suicide?”“奥菲利娅为什么自杀？”

或者：“这就是奥菲利娅自杀的理由吗？”

这层意思显然没有进入法译本。

我认为，无论如何，注意到这一点相当重要。

接下来出现什么？

“可怜的爸爸！他多么常常谈起凯特·贝特曼演这个角色！

他整天等在伦敦阿德尔菲剧院门口，只为了进去。

那是我出生前一年：六五年。还有里斯托里在维也纳演出。”

正是在这里，“标题”的问题开始了：“标题是什么来着？”等等。

我就不替你们翻译了：我想每个人都能译出来，除了我。

“是莫森塔尔写的。是《拉结》吗？不是。

他总提起的那一幕：年老失明的亚伯拉罕认出那个声音，用手指摸他的脸。”

所以这里是：“内森的声音！他儿子的声音！”等等……“每个词都如此深刻”……

随后是这段文字：

> “内森的声音！他儿子的声音！我听见内森的声音；他离开父亲的家，离开父亲的上帝，让父亲在我怀中因痛苦和悲伤而死。每个词都如此深刻，利奥波德。
>
> 可怜的爸爸！可怜的人！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进房间去看他的脸。
>
> 那一天！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唉！也许这样对他更好。”

所以，这段文字实际上让一整组问题进入游戏。

也就是关于存在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存在”与名称，也关系到生存和自杀。

关于名称的问题……稍后我会回到这个“名称”：它既是父亲、他自己父亲的名字，也是剧名、剧作者的名字，还是可以说剧中中心人物的名字；最后还有关于性的问题——性会“作为人格发声”，是在其中让一切“作为人格发声”的东西。

所以，名称。

父亲的自杀位于名称问题背后；它还有另一个特征：父亲恰恰改过名字。另一段文字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而它的呈现方式本身也令我觉得奇怪。

在一家小酒馆里，几个常客谈论布卢姆：“他是个背教的犹太人，”其中一个说；英语用的是 pervert：perverted Jew。

英语的 pervert 一词可以指背教者。

这完全不是乔伊斯的发明或巧思，英语本来就是如此。

况且，你们可以在《画像》接近结尾的地方看到：“你是想让我改宗（convert），还是让我背教（pervert）？”

Convert, pervert，英语就是这样运作的。

“他是个背教的犹太人……来自匈牙利；正是他按照匈牙利制度拟订了全部方案。”

这里说的是新芬党的政治方案。

“他通过单方契据获准改名。不是他，是他父亲。”

所以，父亲显然改过名字。

他改名的方式很有意思：使用一种名叫 deed poll〔单方契据〕的法律文书。

Deed 就是契据、行为；而 poll 则从文书的角度唤起并以某种方式描述这项契据是什么。

它是一份“被裁齐”的文书。它遭到裁切；描述裁齐之物的 poll，同样也描述被削去顶部、被斩首的东西。被削顶的树叫 a polled tree，而 poll 也能指头。

所以，deed poll 就是这种被裁齐的特殊契据。

它的特点是只包含一方。

这是一项——正因此人们说“通过单方宣告”——宣告某人已经……的契据。

它同 indenture〔牙边契据〕相对，至少与之不同。后一种契据会沿锯齿线撕开，再分别交给双方、两个或更多当事方。所以乔伊斯告诉我们，父亲就是以这种方式改名的。那么，他改了名字；他改掉了哪个名字？

“他是牙医布卢姆的表亲吗？”杰克·鲍尔问。

“完全不是，”马丁说，“他们只有名字相同。

他原来叫维拉格。就是那个服毒自尽的父亲的名字。”

英文写作：“The father’s name that poisoned himself”；听起来几乎像是“那个名字服毒自尽了”。

“The father’s name”中有一种围绕所有格的文字游戏，它使……

围绕父亲名字的位置……使那个名字看起来像是服毒自尽了：维拉格。维拉格再次出现。

《尤利西斯》中有好几处提到它；它在“瑟茜”中再次出现。

但最先在“瑟茜”中再次出现的，是一个被明确称作 Virago〔悍妇 / 男性化女人〕的人。

在这里，也许可以回想 virago 究竟是什么：在《武加大译本》中，这个名称……

也就是圣哲罗姆翻译的《圣经》中……用来从亚当的角度指称女人。

《创世记》中，男人被引向为女人命名："你将被称作女人"；他称她为 virago，因为她有一点点像男人（vir）。

你们若愿意，她就是少一根肋骨的"女人"。

我的精心臆造和在《尤利西斯》行间的摸索走到这一步时，我想从这片交织中区分出那个装成洞的东西。

因为，人显然很容易为了作出解释，使用一套从下面各项抽取的图式：

- 自杀；
- 改名；
- 布卢姆拒绝看死去父亲的脸。

显然，如果这一切恰好在"瑟茜"、在幻觉中重新出现，人们会觉得它非常乖巧、非常配合。只不过，这也许并不完全够……

哪怕其中确有真理……也不足以让文本运作起来。

例如，它不足以说明"可怜的爸爸！可怜的人！"这段话。

在第一段文字中，他随后说："每个词都如此深刻，利奥波德。"

他复述“爸爸”对那出戏的评论，接着说“可怜的爸爸！可怜的人！”——这对“爸爸”说的那些话，也许同样不太客气。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进房间去看他的脸。”

我很庆幸！

“那一天！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唉！也许这样对他更好。”

总之！还有许多这样的东西同样必须得到说明。

尤其必须成功说明，“瑟茜”所构成的戏剧性重新分配产生了什么效果：

- 因为它维持得住；
- 因为它能够运作；
- 因为恰恰在那个装成洞的东西旁边，仍有一些事情发生。

我认为，乔伊斯的手上功夫，其中一点正在于可以说移置“洞的区域”，从而让某些效果成为可能。

例如，可以看到“儿子的声音”从这里给出的引文中消失了：“儿子的声音”没有被提到，父亲之死也没有。

但反过来，这个被移置到答话中的“儿子的声音”产生了一种效果；而这个“儿子的声音”恰恰携带着某种作用于能指的“能会”。

这种谨慎、这种说话、假定与下置的技巧，可以看到它逐渐传播开来。

可以看到，它按照一种极有说服力的逻辑传播：我谈过“莫森塔尔”那种十足修辞性、形成句点的雄辩；还有下面的衔接：Mosen**thal** / **All** that's…——“我受够了（j'en ai **marre**）/ 马拉布（**mar**about）……”——All that's left of him。

现在，我必须给你们鲁道夫在“瑟茜”中所说的英文句子，因为他反复说：“Are you not, my dear, the Leopold who left the house of his father and left the God of his fathers Abraham and Jacob?”

那个离开、抛下、遗弃的人……那么，“All that's left of him”既是关于他的一切剩余、他留下的一切，也像是从他那里离弃的一切——这已经相当不少——从他那里离弃而又留下的一切。

而且，“All that's left of him”还可以是处在他左边的一切。

显然，如果想到《信经》怎样规定上方父与子的各自位置，就会明白这里蕴含的“尊重”意味深长：

- 关于他剩下的一切：好吧，一个名字，一个作者之名；
- 处在他左边的一切：无论如何，都不是“真子”的东西。

我不知道该在哪里停下；我都发抖了，最好还是停下。

可以肯定的是，这也让布卢姆自己感到愉快……

我看到这一点时就很愉快……他自己肯定也很愉快，而且这种愉快能够被听见。

它能够被听见；我们怎样看出来？因为“爸爸”一点也不高兴。

下一句答话以此开始：“鲁道夫：（严厉地）有一天晚上，他们把喝醉的你送回家……”有一天晚上，有人把醉醺醺的你抬回家……严厉地。

换句话说：拜托，别开这种不合时宜的玩笑，我们还是谈谈你自己的越界行为吧。

所以，布卢姆谨慎地说出了自己必须说的东西；他的这种喜悦，正是让所有人都感到愉快的东西。

但在我刚刚抽取出若干项的这一系列效果中，还存在某种瀑布般的层层倾泻。

说它像层层倾泻，是因为另一种效果展开出来；相对于前一种效果，它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结构层面，仿佛是此前各项效果产生的结果。

这类围绕父亲进行的游戏……

关于这一切，我不再重复……似乎向母亲一侧滑动。

这个以不同方式受到争议的父亲，把我们引向一个母亲；为简化起见，可以说这个母亲处在想象界一侧。因为鲁道夫提到儿子的一次越界：他喝醉后回家、花掉了钱，回来时还浑身泥巴：mud。

可是读者……

好吧，他确实这样做了；父亲说，这给他母亲看了一出好戏："给你可怜的母亲看了出好戏"（nice spectacle for your poor mother）——不是我，是她不高兴……但这件事到来的方式、泥巴怎样把它转交给母亲，相当有趣；因为 mud……你们中读过英文《画像》的人也许已经注意到，在某个时刻——

Mud 是 mother〔母亲〕的一种昵称形式。

这个地方大约在……我不知道……总之在开头两个章节里；我想是在第二章开头。

那里谈到……它同哑剧有关。到底在哪里？

好吧，等等，书就在我这里，也许我可以试着替你们找出来。

但我也许没有时间。现在几点？

找到了。好，在这个版本、维京版第 67 页；这是一段无足轻重的小场景，属于"显现"（epiphany）一类。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它；我使用这个词时多少带着一点挑衅。

拉康——听起来很怪！这是乔伊斯的术语吗？

雅克·奥贝尔

"显现"？是的，是的。

不过，它在这里是否贴切，也许可以讨论。

它属于乔伊斯放在《尤利西斯》……放在《画像》开头某一章中的一系列小场景；

在这些场景中，孩子、年轻的斯蒂芬正在凭借一些——可以说——点、场景、地点和房屋，在都柏林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坐在一幢房子里。

这类场景通常这样开头。

我们看到他坐在姑妈厨房的一把椅子上；姑妈正在读晚报，赞叹“美丽的梅布尔·亨特”——一位漂亮女演员。

一个满头卷发的小姑娘踮着脚走来，为了看那幅肖像；她轻声问：“What is she in, mud?”

- “她演的是哪一出，妈（mud / 泥巴）？”
- “演的是哑剧，亲爱的。”

而“瑟茜”中的这段文字恰好滑进了泥巴……

因为这个能指反复回来，在这段文字中回返了三四次……它从泥巴滑向母亲的涌现：“给你可怜的母亲看了出好戏，”鲁道夫说；布卢姆则说“妈”，因为她恰好正在此刻显现。

某些词语、某些能指只要在“瑟茜”中出现，可以说，对象就会浮出表面。

它怎样浮现？

她穿成一位哑剧贵妇，身着裙撑和后臀垫，胸衣则采用“寡妇特旺基”的式样。

她以哑剧贵妇的形象显现，也就是依照英国哑剧的逻辑：由一个男人装扮成女人，不是吗？

哑剧演出……

尤其是在圣诞节前后上演的哑剧……这里所唤起的哑剧包含着服装的颠倒与普遍的性别扮装：这就是哑剧。

所以，从某个角度看，这就是女装。

但这里再次运作的东西会立刻运作，并朝两个方向散开。

它朝两个方向散开，因为《尤利西斯》开头已经围绕哑剧提过母亲：母亲曾经观看《可怕的土耳其人》哑剧并发笑。

法文版在第 13—14 页。

斯蒂芬唤起死去的母亲以后，说：

> 她现在在哪里？
>
> 她的秘密：旧羽扇、带流苏的舞会节目单，浸着麝香；锁住的抽屉里有一串琥珀珠饰。一只鸟笼，曾经挂在她少女时代居住的房屋那扇洒满阳光的窗边。
>
> 她去看过老罗伊斯演《可怕的土耳其人》哑剧；当他唱起“我是那个 / 拥有天赋 / 能够隐身的男孩”时，她同所有人一起发笑。

幽灵般的欢乐，化作烟雾消散：麝香气味。

所以，在这里重新出现的是一个通过斯蒂芬同母亲相连的幻想整体，但其中仍有一种根本的暧昧：她在笑什么？

- 笑老罗伊斯唱歌？
- 笑他唱的内容？
- 笑他的声音游戏，还是天知道什么东西……

于是，这个母亲、这个有问题的母亲，恰好穿着哑剧中阿拉丁母亲“寡妇特旺基”的服装。“寡妇特旺基式”的胸衣，就是哑剧中阿拉丁母亲所穿的胸衣。阿拉丁的母亲显然完全不懂儿子在做什么，只知道一点：只要把神灯好好擦亮，就能让里面的精灵说话。

这一点就讲到这里；下面转向文本运作的另一个侧面。

刚刚涌现的埃伦·布卢姆完全不像“爸爸”那样站在锡安贤者一侧；听她说话，她反倒站在罗马公教、宗徒所传的宗教一侧。因为她看到他浑身泥巴时说什么？“O blessed Redeemer!”哦，蒙福的救赎主！哦，救赎主当受赞颂！

“What have they done to him?”他们对他做了什么？

“Sacred Heart of Mary! Where were you at all?”玛利亚圣心啊，你到底去了哪里？

这其实颇为奇怪，因为浮现在她心里的本该是“耶稣圣心”。

这以某种方式标示出她同宗教的自恋关系。

她显然是十九世纪尤其常见的那种天主教徒；我认为，只要谈论乔伊斯，就应当强调这整个维度。

只要谈论乔伊斯，哪怕到最温和无害的文本中寻找他：

- 哪怕到《英雄斯蒂芬》中寻找；
- 哪怕到《都柏林人》的文本中寻找。

在乔伊斯那里，我们从母亲背后、从母亲之中看到的，是同宗教的一种想象关系。

首先，我想围绕“显现”指出这一点：所谓“显现”意味着许多归根到底颇为不同的东西。乔伊斯只在一个地方界定过它，就是在《艺术家画像》、在……——又来了！［口误］——在《英雄斯蒂芬》中。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显现：文本定义与无意识—实在的打结

那是他唯一使用这个词的地方，而人们当然兴高采烈地歪曲了他说的话。

幸好他给出过一个定义：“显现”指的是一种通过日常语言的庸俗性而被发现的精神显露……等等。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显现：文本定义与无意识—实在的打结

这是个打磨得很光滑、非常教学式、非常阿奎那化的玩意儿。

但这一切是怎样出现的？

它出现在后文，出现在一篇仅用两页便让我们跨过如下过程的文本中：先是他同母亲对话，母亲援引——援引谁？——神父，责怪斯蒂芬不信教。

她说：神父……神父……神父……

斯蒂芬一方面在这个层面同她决裂，另一方面又绕开问题，开始唤起、恰恰滑向女人—神父关系，继而滑向心爱的女人；突然之间，他开始说……

遗憾的是，我这里没有原文，因为我没想到会引用它；

不过，如果你们感兴趣，在《英雄斯蒂芬》中很容易找到……他紧接着说……都柏林的一幕景象……啊，对，就是这里：

“他开始在街上游荡；都柏林的一幕景象充分触动他的感受力，使他写成一首诗。”

此后再也不谈那首诗，而是复述他听到的一段对话；对话发生在一个年轻姑娘与一个年轻男人之间。

其中少数出现的词语之一是 Chapel〔小教堂〕；这段对话里几乎只有省略号。

所以，这段什么也没有的对话使他写成一首诗。

另一方面，他在接下来的几行里把这段对话命名为“显现”。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显现：文本定义与无意识—实在的打结

这就是他想做的事：记录这些场景、这些讲述了如此之多的写实小场景。

所以，这里有一种双重结构：

- 某种经验的二重化：一面是——为简化起见——写实的，另一面则以某种方式属于诗；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显现：文本定义与无意识—实在的打结

- 以及《英雄斯蒂芬》的文本对那个其实位于诗一侧的东西所作的某种清算和删检。后来我们发现，那首诗题为《诱惑者的维拉内拉诗》[注2]。

> [注2]“维拉内拉诗”（villanelle）是一种完全建立在两个韵脚上的诗，结构由三行诗节组成。

但这恰恰发生在某种话语中；这套话语涉及母亲，涉及母亲同神父的关系。我粗略地——请你们原谅——界定为“同宗教的想象关系”的东西，在《艺术家画像》中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出现。例如“地狱布道”漫长得没有尽头，极为施虐而康德化；它们实际上旨在详细再现地狱中的可怕酷刑，旨在把地狱是什么的观念当场呈现出来。

告解神父属于同一种运作秩序。

告解神父既是倾听者，也是回答者。

他回答什么？说出什么？

一切恰恰围绕这一点旋转。

斯蒂芬的复活节、对自己种种卑劣行径的忏悔，以及艺术家、艺术家的功能，都围绕它旋转。

我会在这里引用两个段落、两篇文本：

- 一处接近《英雄斯蒂芬》的开头；他说，自己写诗时——
- 有可能同时履行告解神父与告解者的双重功能。

另一处段落接近《艺术家画像》结尾：他看到心爱的姑娘侧耳倾听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年轻神父，还向对方微笑，因而深受羞辱；这时他说……

他自己已经放弃“当神父”，这里没有问题，这件事已经了结，他不站在神父那一边：“可竟然是这种家伙在昏暗中对她们讲那些事情，而我……”

我在添枝加叶；不过你们可以回头核对原文，它大致就是这样……他说，自己想在她生下他们种族的某个人之前抵达那里，让即将发生的事情、让这种言说的效果，多少改善一下这个该死的种族，不是吗？

这也许同那著名的“尚未被创造的意识”颇有关系。

它经过耳朵；这就是著名的“经由耳朵受孕”，况且我们在“瑟茜”中也能再次看到，那里当然提到了它……

拉康——还能在……中看到？

雅克·奥贝尔——在“瑟茜”中，这是其中一处。

拉康——而且琼斯……弗洛伊德的学生琼斯曾经反复强调它。

雅克·奥贝尔

是的，就是这样。

不，因为还有一个琼斯——“琼斯教授”——在《芬尼根守灵夜》中没完没了地絮叨。

他是那些有一大堆关于这本书本身的事情可讲的人之一。

在《尤利西斯》中，履行这种功能的家伙有时叫麦克休；总之，他属于那些……

好吧，不管怎样，他们得有一些很容易流通的名字。“琼斯”就很容易流通。

关于宗教的这个想象维度，还有另一件事。归根到底，《尤利西斯》中那段著名文字已经概括了它：一边是神学中三位一体式而成问题的构想，另一边则是意大利式、圣母化的构想[注]，后者显然用玛利亚的形象堵住所有洞。

> [注] 此处 conception 首先指两种神学“构想 / 观念”，不能把两项都译成“受孕观”。不过上文刚谈到 conception par l’oreille（经由耳朵受孕），所以“构想”与“受孕”的双义仍在回响。米勒定本第 181 页把对举整理为 la conception trinitaire et problématique de la théologie / une conception « italienne », madonisante；正文依此确定译法，同时在注中保留另一义。

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尤利西斯》怎样说，天主教会把空无的不确定性放在一切事物的根基上，归根到底应对得相当不错。这里我又在添枝加叶。

所以，让这篇文本、这些文本运作的东西——至少其中一项、其中若干项——显然是多个层面上的诸父之名。

我们清楚看到，在我抓住的两段文字中，问题涉及功能本身；这个功能穿过祖先、穿过赋予这一切的深度而显现。

但在“瑟茜”以及整部《尤利西斯》中，让事物运动起来、构成这套人为构造的，是同诸父之名进行的捉迷藏。

也就是说，恰恰在那个装成洞的东西旁边——

- 既有洞的移置；
- 也有父亲名字的移置。

我们刚才在杂乱中瞥见了亚伯拉罕、雅各、摩西和维拉格，也瞥见了代达罗斯。

随后还看见一个相当滑稽的人，因为在相当中心的一集中……

说它相当中心，是因为那里有一只眼睛……就是“独眼巨人”；有一个叫 J. J. 的家伙。如果记性不错，就会想起，我们在前面一集曾以 J. J. 奥莫洛伊之名遇见他。

也就是说，来自莫洛伊的后裔。这里可得听清楚：一个 J. J.，奥莫洛伊之子。

不过在“独眼巨人”里，他就是以这个名字出现的。

这个人的位置颇为奇特。

因为原则上，他是个法律人。

但这个法律人——我甚至不会说他已经失势——却正在走向没落。

文本告诉我们——这里的英语用词也很有意思——他的委托人在减少，practice doing lean，他的业务日渐清减。

这个业务不断流失的法律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他去赌博，gambling。

赌博以某种方式取代了执业。

当然，可以由此展开若干事情。

我只想指出这个彻头彻尾的假父亲的功能：他的姓名首字母既是詹姆斯·乔伊斯的，也是乔伊斯的父亲约翰·乔伊斯的。

这位 J. J. 奥莫洛伊的话尤其涉及其他父亲。

正是他……

在某个同拉康上周引用的谜语相连的段落里……正是他在报社编辑部那一集中转向斯蒂芬，给他呈上一段漂亮的修辞。

这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眼前这个奥莫洛伊首先是转向了赌博。

而为了活下去，他也替报纸做些文学工作；这会使你们想到乔伊斯作品里的《死者》——《都柏林人》的最后一篇小说——想到那个给报纸写东西、写评论或不知什么东西的人。这一点又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流亡者》中。

这是哪一种文学？

是会留存下来的文学吗？

它值得存活吗？

那么，这个奥莫洛伊、这个 J. J.，文本说他在编辑部里转向斯蒂芬，向他展示了一段漂亮的法庭雄辩。

这在哪里来着？法译本第 137 页："J. J. 奥莫洛伊转向斯蒂芬，沉着地对他说：'我一生听过的最和谐的长句之一，出自西摩·布什（Seymour Bushe）之口……'"而 Bushe 少一个字母，显然就是 bush，灌木；甚至还……

现在指出这一点也许还太早……如果你们愿意，它也指性器的毛丛。

"西摩·布什。那是在那桩杀兄案、蔡尔兹案中。布什坐在辩方席上。"

这时插进一句莎士比亚式的质问："'并向我耳朵的门廊里灌入……'等等。《哈姆雷特》。顺便说，他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

他既然是在睡梦中死去。还有另一个故事，那头双背兽。"

这是斯蒂芬在心里琢磨。

"'把它引出来吧？'教授问。"

总会有这样一个人。

“Italia, Magistra Artium（意大利，诸艺之师）。”

这是标题，是那些为编辑部一集分节的标题之一。

“他谈的是证据程序……”

这里请看英文原文：“he was speaking——哎，当然我得把它找出来——the law of evidence, he spoke on the law of evidence。”如果愿意，可以说“显明之法”，但这里无疑是证据，是证言。

证言之法，而不确切是法律面前的证言，等等。

“J. J. 奥莫洛伊说：‘关于证据程序，关于罗马法与原始摩西律法、同态复仇法（lex talionis）的对立。’

‘接着，他谈到了梵蒂冈的米开朗琪罗《摩西像》。’

‘——啊！’

‘——几个精心挑选的词，’莱内汉宣告道；他是个……”

好吧，有些句子当然值得停下来细看，但我没有时间，就略过了。

“J. J. 奥莫洛伊继续说，把每个词都清楚地分开：‘他是这样说的：一曲凝固的音乐，一尊大理石般、有角而可怖的神圣人形，是先知智慧的永恒象征；若想象或雕刻家的手在大理石中铭刻的任何东西——在精神上使人变形而自身也被变形——曾经值得存活，那么它就值得存活。’”

你们当然跟上了！

所以，这位奥莫洛伊先让自己成为某种法律知识的共鸣箱，区分了诸种法律，也区分它们同显明、同证言的关系——你们自己去弄清吧！——做完这些以后，是他让布什说话，是他让灌木说话，是他使其发言，让它以修辞为艺术作证，并以此奠定艺术品的生存权——deserves to live，奠定艺术品的生存权。

你们看得出，这同报纸上的文学彼此呼应：它意味着什么，又怎样相对于那种文学取得位置。

Deserves to live，值得存活的东西。

他也由此在法权上奠定了法律的承载者摩西，因为留下来的也许不是作为摩西的摩西，而是梵蒂冈的摩西。文本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梵蒂冈的摩西"；想到梵蒂冈在《尤利西斯》里所代表的东西，这显然很有意思。

这个 deserves to live 一再坚持，因为它借修辞以强调的形式重现："deserves to live, deserves to live。"它执拗地重现，同时又被那个长句所指向的人——也就是斯蒂芬——身上产生的效果标记、会签。

J. J. 奥莫洛伊转向他，于是发生的是："斯蒂芬不知不觉被那句话与手势的优雅感染，感到自己脸红了。"

奇怪的是，斯蒂芬的这些脸红同乔伊斯的其他文本构成一个系列；我尤其想到《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他同父亲前往科克的那一段，你们也许注意过。

斯蒂芬同父亲走进一座阶梯教室，那是他父亲曾混过一阵——看来时间很短——的医学院教室；父亲在那里寻找自己的姓名首字母：他们寻找爸爸刻下的首字母。

显然，人们没有注意到，父亲 Simon Dedalus 的首字母其实也是斯蒂芬的[注]。

> [注] Staferla 转写本的 on ne pense pas que ce sont aussi les siennes 已含否定，原译误成“也会让人想到”。米勒定本第 184 页进一步补明：“Simon Dedalus 同 Stephen Dedalus 一样，都以 S.D. 为首字母缩写。”正文据此恢复否定和两个人名之间的关系。

Stephen Dedalus 也以同样的字母开头。但斯蒂芬撞见的却是 fœtus（胎儿）这个词。

它给他带来强烈的冲击：“他一阵脸红，一阵发白……”

这里也同首字母有关……

当然是在另一种关系中，但仍同首字母有关……也就是“值得存在”。关于这一点，我再把这个“值得存在”的系列补全，参照《都柏林人》中《死者》的另一个段落；《死者》（The Dead）其实也完全可以译成《死者其人》或《那个死者》。

无法作出决定，无法断定。

其中一位中心人物加布里埃尔·康罗伊要发表演说，也就是家庭聚会上的传统致辞。

总是由他给报纸写东西，或发表这类简短演说；而餐桌上刚刚谈到那些名字已被遗忘的艺术家，也就是最终除了一个极成问题的名字以外什么都没有留下的人："帕金森，"老姑妈说，"对，就是他。他太了不起、太非凡了，那嗓音，简直闻所未闻。"

这使他想到一些东西；他由此开口，又由此继续，并在第一个长句——或者说最初几个长句之一——的结尾落在两件事上：

- 一首名为 Love's Old Sweet Song（《爱情古老而甜美的歌》）的歌曲的回响，它开头几行唤起了《失乐园》；

- 他的长句结束于另一件事：一段弥尔顿的引文，不是《失乐园》里的，而是弥尔顿的另一段话。弥尔顿大意如此——当然，乔伊斯那里把它截短了——

弥尔顿大意说："我希望、我愿意留给未来世代一部如此构思的作品，使他们不肯轻易让它死去。"

于是，在乔伊斯的言说中，生存权、创作权、有效性以及确定性的问题被联结在一起。

我还想补充一点，先补充有关 Bushe 的第一件事。

Bushe：你们看到，从"holy Bushe"开始，这里建起了一个 Bushe 的系列；雄辩的 Bushe 谈论摩西时，也谈到了一个 holy bush，因为这也见于《圣经》：永恒者告诉摩西，他在燃烧的灌木前踩着的土地是"holy"（神圣的）。这个 holy bush，这片灌木，显出同 fox（狐狸）的某种关系。

因为奥莫洛伊、J. J. 在“瑟茜”里再次出现时，他长着狐狸胡须，也带着某种 Bushe、律师布什的东西。

这只狐狸，我们也曾不止一次瞥见，例如在《画像》里。

它出现，当然因为 Fox 是帕内尔的化名之一，多少同他的垮台相连；但它也是某种带出掩饰的能指。年轻的斯蒂芬在医务室里害怕被指控欺诈时说：“he was not foxy（他并没有耍滑）。”

稍后，他刚放弃加入修会，曾看见自己的名片：“斯蒂芬·代达罗斯神父，耶稣会士”；他想象这个名号下面会是一张怎样的脸，其中浮现的一项是：“啊，对！一张耶稣会士的脸，有人叫它‘灯笼下巴’，也有人叫它‘狐狸坎贝尔’，狐狸坎贝尔。”

因此，这里有 Bushe—fox 的系列；但还有一项，而且确实在运作：Molloy、Moly 同 holy 衔接起来的文字游戏。我们有 holy, holey, Moly, Molloy——神圣的、多洞的、Moly、Molloy——还有一个没有出现在《尤利西斯》中的词，但乔伊斯说……

这里有点像是我从袖子里掏出的，更确切说，是从乔伊斯的书信里掏出的；不过书信终究也是他写下来的东西，对吧……他指出、给出一种据说会进入“瑟茜”的运作并使其运转的东西的名字：那是一种植物，金色大蒜，是赫尔墨斯送给尤利西斯、让他摆脱瑟茜困局的东西。它叫 moly。

有趣之处在于，moly 与 Molly 之间有一种属于发声层面的差异。被发出声音的东西……

我不知道该怎样说……《尤利西斯》中的 Molly 用的是一个单元音，而他所说的 moly 是双元音，或者用过去的说法，是“二合音”。当二合音转成“谐响”（consonance）、双元音同时转成单元音时，辅音发生了重叠，谐响也加倍；这个谐响正以 Molly 的形式出现在《尤利西斯》中。

这美得不可能是真的。

他谈到 Molly——抱歉，是 moly！——谈到这种植物时，说了一些奇怪、彼此不同的事情：

- 其中一项，我想拉康会加以分析；
- 另一项，我只作提示。

因此，它是赫尔墨斯的赠礼；赫尔墨斯是公共道路之神，而它是那种看不见的影响……

祈祷、偶然、敏捷、机智、恢复能力……在意外中施救的影响。因此，这再次确认了布卢姆的谨慎角色：他是“审慎者”。

他最终颇符合我在拉朗德词典关于“审慎”问题的注释中找到的定义[注3]。奇怪的是，拉朗德在审慎问题上让人失望，大概因为主要谈论这个问题的是圣托马斯。

> [注3] 安德烈·拉朗德：《哲学技术与批判词汇》，法国大学出版社，2006 年。

那里有一条未署作者名的小注，引文是：“审慎：选择手段、为自己取得最大福祉的能力。”布卢姆似乎会说，人正是这样支撑自己的。

我在住口之前想补充的第二件事，只是强调：所有这些事情尤其涉及确定性，涉及确定性以及怎样为它奠基。

确定性恰恰在著名的维拉格那里再次出现。

因为我还没有把一切都告诉你们；我在那段著名引文中途停下了，那里谈到维拉格，奥莫洛伊等人讲述维拉格的事情。

在《尤利西斯》第 331 页："他原来叫维拉格。那是那个服毒自杀的父亲的名字。他获准以法令改名——不是他，是父亲。"

"'这就是爱尔兰的新弥赛亚，'市民说，'圣徒与贤人的岛！'"

"'对，他们也还在等自己的救赎者？'马丁说，'总之，跟我们一样。'"

"'是啊，'J. J. 说，'他们每生一个男孩，就以为他可能是弥赛亚。'"

"而且据说，每个犹太人都会极度焦虑，直到弄清自己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

关于这一点我会说得很简短，只指出：在构成"独眼巨人"文本运作方式之一的幽默之外，也许还有某种东西显现出来。那是酒馆式的幽默，但确实是幽默。

这种幽默还应当同反犹主义所牵涉的其他问题联系起来，但我没有时间在这里接上。

这种想象性的认同，我想也安置了继承问题的难题、弥赛亚的难题，并通过后者安置了继承的难题。

也就是国王之言奠定合法性的问题。

正是国王之言让人即使在母腹说了谎的情况下，也能凭借合法化重新站稳脚跟。

这是合法化的问题，也就是能否带上国王的标记、王冠——希腊语στέφανος（stephanos），大致如此——或带上国王印记的问题。在“瑟茜”里，维拉格祖父从烟囱跌落时，身上便出现了这样的印记，附着一个标签——“标签”就这样立刻来了——basilical grammate，国王的字文。

这个合法性的难题揭示自己就是合法化的难题；它在这里也许取得了想象性维度及其收回的形态。

在我看来，乔伊斯运用、搬演了这种确定性同“声音效果”的关系。

即便父亲的话作为话、作为它所说的内容受到质疑，我觉得乔伊斯仍在暗示，有某种东西会从“人格化发声”（personnation）中、从它背后的东西中通过；它也许属于发声的一侧，属于那种同样值得“在旋律中存活”的东西的一侧。“在旋律中”，为什么？

也许正因为这个“某种东西”尽管如此还是经由旋律对母亲产生了效果。

《尤利西斯》开头约第 10 至 13 页提到母亲的欢欣——fantasmal mirth，幽灵般的欢欣——它恰恰同哑剧、同老罗伊斯有关，同唱歌的老罗伊斯有关。

所以，有某种东西经由旋律通过。

也许不只是感伤，因为世纪之交的爱尔兰文化很大程度上由摩尔的旋律构成；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夜》中把它们叫作 Moore's maladies，“摩尔的疾病”。那是乔伊斯爸爸、约翰·乔伊斯的拿手好戏。不过，正是在这种声音艺术、这种发声艺术里，也许已有足够的东西传给了儿子。

因此，关于自己造出的东西的确定性，若总同镜子、同那些尚待列举的镜像效果有关，它也同能指的“声音效果”有关。

我只想提醒你们，那篇著名的小说《死者》……

乔伊斯用它把《都柏林人》扎束起来；那是他诗性生产中绝对关键的时刻，事情以某种方式解开并开始运转的时刻……

……据一些人说，《死者》的灵感是在乔伊斯的弟弟向他谈到对摩尔一支旋律的某种特别“演绎”时出现的；那支歌涉及亡魂，涉及亡魂与生者之间的对话。

斯坦尼斯劳斯告诉他，唱那支歌的人唱得很有意思，恰恰唱出了一些东西。而恰巧，乔伊斯就在那时开始写《死者》。在这篇小说的中心……

至少是中心之一……有这样一个时刻：男主人公的妻子听见一个嗓音嘶哑的歌手唱那支著名旋律，顿时如遭美杜莎凝视般僵住、冻结，像那边的摩西一样。

这在男主人公身上产生什么效果？它把他的妻子象征化了！

他在那一刻说……

他看见她站在楼梯顶端的黑暗里……于是自问：黑暗中的一个女人象征什么？他用写实的、大致写实的语句描写她，同时又问：这象征什么？它尤其象征某种倾听。

乔伊斯曾想在一门美学科学中阐明这种确定性，阐明确定性及其根基同能指的“声音效果”之间的问题，并为之订立规则。

但他逐渐发觉，它并没有那么紧密地同科学相连，反倒是一种由能指实践联结起来的 savoir-faire（能会）。

显然，我在这里始终鲜明地想到、向我强行呈现的是……

穿过、越过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关于 πρᾶξις（praxis，实践）的论述……拉康的定义：“由人协同安排的行动。”

那么，“协同安排的”（concertée）显然使我们为一种能够以象征界处理实在界的东西作好准备。

至于尺度问题，我们在“瑟茜”中看得非常清楚：布卢姆走进妓院时，斯蒂芬转过身看见了他。

而对尺度的这一唤起，也恰巧是《启示录》中的一句引文。

我就此打住，免得事情变得过于启示录式。

[掌声]

拉康

我来说一句结束语。我要感谢雅克·奥贝尔冒险下水。

因为很明显……

正如《表层与象征》的作者——我上次告诉过你们他的名字——很明显，这位作者用来标定乔伊斯艺术的说法是：这里涉及 inconceivably private jokes，“不可思议地私密的笑话”。

同一篇文本里还出现了一个我不得不查词典的词：“eftsooneries”。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常用词。

[对雅克·奥贝尔] 您也不知道？Eftsooneries，这对您毫无提示？

也就是说，“after soon”；eftsooneries 就是那些被推到“待会儿”的事情。那里谈的无非是这个。

这些效果不仅被推到待会儿，而且产生的效果往往令人迷失方向。

显然，正是雅克·奥贝尔的技艺让你们沿着其中一根线走下去，并使你们始终屏息凝神。这一切显然不是没有为我试图赋予实存性的东西奠基——而且是在结中赋予它实存性。

乔伊斯的这种滑动里究竟有什么……我发现自己早在《再来一次》研讨班中就提到过它。我大吃一惊！

我问雅克·奥贝尔，这是否是他邀请我谈乔伊斯的出发点；他向我保证，那时《再来一次》研讨班尚未出版，因此不可能是它促使他向我呈上这个洞。我大概是出于某种审慎——按他刚才所下的定义——才不敢冒险钻进去。

但结的洞仍然向我提出问题。

如果我相信苏里和托梅的话……

因为也是他们向我提到这一点；当然，我无疑也曾察觉……博罗米结——它并不是一个结，而是一条链——只有当那些圆环、绳圈被涂上颜色时，我们才能辨认这个结的二重性；也就是说，辨认出其实有两个结。

如果它们没有颜色……

这意味着有某种东西把它们区分开来：颜色属性使每一环区别于另外两环……若只有借助这种涂抹，我们才能让两个结出现，那么这就等于说：一旦它们无色，换言之，一旦没有任何东西区分它们，也就没有任何东西把一个结同另一个结区分开。

你们会说，在平面展开图中，一个是左旋的，另一个是右旋的；但问题恰恰完全在于质疑这种平面展开。平面展开意味着一个视点，一个特定的视点。

右与左的概念无论如何都无法在象征界中得到转译，这无疑不是没有缘由的。

就结而言，它只有在三重关系之外才开始外—存在（ex-sister）。

这种三重关系为什么具有这一特权？

我正想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必定有什么东西，而且它同雅克·奥贝尔为我们分离出的发声功能不可能毫无关系；发声恰恰关乎怎样承载能指。

不过，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我仍悬而未决：从什么时候起，作为被书写之物的意指作用，会同单纯的发声效果区别开来？

传递名称本有功能的是发声；我希望，我们下次重聚时将从专名重新出发。

第6课 · 1976年2月10日

情况不太妙！

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我正忙着吸干那浩如烟海的“文学”，因为……

尽管乔伊斯厌恶这个词……这毕竟正是他所引发的东西。

而且，他有意引发了它。

他围绕自己的作品引发了无穷无尽的喋喋不休。

这是怎么回事？

坐在第一排的雅克·奥贝尔，不时从里昂给我寄来……

他这样做也颇费心力……另一些作者的线索。

在这件事上，他并非无辜……

不过谁又是无辜的呢？……他并不无辜，因为他自己也写过一些关于乔伊斯的东西。

在眼下这项工作的尖端，我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种吸干的工作。

可以肯定，是因为我已经开始了。

但我试着……

如同人在任何反思中所做的那样……试着问自己：我为什么开始？

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从……

我就是这样表述的……从什么时候起，一个人算是疯了？

而我向自己、也向雅克·奥贝尔提出的问题是——今天我不会解决它——乔伊斯疯了吗？

今天不解决它，并不妨碍我按照我向你们提出的公式——真与实在的区分——开始尝试定位。

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一点显而易见。

他正是这样确定方向的：真令人愉悦；至少在弗洛伊德那里，这正是真区别于实在之处。

因为实在并不必然令人愉悦……

显然，我在这里扭曲了弗洛伊德的“物”：我试图指出、让人注意到，享乐属于实在界。

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首先，因为很明显，实在的享乐包含……

弗洛伊德所察觉的东西……包含受虐，而这显然不是他出发时所走的步子。

受虐是实在所给予之享乐的主要部分[注]；这是弗洛伊德后来才发现的，并不是一开始便预见到的。

> [注] 原文把形容词 majeur 名词化为 le majeur de la jouissance。它在这里首先是“主要部分 / 主要形式”，并没有充分依据译成音乐意义上的“主调”；Cormac Gallagher 英译作 the major part，Max Kleiner 德译作 Hauptanteil。正文据此取“主要部分”，同时保留法文这种不寻常的名词化用法于注中。

可以肯定，进入这条道路会“牵引”人……

这件事就是证明：我最初写的是《灵感性书写》。

事实是，我就是这样开始的。

因此，我发现自己面对乔伊斯，也不必太过惊讶。

我正因为如此才敢提出刚才的问题：乔伊斯疯了吗？

他的写作由什么所启发？

乔伊斯留下了大量笔记和涂鸦，scribbledehobble；一个叫康诺利的人……

我当年认识他，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用这个名字为他从乔伊斯遗稿中整理出的一份手稿命了名。

归根到底，问题是：怎样从他的笔记中得知？他留下如此之多的笔记，并非偶然……

因为他的笔记终究都是草稿：scribbledehobble……这不是偶然。他必定有意如此，甚至鼓励那些所谓研究者去搜寻它们。他写了大量书信，已经出版的三卷每一卷都有这么厚。

这些信中，有些几乎无法出版！

我说“几乎”，因为你们想必明白，到头来这并不能阻止任何人把它们出版。

那位“令人叫绝”的理查德・艾尔曼[注]最后又编了一卷《书信选》，收进若干曾在第一卷被视为不可出版的信件。整堆杂物如此庞杂，根本找不到方向。

> [注] Impayable 旧义可以是“无价的”，口语中更常指“奇特得可笑、令人叫绝”。这里艾尔曼把先前视为“不可出版”的信又收入选集，语气带有明显揶揄，所以不能按赞誉性的“无价”直译；米勒定本仍保留 l’impayable Richard Ellmann。

至少我承认，我在其中找不到方向。

当然，我还能抓住若干细线。例如他同诺拉的故事，我凭自己的实践形成了某种看法；我的意思是，凭我所听到的那些倾诉，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些被我训练到乐于说出真的人。

所有人都说，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

好吧，我说“所有人”：弗洛伊德说……

……如果我能做到，是因为他们爱我！

他们爱我，是因为我试图用“移情”标定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假定我知道。

可很明显，我并非无所不知。

尤其是在阅读乔伊斯时……

可怕之处就在于：我只能去读他……怎样从对乔伊斯的阅读中得知，他把自己当作什么？

因为可以完全确定，我没有分析过他。

我对此感到遗憾。不过很明显，他也不怎么愿意接受分析。

他自然会在笔下分别用“双胞胎兄弟”（Tweedledum 和 Tweedledee）指称弗洛伊德和荣格。

这可看不出他有这种倾向。

有样东西，你们必须读一读……

如果你们找得到那个玩意儿……就是从前由海妖出版社出版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法译本——“作为青年人的艺术家画像”，“作为一个青年人的……”

不过我告诉过你们，可以取得英文原文。

即便你们拿到的版本没有我原以为会附带的全部批评材料，甚至也没有附注。

如果你们用较易读的法译本，读读他同一个叫克兰利的朋友聊的那些话，读读他怎样转述自己的闲谈，你们会从中发现许多东西。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他停了下来，不敢说自己究竟投身于什么。克兰利推他、逼他，甚至不停纠缠，追问他既然说自己失去了信仰，是否会让这一事实产生某种后果。

这里说的是他受教时被灌输的教会教义——我说的是教义。

他显然不敢从这些教义中挣脱，因为它们就是他思想的骨架。显然，他没有跨出断言自己不再相信的那一步。他在什么面前退缩？

在这样一个后果的连锁面前：抛弃那一整套庞大的装置，而它毕竟仍是他的支撑。读一读，很值得！因为克兰利质问他、恳求他跨出这一步，而乔伊斯没有跨出去。

问题如下。

他写下这些：他写下的东西，是他所是之物的后果。

但这会走到哪里？

他给出的那些东西——流亡、沉默、狡计——为人在其中航行提供某种中道；这个东西会走到哪里？

我把这个问题交给雅克·奥贝尔。

他的写作中是否存在某种我愿称为怀疑的东西：怀疑自己是、或亲自成为他用自己的语言所说的 redeemer，一个“救赎者”？

他是否走到以自己取代那个他显然信仰的东西？也就是取代那些胡扯……

照我的理解直说吧……取代神父们告诉他的胡扯：救赎者曾经有过一个，一个真的？

究竟是不是？我看不出为什么不可以问雅克·奥贝尔；既然我们已被迫诉诸感受，他对此的感受不比我的差。

我们被迫诉诸感受，因为他没有把它说给我们：他把它写了下来。

全部差别恰恰就在这里：当人书写时，确实可以触及实在，却触及不了真。

那么，雅克·奥贝尔，您怎么看？

他究竟信不信自己是救赎者？

雅克·奥贝尔——有一些痕迹，是的……

拉康——我正因为存在这些痕迹，才向您提问。

雅克·奥贝尔——例如《英雄斯蒂芬》中就有一些痕迹。

拉康——在哪一部……？

雅克·奥贝尔——《英雄斯蒂芬》里……

拉康——当然！

雅克·奥贝尔——……在第一版里，有非常清楚的痕迹……

拉康——也就是，他写作，但是如同……

听着！什么都听不见的人，滚出去！滚出去！

我只要求一件事：让这个大厅空下来。这样我会省力得多！

《英雄斯蒂芬》，好吧，我终究也读过一点……还有《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麻烦的是，它从来不清楚。它从来不清楚，因为《艺术家画像》里的并不是救赎者，而是上帝本人，是作为塑造者、作为艺术家的上帝。好，请继续……

雅克·奥贝尔

是的，如果我记得没错，他提到自己一副假基督模样的段落里，也有一些地方以谜样的方式谈论，enigma of manner，风格主义与谜。

另一方面，这似乎也对应于他曾为方济各主义着迷的著名时期；方济各主义至少有两个也许颇有意思的方面：

- 一是对基督的模仿，这是方济各会思想的一部分：我们全都站在圣子一边，模仿圣子；
- 还有诗歌，《小花集》。

而且，他在《英雄斯蒂芬》中寻找的一篇文本，恰恰不是方济各会神学文本，而是雅科波内·达·托迪的一篇诗学、诗歌文本。

拉康

完全正确。是的。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似乎值得一问。

怎样衡量他信到什么程度？用哪一种物理学来操作？

正是在这里，我希望自己的结——也就是我的操作手段；我没有其他办法，才用它们操作，而且也不是一下子就走到这里——能够给我一些东西，给我一些把我扎紧的东西，这个说法再贴切不过。

该怎样称呼它？

结有一种动力学。

它毫无用处（sert），但它扎紧（serre）：s、e、两个 r、e。

总之，它即使不能派上用场（servir），也可以扎紧（serr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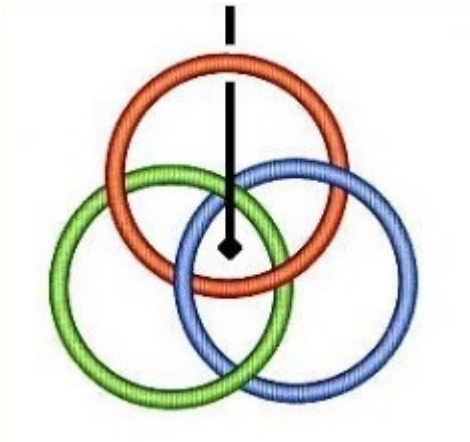
它究竟能扎紧什么？

某种被假定为让这些结绞卡住的东西。

我们甚至怎样能够……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结是最为实在的东西……怎样还能给某种可被扎紧的东西留下位置？

这正是我在这里放置一个点所预设的；说到底，把这个点看成一根从这里穿过、再从另一侧出来的绳子的缩约记号，并非不可想象。



这根绳子的故事有一个好处：它同整个表象一样愚笨，而那个表象背后支撑它的恰恰不亚于拓扑学。

换言之，拓扑学立足于此：至少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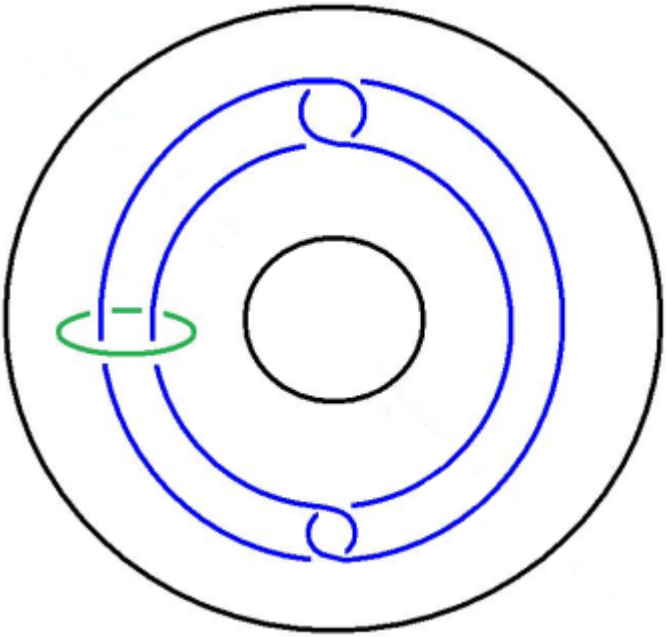
暂且不算更多的东西……至少存在这个叫作环面的东西。

我的好朋友苏里和托梅发现……

他们成功分解了博罗米结同环面的关系……他们发现这一点：两个彼此折叠的圆环组成的一对……

因为问题就在这里；你们清楚看到，这一环折回去便会自行脱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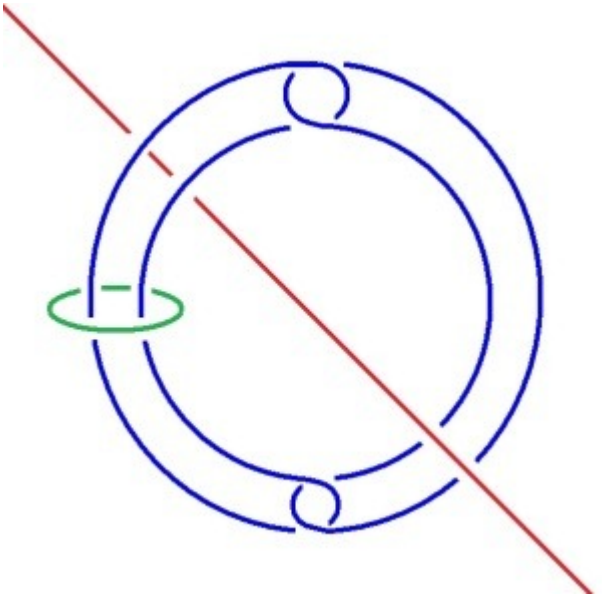
这甚至就是博罗米结的全部原理……他们发现，这一构形可以刻写在一个这样构成的环面上：



甚至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让无限直线从这里通过……

无限直线远非被排除在结的问题之外；

这条无限直线的构成不同于我们可以称为“假洞”的东西……它会把这个洞变成一个真洞。



也就是说，某种以平面展开来呈现的东西。

因为平面展开的问题始终存在。

它在哪一点上是合适的？

我们只能说，结迫使我们采用它，把它作为一种人为构造、一种表象的人为构造；而它事实上只是透视，因为在那条无限直线被认为要出来的地方，我们必须补上那种被假定的连续性——从哪里出来？——从洞里出来。

这个洞具有什么功能？

最简单的经验——圆环的经验——正迫使我们面对这个问题。

但圆环并不是圆周线那种纯粹抽象的东西。

我们必须赋予这个圆以身体，也就是赋予它实存性；必须想象它由某种物理之物支撑，所有这一切才可被思考。

我们由此重新发现：只有身体才被思考。

好吧。我们还是回到今天所依循的乔伊斯线索。

我要提出刚才那个问题：写给诺拉的情书表明了什么？

这里有若干坐标必须标出。

同诺拉的这种关系是什么？

说来奇特，我会说这是一种性关系……

尽管我说并没有性关系……但这是一种古怪的性关系。

有一件事我们终究会想到，当然，但很少想到。

我们很少想到，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左手手套翻过来戴在右手上的习惯。

这件事散见于康德那里。不过，谁会读康德呢？

康德的论述十分切中要害，十分切中……

只有一件事是他……

既然他用了手套这个比喻，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不能也用……只有一件事是他没有想到的……

也许因为他那个时代的手套没有纽扣……那就是，手套翻过来后，纽扣便在里面。

这终究妨碍了这个比喻完全令人满意！

不过，如果你们确实听懂我刚才说的话，就会知道这里的手套绝非无辜：那只翻转的手套就是诺拉。

这是他认为她“像手套一样合手”的方式。

我沿这条路前进，并非随意而为。

因为他一向如此对待“一个女人”——这个说法在此再恰当不过：对乔伊斯而言，只有“一个女人”。

她总是按照同一个模型，而他只有带着最强烈的厌恶才肯把她戴上。

可以感到，他只有通过最彻底的贬抑，才把诺拉造为一个被选中的女人。

她不仅要像手套一样适合他，还必须像手套一样把他箍紧。

她绝对派不上任何用场。甚至到了这个地步……

他们在的里雅斯特时的关系把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清楚……每当一个孩子突然冒出来——我不得不这样说——都会酿成一场戏剧。

都会酿成一场戏剧：这不在原定计划中。

而且，那个大家称作吉姆的人——像亲密伙伴那样称呼他——与……之间确实会出现不适。

因为人们就是这样写他的，

而之所以这样写他，是因为他妻子用这个称呼写信给他……

……吉姆和诺拉之间，一有后代就相处不下去了。

每一次——总是如此，无一例外——都会成为一场戏剧。

我刚才谈到纽扣。

它想必同某个东西、某个器官的称呼有点关系。嗯……直呼其名吧，阴蒂在这件事里就像一个“黑点”。我说“黑点”：这是不是隐喻，姑且不论。

这一点也在所谓“一个女人”的行为中产生某些回响，而人们对此关注得不够。

非常奇怪，“一个女人”竟恰恰对“黑头”如此感兴趣。

她对儿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他挤黑头。

因为这是一个隐喻：她不愿自己的那个黑点占据那么大的位置。

它仍是刚才那只翻转手套上的纽扣。

因为终究不能混淆：显然，有时女人也得像母猴那样捉虱子，但压死一只寄生虫同挤出一个黑头完全不是一回事！嗯……

我们必须继续绕着它走。

把自己想象成救赎者……

至少在我们的传统里……正是我并非无缘无故把它写成“父亲—版本”（père-version）的原型。

正是在存在“子对父”的关系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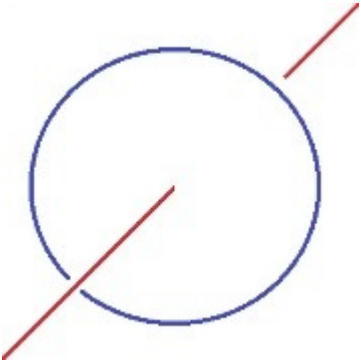
而且由来已久……才冒出了救赎者这个古怪观念。

弗洛伊德终究试图从这种施虐—受虐中挣脱出来；只有在这一点上，人们才假定施虐与受虐之间存在关系：

- 施虐属于父亲；
- 受虐属于儿子。

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严格说来没有任何关系。

人真得相信事情像这里这样发生：



也就是一条无限直线穿入环面……

我想这个图像已经够直观了……真得相信主动与被动，才会想象施虐—受虐能由某种两极性来解释。

弗洛伊德非常清楚地看到一种远比基督教神话古老的东西：阉割。

也就是说，阳具由父传子；甚至在儿子有权承载它以前，这一传递还包含某种使父亲的阳具失效的东西。弗洛伊德在阉割观念中所指的，本质上正是这种显然属于象征层面的传递。

这正促使我提出象征界与实在界关系的问题。

至少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些关系极为含混。

对“真”的批判问题恰恰从这里升起：真若不是真实在，又是什么？

而怎样区分……

除非使用某个形而上学术语：海德格尔的 Echt（真正的 / 本真的）[注]……怎样区分“真的实在”与“假的实在”？

> [注] 德语 echt 通常意为“真的、真正的、地道的”。米勒定本的编后说明译作 authentique / véritable，并把拉康的指涉联系到《存在与时间》第 60 节；单译“本真”容易让人误以为原文直接使用了海德格尔的术语 Eigentlichkeit。正文保留 Echt，并列出“真正 / 本真”两层可能。

因为 Echt 终究站在实在一侧。

海德格尔的全部形而上学恰恰在这里碰壁。

在那篇关于 Echt 的短文中，可以说，他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实在处于真的纠缠之中。

这正把我引向结的观念。它由此出发：真自行穿孔，因为它的使用凭空造出了意义。

这是因为它滑动，因为它被发出它的那个身体之洞的形象吸入，也就是被作为吸吮之口的嘴吸入。

凝视有一种离心的动力学，也就是说，它从眼睛、从观看的眼睛出发；但它同样从盲点出发，从“观看的瞬间”出发，并以此为支点。眼睛确实瞬间即见，这就是所谓“直观”；借此，它在形象中使所谓“空间”加倍。

并不存在任何实在的空间。

空间是一种纯粹的言语构造，人们按照所谓几何学的定律把它拼写为三维；这些定律属于气球或圆球，圆球由动觉来想象，也就是从口腔—肛门层面来想象。

我称作“对象小a”的客体，事实上只是同一个客体。

我把“客体”这个名字反过来赋予它，理由在这里：客体就是 ob，是对同心式、也就是包容式想象界之扩张的阻碍。

可构想的，也就是可以用手抓住的——这是 Begriff（概念）的观念——像武器一样可被抓握。

顺便提一下几个绝不愚笨的德国人：这种武器远非手臂的延伸，从一开始就是投掷武器，自起源处就是投掷武器。

人类不用等到炮弹出现才会投掷回旋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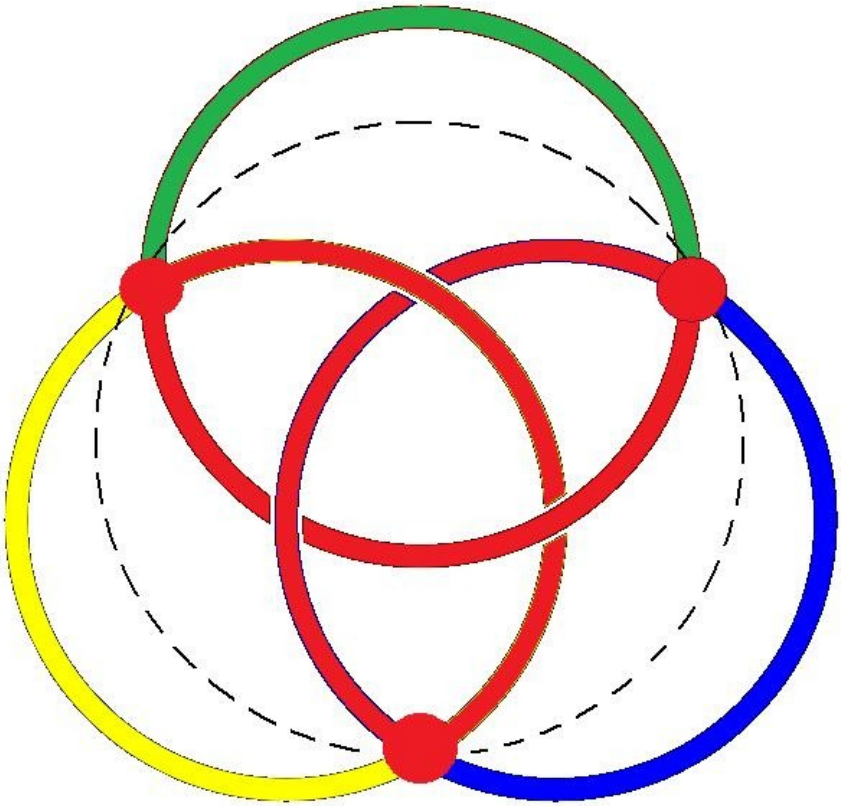
这一整圈显出的东西是：归根到底，性关系中存留下来的一切，就是我们借手套所指涉的这种几何学。它是人类物种为关系所剩下的全部支撑。

也正因为如此，人类从一开始便卷入鼓胀之物的事务，并或多或少把实体塞进其中。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区分这个实体的切面与实体本身，并注意到：在鼓胀之物——也就是球面、同心之物——中，最具实存性的是绳子。绳子构成圆，绕圈旋转，成为环套；首先，它凭借平面展开成为单一环套。

说到底，有什么证明螺旋不比圆更为实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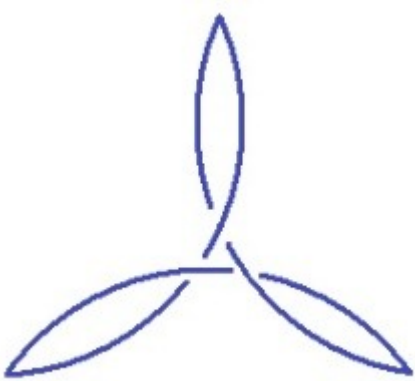
若是这样，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它为了同自身接合就必须成结……除了被错误地称作博罗米结的东西，即一条“链—结”（chaî-nœud）；它自然生成三叶结，而三叶结来自这里、那里、再那里彼此接合：



→



不过另有一件同样引人注目的事：像这样翻转以后——



它并不构成三叶结，直呼其名就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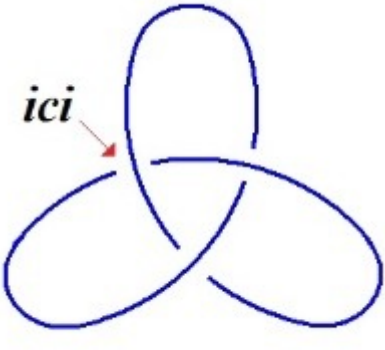
我会在这番闲谈结束时提出这个问题：人们立刻……

对你们而言也许并不明显……人们立刻非常清楚地注意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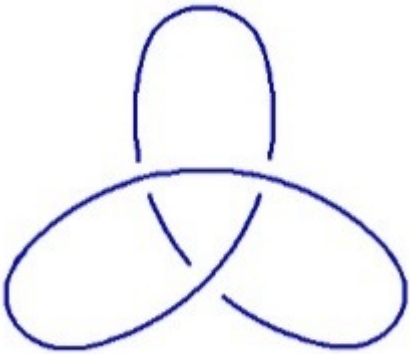
这可不是理所当然的！

……人们立刻非常清楚地注意到，如果你们在这里改变这个结的所谓“一翼”从下方穿过的方式，结果立即就是这个结被解除。

它被整个解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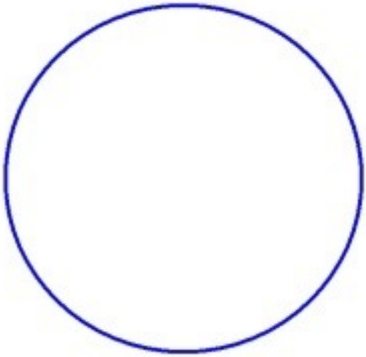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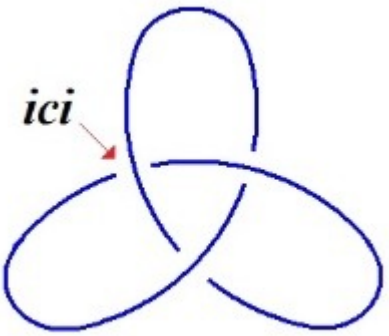


而由于问题在于确定乔伊斯是否疯了，我在此提出的是：说到底，他为什么不能疯？尤其因为这并不是一种特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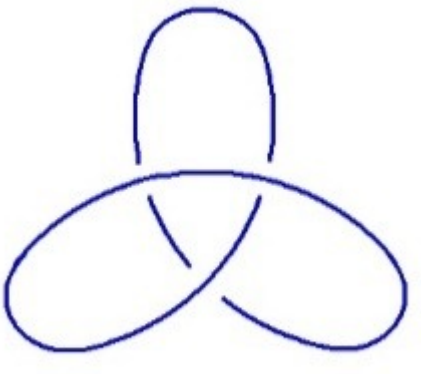
- 如果确实对大多数人而言，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纠缠在一起，以至一个延续进另一个；
- 如果没有某项操作在一条链中把它们区分开——严格说来，就是博罗米“结”的链；

是所谓的博罗米“结”，因为博罗米结不是一个结，而是一条链……那么，为什么不领会到：对每个人而言，这些环套中的每一个都以严格不可区分的方式延续进另一个，而发疯也因此并非一种特权？

我在这里提议，把乔伊斯的个案看成对某种替补方式的回应；它替补这个解结，替补如下发生的解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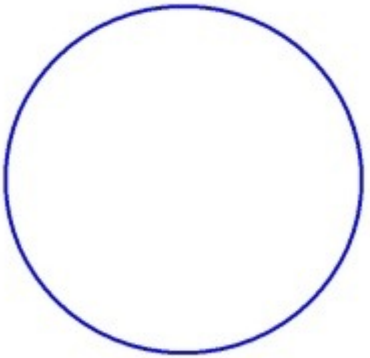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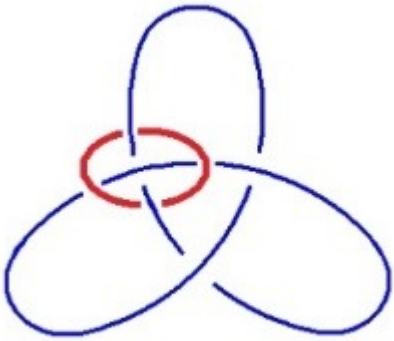


→



你们看得出来——至少我如此假定——这纯粹而简单地构成一个圆环；它展开了……只需把它折下去。这个“八”字正由这一折叠产生。

我们要看出的是，这一点可以补救——怎样补救？——在那里放一个环套；凭借这个环套，三叶结——cloverleaf——便不会散成一团。



我们能否这样设想乔伊斯的个案：他渴望成为“一个让所有人都忙于他的艺术家”……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专名：父职匮乏与补偿

至少让尽可能多的人忙于他……这不恰恰是在补偿这一事实吗：可以说，他的父亲对他而言从来不曾是父亲。

父亲不仅什么都没有教给他，而且几乎疏忽了一切，只知道托付给“好心的耶稣会神父”，托付给外交式的教会；我的意思是，那是一张让某种东西得以发展的经纬，而它已经同“救赎”毫无关系，在这里只剩含混的咿呀。

“外交式”一词取自乔伊斯自己的文本，尤其是《英雄斯蒂芬》，那里明确使用了 Church Diplomatic（外交式教会）。不过同样可以肯定，在《艺术家画像》中，父亲把教会说成一项非常好的制度。

甚至 diplomatic 这个词也在其中被呈现并推到前台。

在乔伊斯感到自己受到一种不容抗拒的“召唤”——原文用的正是 appelé——这一事实中，是否存在某种对父职辞任、对这种“事实上的拒斥”（Verwerfung de fait）的补偿？[注]

> [注] Se sentir impérieusement appelé 是“感到自己受到强烈而不容抗拒的召唤”，其中 appelé 是被动意义；原译“被迫召唤”把施受方向倒置。紧接着拉康便从“被召唤 / 被称名”转向专名，米勒定本第 88 页也按这一被动结构断句。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专名：父职匮乏与补偿

这个词来自他自己的文本、来自他所写的许多东西……这是否正是他的固有动力，使专名在他那里成为某种奇异之物？

我说过今天要谈专名；临近结束时，我终于兑现承诺。

他自己的那个名字，正是他以牺牲父亲为代价抬高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专名：父职匮乏与补偿

他希望人们向这个名字致以他本人拒绝向任何人致以的敬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专名——

- 它竭尽所能，使自己成为比 S_1、比主人能指 S_1 更多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专名：父职匮乏与补偿

- 它指向 S_2，也就是知识之所是围绕其积聚的东西 [$S_1 \rightarrow S_2$]。

很明显，主体拥有两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这从来就是一项发明，一项随历史逐渐传播的发明。

乔伊斯也叫 James；这件事只有在绰号的使用中才得到延续：詹姆斯·乔伊斯，绰号“代达罗斯”。

我们可以这样给一个人添上许多名字，而唯一的结果，就是把专名重新带入普通名词之中。

是啊。好吧，听着，既然这个时间我已经讲到这里，你们一定受够了，甚至受够了你们的“雅克—拉克”（Jacq'Lac）；我还会给它添上“昂！”（han!），那是我今天走完[这条路？]之后感到如释重负时发出的声音：我把自己的专名缩减成了最普通的名字。

第7课 · 1976年2月17日

我曾抱有一个希望……

别以为这是什么卖弄姿态、故意撩拨……我曾寄希望于假期。

许多人都会离开，这是真的。

在我的来访者那里，这一点很显眼，但在这里却不是。

我的意思是，我看见门口依旧堵满了人；说到底，我原本希望大厅能空松一些。

这样一来……

而且，这一切、这一切让我恼火，因为这样不太得体。总之……这样一来，我原本希望可以说些推心置腹的话。

我不知道——如果大厅里只有一半人，我便可以坐到你们中间，那会更好。

我恐怕得回到一间阶梯教室，如果没记错，是第三阶梯教室；这样我便能说得稍微亲近一些。

如果我能得到这些，终究会很不错：

- 有人回应我；
- 有人同我协作；
- 有人感兴趣……

不过，要对这种归根到底正变成研究的东西产生兴趣，似乎很难。

我的意思是，我开始做“研究”一词所包含的事：绕圈子。

有一段时间，我颇为高调，会像毕加索那样说……

因为这话不是我说的……“我不寻找，我找到。”可现在，我开辟道路要艰难得多。

好吧，我还是进入我所假定的东西……

这纯粹是假定，我只能作此假定……进入我假定你们上次已经听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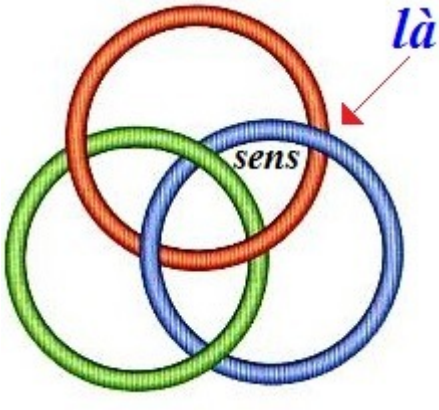
为了切入要害，我用图来说明。这是一个结：



这是从某种并非结的东西推导出的结；因为博罗米结与自己的名字相反——所有名字都会反映一种意义——它具有一种意义，使我们能在博罗米链中的某处安置意义。

可以肯定，如果我们把——

- 链的这一环叫作想象界；
- 另一环叫作实在界；
- 再把那一环叫作象征界，那么意义就在这里：



我们不可能期待更好的安置……

也不能期待把它安置到别处……因为我们思考的一切，都只能借想象来形成。

不过，与维尔茨堡学派的心理学家所主张的相反，我们不借助词语就无法思考。

好吧，你们看得出来，我有点失望，也很难开场。

那么，我切入要害，说说构成结的东西可能遭遇什么。

对于构成结的东西，也就是至少有三叶结；我满足于它，因为这个结由三个圆环、三个绳圈推导而来……

我从前提出过这个图像……想象界、实在界与象征界的绳圈，显然构成了结。

它们构成结，也就是说，它们不只能够分离并划定若干绞卡场、若干把手指放进去便会被夹住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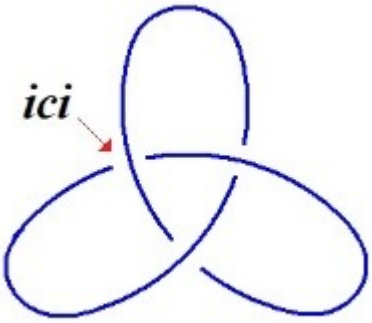
人在一个结里也会被夹住。

只是结具有另一种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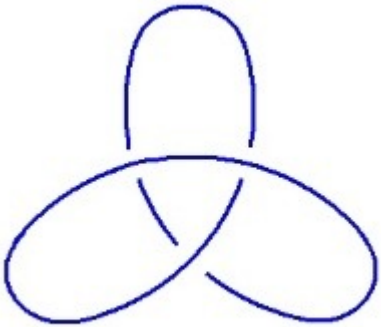
那么，如果你们还记得……

我自然不敢奢望……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上次提出了这个论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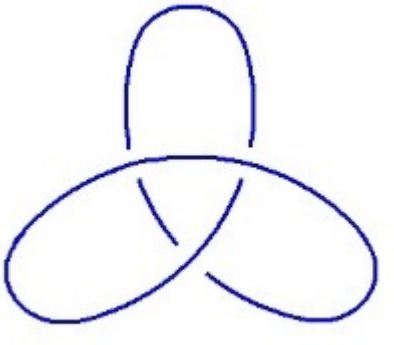
这个论断并非不言自明……三叶结只要在某处出现一个错误便足够了。例如，假设它在这里不是从下方穿过，而是从上方穿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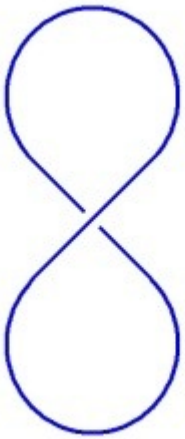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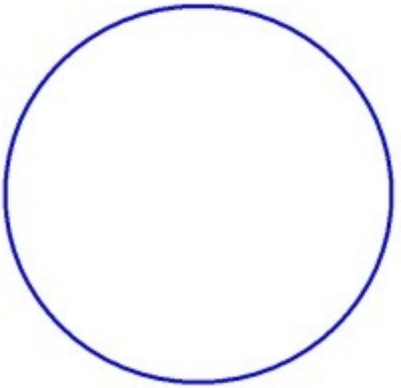
……这便足以让它——当然，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人人都知道不存在两叶结——只要某处出现一个错误，这一切就会缩减成单一圆环；我想你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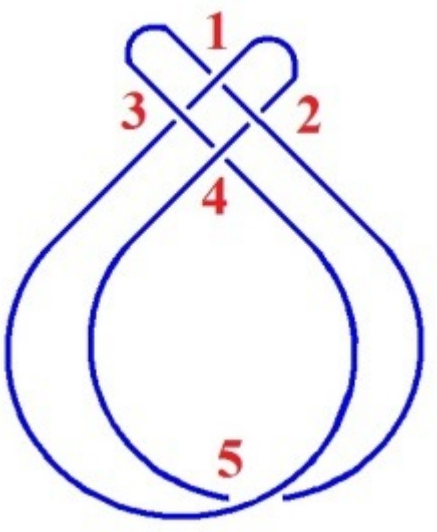
→



这并非不言自明，因为如果你们以五交叉结为例，就是这个……

有一个著名的四交叉结叫作利斯廷结……我便突发奇想，把这个五交叉结叫作“拉康结”[注]：

> [注] 这里 nœud à quatre / à cinq 的数字指结图的最小交叉数，不是“四片 / 五片叶子”。米勒定本第 92 页把两图分别题作 Nœud de Listing 与 Nœud de LAcan，随后又按标号 4、5 讨论交叉错误；拓扑学说明也确认利斯廷结为四交叉结。Nœud à trois 因恰好是标准 trefoil knot，才沿用约定俗成的“三叶结”。



它确实是最合适的那个……

不过我以后再告诉你们……它确实最合适。嗯……绝对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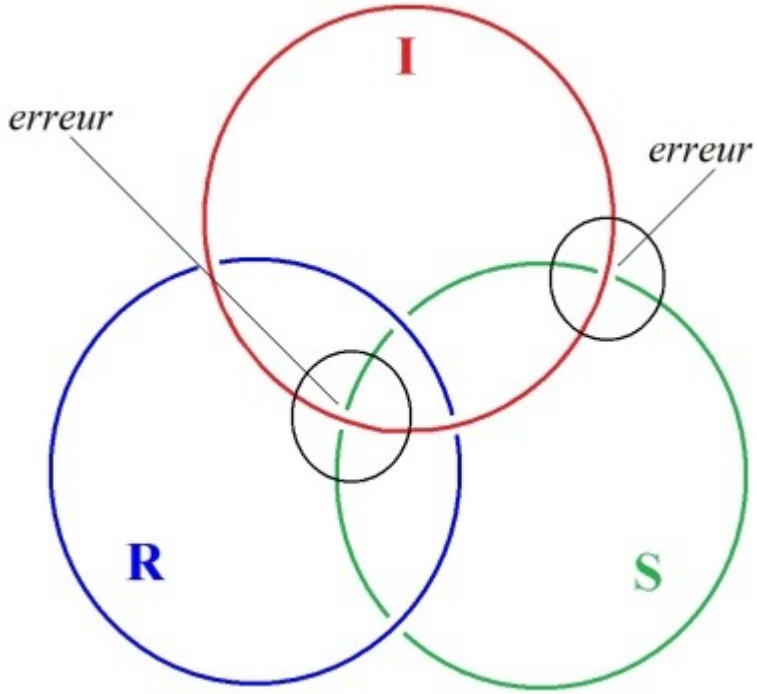
每次画结都有画错的风险：刚才我为向你们呈现而画这些东西时，就碰到类似情况，逼得格洛丽亚在这里补上一块。确实类似，因为这样画就会出错。

因此，对这个结而言，如果你们在这两个点 [4、5] 中任一点出错，便会同三叶结一样：整个结都松脱。这里显然只剩一个圆环。

反之，如果你们在另外三个点 [1、2、3] 中任一点出错，便可以看到，它仍作为结维持着，也就是仍为三叶结。我说这些，是要告诉你们：在一个结的某一点出错，并不必然使整个结烟消云散，容我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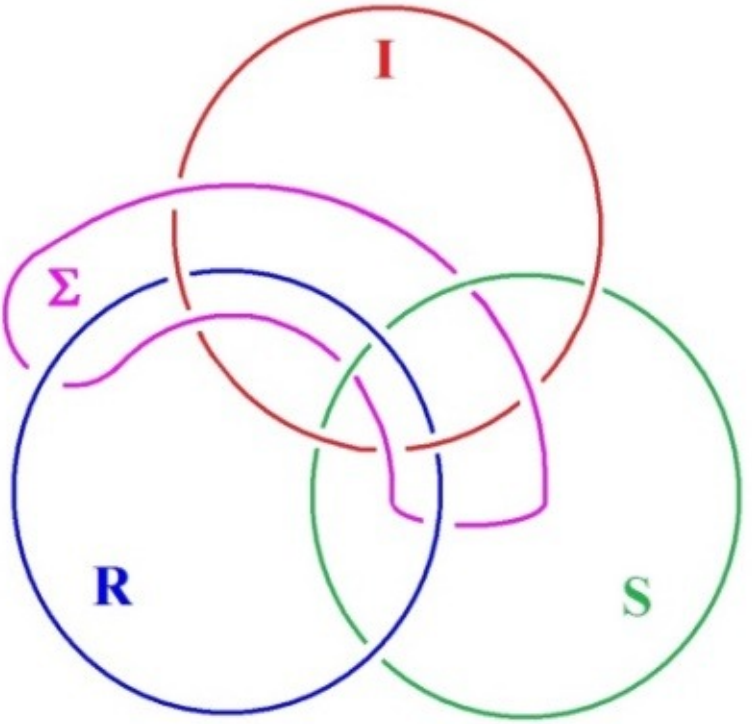
好吧，我上次说的是：我提到症状……

也就是我今年称作 sinthome 的东西……sinthome 是博罗米结构、博罗米链中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不再让它成链，也就是在这里、也在这里造成我所谓的“错误”，它便让这条博罗米链得以维持：



也就是说，如果象征界同时松脱。

正如我从前清楚标出的，我们有办法修复它：制造我首次定义为 sinthome [Σ] 的东西。它使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能够继续维系在一起，尽管由于两个错误，此处已经没有任何一界同另一界相连。



我把某种东西定义为 sinthome：它不是让三叶结仍然构成三叶结，而是把它保持在一个看起来像是三叶结的位置上。

相关知识卡 Sinthome：语言痕迹与分析并非症状清除

这就是我上次小心翼翼提出的东西。

我顺便再向你们唤起它；我曾想……

你们想怎样看我的想法都行……我曾想，这就是发生在乔伊斯身上的事情的钥匙。

乔伊斯有一个从这里出发的症状：他的父亲父职匮乏，彻底匮乏；他谈的尽是这个。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专名：父职匮乏与补偿

我把问题集中在名字、专名周围。

而且我曾想……

你们想怎样看这个想法都行……我曾想，正是通过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字，乔伊斯补偿了父职匮乏。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专名：父职匮乏与补偿

至少我当时是这样说的，因为我说不出更好的话。

我会试着把它阐明得更精确；不过很明显，乔伊斯的艺术如此独特，sinthome 一词确实适合它。

恰好在周五，我进行“某种东西的病例展示”……某种通常被视为“一个病例”的东西，当然是一个疯狂的病例。这个疯狂病例始于一个 sinthome：“强加之言”。

相关知识卡 强加之言：言说寄生与书写分解

至少病人自己是这样阐述的；就一种我可以称为拉康式的阐述而言，这似乎完全合乎情理。

我们所依赖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加给我们的，怎么会不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一点？

所谓病人有时会比所谓正常人走得更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问题倒是：为什么一个正常人——所谓正常人——没有察觉：

- 言说是一种寄生物；

相关知识卡 强加之言：言说寄生与书写分解

- 言说是一层贴附物；

- 言说是折磨人类的那种癌症形式[注]。

> [注] 此处连续三次出现的是 parole，指作为声音、言语活动并被主体感到“强加”的言说，不是结构性意义上的 discours（话语）。米勒定本也保留 la parole est un parasite / un placage / la forme de cancer…，并在后文把它同音位属性和复调联系起来，故统一译“言说”。

为什么会有人竟然感觉到了这一点？

可以肯定，乔伊斯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一点线索。

我的意思是，我上次没有谈到他的女儿露西娅……

因为他给自己的孩子取了意大利名字……我有意不谈女儿露西娅，以免陷入所谓逸闻小史。

女儿露西娅还活着，住在英国一家疗养院里。

她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不过，我上次展示病例时想起了这件事，因为我展示的那个病例病情加重了。

他先是感到……

就我而言，我认为这种感觉合乎情理……感到有一些话被强加给他；后来事情加重，他不仅感到话被强加给自己，还感到自己患有他所谓的“心灵感应”……但不是人们通常用这个词所指的、获悉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相反，是所有人都获悉了他自己在心中形成、而只有他自己不知其已被获悉的东西，也就是他最私密的思绪，尤其是那些在著名“强加之言”旁边生出的思绪。

相关知识卡 强加之言：言说寄生与书写分解

因为他会听到一些东西，例如：“肮脏的政治暗杀”（sale assassinat politique）。

他把它等同于“肮脏的政治救济”（sale assistanat politique）。

我们清楚看到，能指在这里缩减为它本来的东西：歧义，一次声音的扭转。

而对所谓“政治”的“肮脏救济”或“肮脏暗杀”，他会在内心回应自己一些话。

也就是以“但是”开头的、他对此作出的反思。

使他彻底惊慌的，是这样一个想法：除了那些话以外，他自己作出的反思……

除了他视为被强加给自己的话以外……也同样为所有其他人所知。

因此，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发射型心灵感应者”。换言之，他再也没有秘密。

相关知识卡 强加之言：言说寄生与书写分解

正是这一点使他试图结束一切……

换言之，他再也没有秘密、再也没有任何保留给自己的东西。正是这一点使他试图结束一切，也就是实施所谓“自杀未遂”[注]；这也正是他会在那里的缘故，也是我终究不得不关注他的缘故。

> [注] Staferla 转写本在这里留下句法悬空的 la vie lui étant…，原译据此补出“生命无法承受”，但这层补义没有完整谓语支撑。米勒定本第 95 页删去悬空片段，整理为“他不再有秘密……正是这一点使他试图结束一切”。正文采用这一可核实的因果关系。

今天促使我向你们谈女儿露西娅的，恰恰是这一点……

我上次小心避开它，以免陷入逸闻小史……也就是乔伊斯……

乔伊斯曾激烈地保护自己的女儿，保护这个精神分裂症女儿、这个所谓精神分裂症患者，使她免受医生的掌控……

……乔伊斯只坚持一件事：他的女儿是心灵感应者。

我的意思是，他在谈到女儿的书信中这样表述：

- 她比所有人都聪明得多；
- 她会把发生在若干人身上的一切告诉他，其中暗含的词是“奇迹般地”；
- 这些人在她面前没有秘密。

这里难道没有某种惊人之处吗？

我绝不是认为露西娅确实具有心灵感应，能够知道那些她并不比别人掌握更多信息的人身上发生了什么。

而是说，乔伊斯依据他以某种方式听到的若干迹象与陈述，把这种能力归于她；我由此看到，为了——可以说——保护女儿，他赋予她一种延续了我暂且称为“他自己的症状”的东西。

也就是说……

在他的个案中，很难不想起我的病人最初的情形……也就是说，在言说这一层面，不能说没有某种东西被强加给乔伊斯[注]。

> [注] 原句是否定之否定：on ne peut pas dire que quelque chose n’était pas, à Joyce, imposé，意思是“不能说没有某物被强加给乔伊斯”。米勒定本第 95 页把 à Joyce 置于 imposé 之前，使施受关系更清楚；原译“乔伊斯没有被某种东西强加”误把人本身当成被强加之物。

相关知识卡 强加之言：言说寄生与书写分解

我的意思是，他的艺术——也就是这种言说——构成了一种近乎连续的推进……

这种言说最终被书写下来……他把它打碎、拆散；最终读起来呈现为连续推进的东西……

从他最早的批评尝试，继而到《艺术家画像》，再到《尤利西斯》，最后抵达《芬尼根守灵夜》……很难看不出，某种同言说的关系越来越强地强加给他。

它强加到最后甚至“溶解了语言本身”；菲利普·索莱尔斯非常恰当地指出了这一点……

我在年初告诉过你们……他把一种断裂、一种分解强加给语言本身，以至发音的同一性不复存在。

这里无疑存在写作层面上的一种“反思”。

我的意思是，言说正经由书写，在强加自身的同时分解。

相关知识卡 强加之言：言说寄生与书写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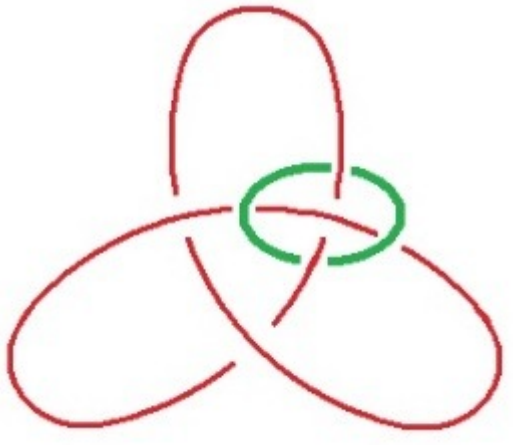
它如此强加自己，也就是以一种变形来强加自己；而这种变形究竟是为了从寄生物中解脱，还是相反，仍然含混不清……

从我刚才谈到的言说寄生物中解脱……抑或是任由某种东西侵入：任由言说本质上属于音位层面的属性、任由言说的复调侵入。

相关知识卡 强加之言：言说寄生与书写分解

无论如何，乔伊斯为了替露西娅辩护而断言她具有心灵感应，在我看来……

由于我上次在所谓圣安娜病例展示中讨论的那位病人……无疑具有指示意义；它指向某种乔伊斯恰恰在此处所见证的东西，也就是我标定为父职匮乏的那个点。



我想标明的是：我称作、指称并以 sinthome 支撑的东西，在这里由一个圆、一个绳圈标出；按照我的设想，它应当恰好产生在结的“轨迹”发生错误的地方。

我们很难看不到，漏误（lapsus）正是无意识概念的部分根基。

可以说，机智语也应记在同一个账上。

因为说到底，机智语由一次漏误产生，并非不可想象。

至少弗洛伊德本人就是这样阐述的：机智语是一种短路；正如他提出的，它在快感、满足方面实现了一种节省。它出现在结失败之处、结本身发生某种漏误之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停下来思考。

我本人也会像在这里展示过的那样偶尔失手；这在某种意义上正证实，一个结会被打错。

结会被打错，正如无意识向我们显示：从它自身——无意识自身——的实存性出发，会产生大量失败。

不过，如果“过错”的概念在这里得到更新，那么过错……

也就是意识从中造出“罪”的东西……属于漏误的秩序吗？

这个词的歧义也让我们能够这样思考，让我们从一种意义过渡到另一种意义。

在过错中是否存在……

乔伊斯如此频繁地向我们呈现的原初过错……是否存在某种属于漏误秩序的东西？

这当然免不了唤起一整团错综纠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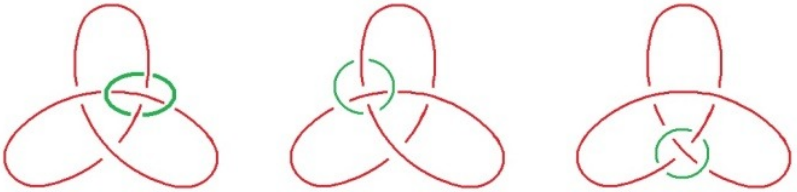
但我们就在这里：在结中，也因此在纠缠中。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人想在漏误发生的那个点上修正它……

说它“在那里发生”是什么意思？……这里存在歧义，因为在另外两个点上，我们看到的是发生在别处的漏误所带来的后果。

引人注目的是，在别处，它不会产生同样的后果。

我尝试用这里画的图来说明这一点。



如果仔细看，你们便能看到……

结以它特有的方式作出回应……你们可以看到，如果在漏误发生的那个点用一个 sinthome 修复……

那么，把 sinthome 放在过错发生之处所得的结，同样用一个 sinthome 在另外两个点修正之后所得的结，并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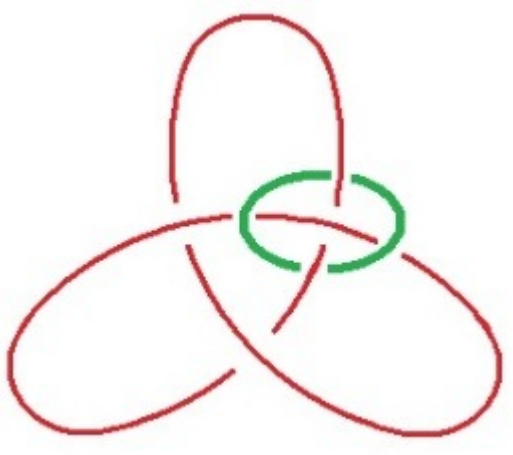
因为在另外两个点修正这件事、修正漏误时……

这同样可以构想，因为问题在于让三叶结原初结构中的某种东西继续存在……由于 sinthome 的介入而继续存在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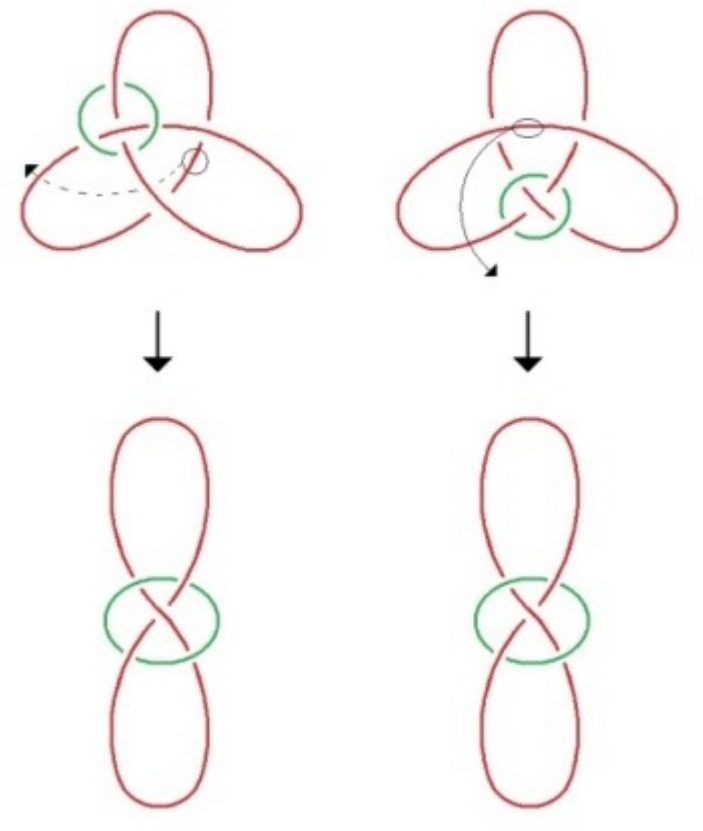
- 当介入发生在漏误点本身时，是一种情形；
- 当 sinthome 以同样方式在三叶结另外两个点进行修正时，所产生的是另一种情形。

引人注目的是，事物打结的方式有某种共同之处；补偿沿某一方向、某一定向，也就是某种右旋性，留下了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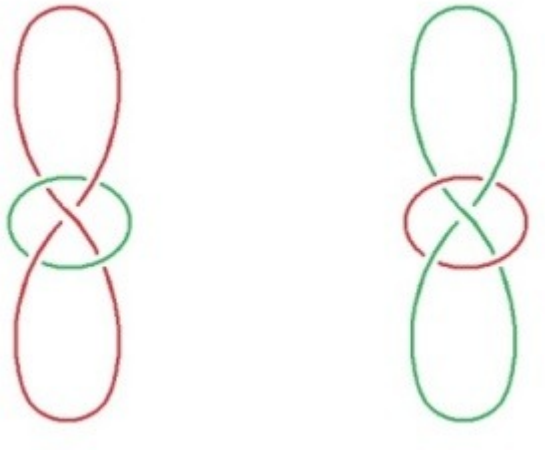
不过，仍然很清楚，在这里——



打结的补偿、由 sinthome 实现的补偿所产生的结果，不同于在这里和那里产生的结果：



这种差异的性质如下：在这个与这个之间，也就是在 sinthome 与这个可以说自发形成的环套之间，可以相互反转；这个与那个——也就是姑且称为红色的“八”与绿色圆环——严格等价。



反过来，你们只需取一个这样构成的八字结，就会很容易得到另一种形式。

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甚至可以在想象中完成。

你们只需设想，把它们这样拉动……

我说的是红色那一环……使红色在这里形成一个圆环。

很容易看出、感觉到，原先的绿色圆环极有可能随即变成绿色的八。实际操作便会发现，它正是一个具有完全相同形状、相同右旋性的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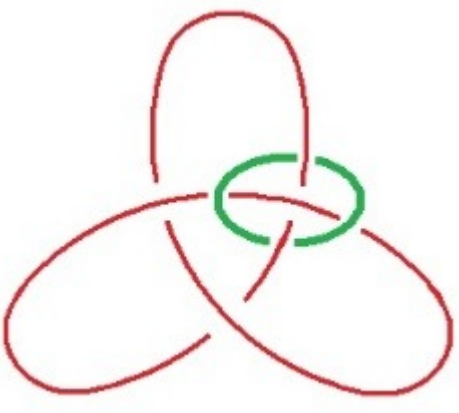
因此，两者严格等价；而且……

经过我围绕性关系开出的道路……不难提出：存在等价，恰恰意味着不存在关系。

如果我们暂且假定，三叶结的这种失败在两性中严格等价——这甚至不必说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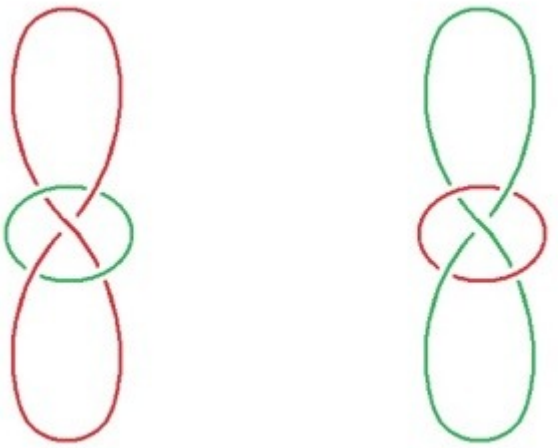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在这里看作等价的东西，依据的是一性和另一性都发生了失败、结的失败，那么结果显然就是：两性等价。

不过有一点例外：如果过错恰好在原处得到修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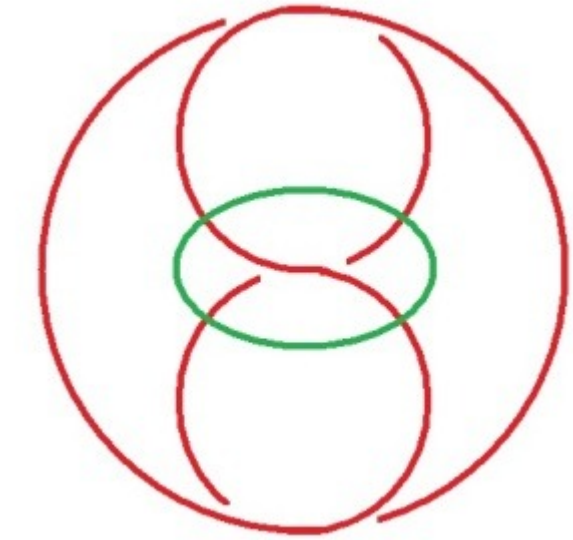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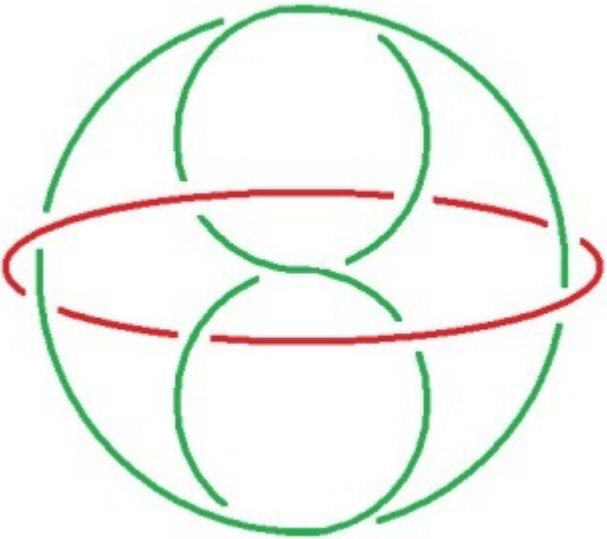
这里由两种颜色象征的两性就不再等价。

因为你们在这里看到，与我刚才所谓等价相对应的东西，正是这个远非等价的构形。如果在这里，一种颜色可以被另一种颜色替代——



反过来，在这里你们看到，可以说，绿色圆环位于整个由红色双八支撑的构形内部；而这一构形在这里又出现在绿色双八中。





这些图……

我有意这样画，为的是让你们按其所是认出它们……绿色相对于这个双八位于内部，而这里的红色位于外部。恰好我构想这些时，我们亲爱的雅克-阿兰・米勒也在我的乡间住处，我还让他研究了这个问题。

我向他……

我把这个构形交给他研究——这其实是有道理的，尽管我当时对他说了相反的话——请他找出可能出现的等价[注]。

> [注] Staferla 转写把 à juste titre 放在断裂句首，容易误接成“同我告诉他的相反才是对的”。米勒定本第 100 页将其接到 je lui ai avancé cette forme：拉康有道理把这一构形交给米勒研究，尽管当时他自己说了相反的话。正文依米勒的断句恢复修饰关系。

但很明显，等价不可能产生；从这里便能看出：相对于红色双八和红色的八，绿色是某种无法穿过这个红色双八外带的东西，容我这样说。

相关知识卡 女人作为 sinthome、男人作为 ravage：伴侣位置的不等价

因此，在 sinthome 的层面上，绿色与红色的关系并不等价——我们暂且满足于这种简单称呼。

正是在存在 sinthome 的限度内，才不存在性别等价，也就是说，才存在关系。

相关知识卡 女人作为 sinthome、男人作为 ravage：伴侣位置的不等价

因为显然，如果我们说无关系源于等价，那么正是在不存在等价的限度内，关系才被结构化。

因此，既存在性关系，又不存在性关系。

不过有一点：存在关系之处，正是在存在 sinthome 的限度内；也就是说，正如我说过的，另一性由 sinthome 支撑。

相关知识卡 女人作为 sinthome、男人作为 ravage：伴侣位置的不等价

我曾斗胆说，sinthome 恰恰就是我不属于的那个性，也就是一个女人。

如果对每一个男人而言，一个女人都是一个 sinthome，那么很明显，对于一个女人而言男人是什么，我们就必须另找一个名字，因为 sinthome 恰恰以不等价为特征。

相关知识卡 女人作为 sinthome、男人作为 ravage：伴侣位置的不等价

人可以随意说，对一个女人而言，男人就是任何你们想说的东西，比如一种比 sinthome 更糟的折磨；你们尽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阐述，甚至说是一场蹂躏（ravage）。但若不存在等价，你们便不得不明确 sinthome 究竟是什么。

相关知识卡 女人作为 sinthome、男人作为 ravage：伴侣位置的不等价

若不存在等价，这就是在说话之在、在人类那里，所谓性关系得以支撑的唯一退守之地。

相关知识卡 女人作为 sinthome、男人作为 ravage：伴侣位置的不等价

所谓的……难道没有向我们证明这一点吗？

这是这个词的另一种用法……临床（clinique），可以说，就是床（lit）？

当我们看见人们躺在床上，毕竟正是在那里……

不只是在病床上……正是在那里，我们能够对这著名的关系究竟如何形成某种认识。

这种关系联结起来……

这个说法正合适：这次是 l、i、e（lie，联结）……这种关系同某种东西联结，而我无法断言……

天哪，这正是我在另一张床上听到的一切所带来的结果；在那张著名的躺椅上，人们长久地向我讲述……也就是：sinthome 的紧密纽带究竟同实在、同无意识的实在有什么关系——倘若无意识确实是实在的——正是我们要定位的东西。

怎样知道无意识是实在的，还是想象的？

问题恰恰在这里。

它参与两者之间的歧义，也参与一种由于弗洛伊德而使我们从此卷入的东西，而且我们是以 sinthome 的名义卷入的。

我的意思是，从此以后，我们在关系本身中所面对的是 sinthome……

弗洛伊德把它视为自然的，可这毫无意义……也就是性关系。

今天我就在这里留下你们；无论如何，我得以某种方式标出自己的失望：没能在这里遇见数量更少的你们。

第8课 · 1976年3月9日

好吧，我现在只能即兴发挥了。

当然不是说上次以来我没有工作——做了很多！——只是我原本未必料到今天要讲，因为原则上今天罢工；于是，我只能讲我多少准备过、甚至准备得很多的东西……

今天我要……

我原本希望你们人数少些，还是老样子！……今天我要向你们展示某种东西。未必是你们所期待的东西。[笑声]

它并非毫无关系；不过出门前，我带上了一件自己很想思考的事，因为我曾答应一个同此事颇有关系的人。我想让你们知道——已经知道的人就再提醒一下——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人，叫埃莱娜·西苏……

拼写以 C 开头、以 S 结尾，有时读作 Cixous……据说，这位埃莱娜·西苏已经写过……

我记得有些模糊……据说，她曾在已经售罄的《文学》杂志那一期[《文学》第 3 期，1971 年 10 月] 写过一篇东西；那一期里……

别人提醒我，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我发表了《文字之地》[第 3—10 页]；在这期已经售罄的杂志里……

这会让你们很难找到它，已经收藏的人除外……她写了一篇关于朵拉的短文 [第 79—85 页：《主体的溃败，或朵拉的想象之旅》]。

后来，她把它写成了一部戏：《朵拉画像》。这就是剧名。

这部戏在小奥赛剧院上演，也就是大奥赛剧院的附属场地；大家很容易想象，因为大奥赛由让-路易・巴罗和玛德莱娜・雷诺使用。

这部《朵拉画像》，我觉得相当不错。

我认识她这么久，一向叫她埃莱娜；我已经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她，也说过我会谈到它。

《朵拉画像》讲的是弗洛伊德的朵拉。

正因为如此，我猜会有一些人感兴趣，想去看看它如何实现。

它是以一种“现实的”方式实现的[注]。

> [注] 这里连续使用 réalisé / réelle / réalité（实现 / 真实的 / 现实），法语的音形链无法完整移入中文。下句立即解释为“排练的现实”，所以此处 réelle 首先不是 RSI 术语 le Réel（实在），不能径直译成“以一种实在的方式”；米勒定本第 104 页把三词合在同一句中，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关系。

我的意思是，现实就是……

例如排练的现实……最终支配了演员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样评价。

但可以肯定，其中确实有某种非常惊人的东西。

那里谈的是癔症，准确说是朵拉的癔症；偏偏她不是演员阵容中最出色的癔症者。最出色的那个演了另一个角色，却完全没有展露自己的癔症本领。

朵拉本人——也就是扮演她的人——表现得也不差，至少我是这样觉得。

其中还有一个人扮演弗洛伊德。

当然，他非常为难。[笑声]

他非常为难，这一点看得出来；总之，他演得小心翼翼。

至少对他而言更不走运的是，他并不是演员，只是献身来演这个角色。

所以，他始终害怕把弗洛伊德演得太重。总之，从他的语速能看出来。

总之，我能给你们的最好建议就是去看看。

你们会看到，无论如何，整部戏都带着这位弗洛伊德、这位弗洛伊德演员的谨慎印记。

于是，整体最终呈现出某种非常奇特的东西。

我们在那里看到癔症……

我想这会触动你们，不过你们也许会另有评价……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一种我可以称为“不完整”的癔症。

我的意思是，至少从弗洛伊德以后，癔症总是二。

而在这里，我们看到这种癔症仿佛被缩减到一种我可以称为……

这也正好不会同我将要解释的东西相冲突……某种“物质的”状态。

它缺少后来被加入的那个要素——归根到底，在弗洛伊德以前便已加入——也就是应当怎样理解它。

这产生了某种非常醒目、非常富有教益的东西。

这是一种刚性的癔症。

你们马上会看到，因为我会向你们展示，“刚性”一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要谈一条链，也就是我碰巧向你们提出的那条链；姑且这样叫它：博罗米链。

人们把它称为“结”，并非无缘无故，因为它会滑向结。

我马上向你们展示。

不过，你们在那里会看到刚性的某种植入，面对着某种——可以说——“链”这个词不排除会重新呈现给你们的东西。

因为链毕竟是刚性的。

麻烦在于，我们只能把这里的链构想成非常柔软的。

甚至必须把它视为完全柔软的。

这一点我也会向你们展示。

总之，关于《朵拉画像》，我不再多说。

我希望——希望什么？——能从一些人那里听到回音，例如那些来见我的人。这种事会发生……

好，那么谈谈这里的问题：链，也就是我被引向阐述、乃至描述的链；我又按照事情对我的引导，把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同它联结起来。

重要的是实在界。

在长久谈论象征界和想象界以后，我被引向追问：在这种结合中，实在界可能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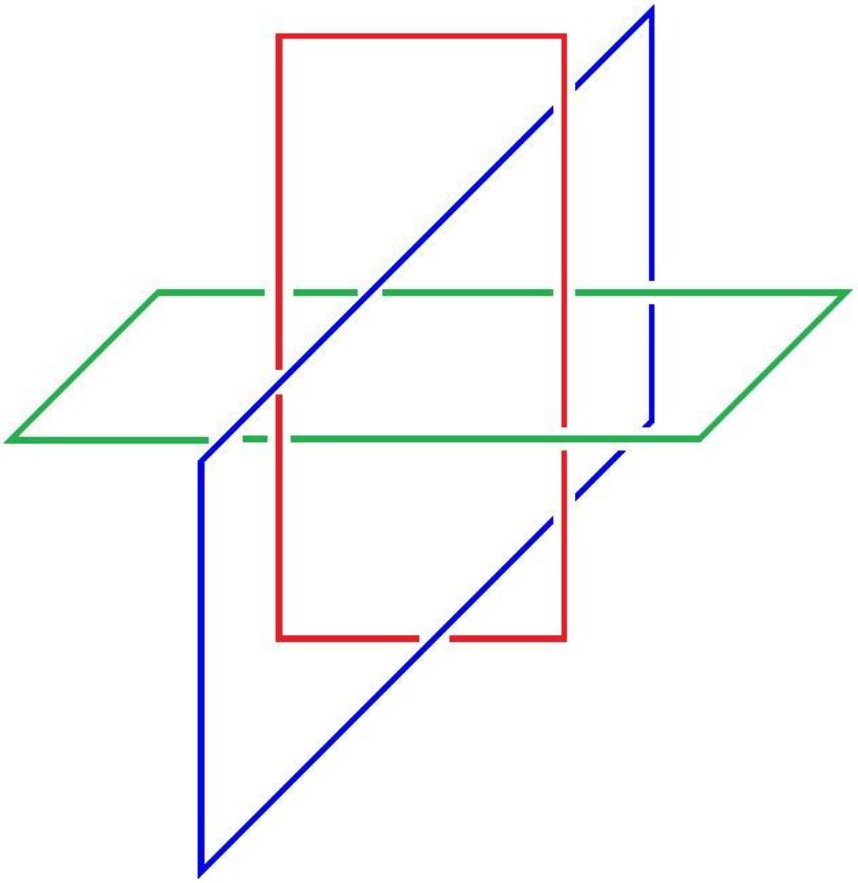
当然，实在界不可能只是这些绳圈中的某一个。

把它们以链结方式呈现出来的方式，作为整体构成了这个结的实在。

那么，请原谅我离开麦克风。

你们应该多少已经明白，我试图用什么来支撑博罗米链。

归根到底，它大致会是这个样子：



我原本不想把它补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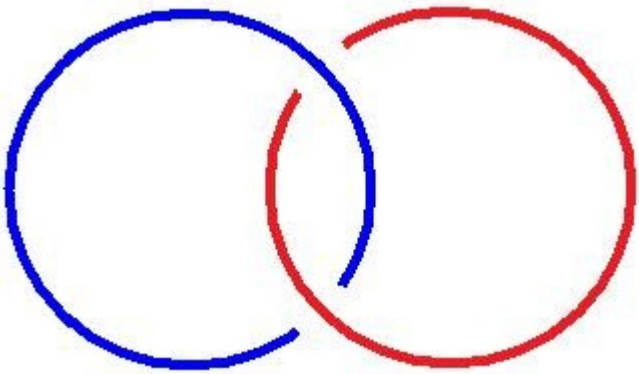
但显然，为了让人感到问题所在，必须把它补完整。

这就是典型的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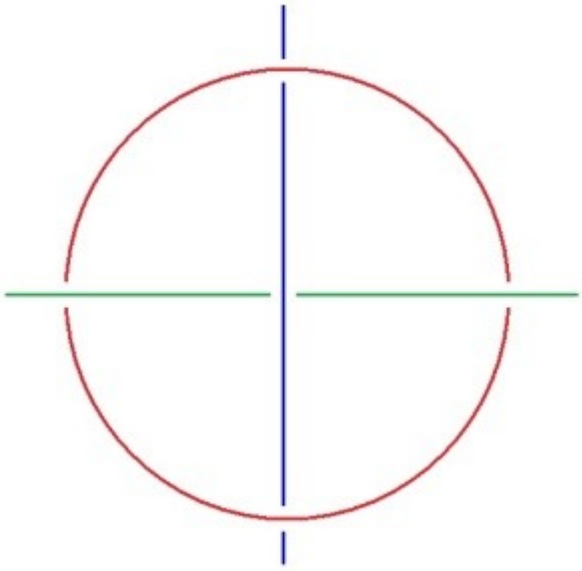
可以肯定，我这样画它时——你们已经看到，它怎样只经一点改变便能变成某种看起来更配得上“链”这个名字的东西，也就是在蓝色和红色之间形成某种……

这里已经不知道该怎样说……形成“链”或形成“结”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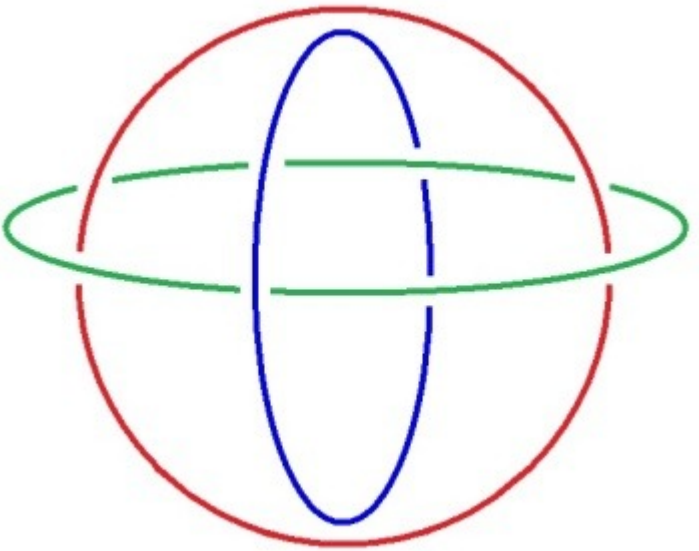
真正的两环链

因为这终究最接近——我把它翻转过来，不过无关紧要——最接近我们通常放置、通常视为链的东西。归根到底，这样呈现它更有好处：



也就是以一种归根到底必须称作“投影式”的方式呈现三个圆环。这种呈现同样有效。

尽管如此，这样呈现出来的东西——



它会……注意，这里你们清楚看到，我们不得不以尊重我最初所画构形的方式安置三个圆环。

可以看到，我这样呈现它的好处在于，它模拟了球面；我曾向达利指出这一点，已经记不得何时同他谈过了。

这条博罗米链同人们总在浑天仪中画出的东西有所不同：当人尝试在三个层面——可以分别称作横向、矢状和水平——使浑天仪圆环化时，从没有人按这个博罗米结呈现的方式来画浑天仪。

我画在最右边的这个假球面，有一种操纵方式。

操纵它时，要抓住构成它八分之一的部分：就是这里……因为这个球面由圆环支撑，所以有一种办法可以把它向自身翻转。

球面本身很难不同“全体”观念联系起来。

事实是，人们非常乐意用一个圆来呈现球面，这会把“全体”观念联结到……

> “全体”只由球面支撑……把“全体”观念同圆联结起来。但这是错误，因为“全体”观念包含闭合。

如果这个“全体”能够翻转，内部便成为外部；而从我们用圆环支撑博罗米链的那一刻起，正会发生这种事：博罗米链可以翻转。

它可以翻转，因为圆根本不是人们所相信的那个象征“全体”观念的东西，圆中反而有一个洞。正是在存在者惰性地存在、也就是由身体支撑的限度内，我们才可以像波皮利乌斯率先做的那样，对某人说：

> “你不能离开这里，因为我已经在你周围画了一个圈；
>
> 在答应我某件事以前，你不能从这里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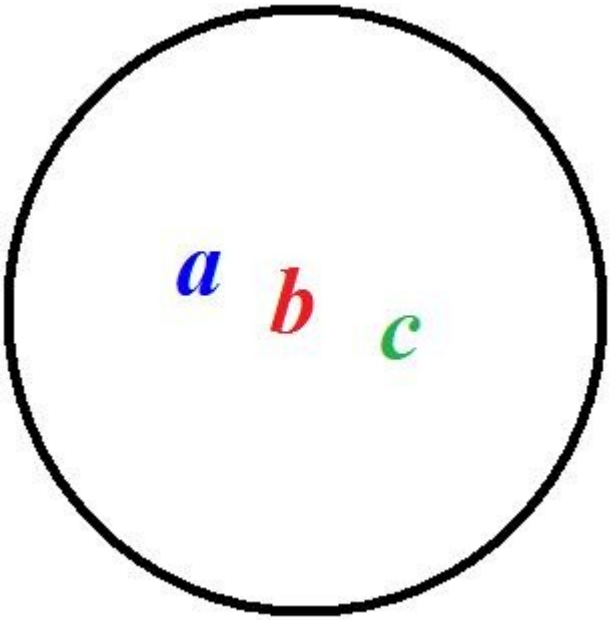
我们在这里重新遇到我就所谓“大写的女人”提出的东西：她是“不全”。她不全，意味着“女人们”只构成一个集合。

事实上，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已经把“全体”观念同集合观念分离开来。

我的意思是……人们已经能够这样思考：若干客体可以由小写字母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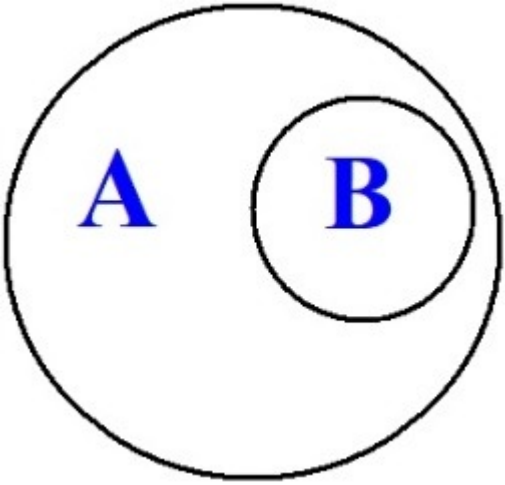
于是“全体”观念分离出来；也就是说，那个据说……

在一种非常脆弱的表象中……把它们聚集起来的圆，位于对象小a、对象小b、对象小c 等等的外部。



明确女人“不全”，便意味着一个可称作大写 A 的客体——它究竟是什么仍待确定——与一个单元素集合之间存在不对称。

二者——如果构成一对——因为同被包含在一个圆里而聚在一起；这个圆也因此同它们有别。



人们通常用下面的形式表达，使用括号并写作：{A {B}}。一边是一个元素，另一边是一个只有一个元素的集合。如你们所见，我说乱了。

那么，我必须向你们承认：我曾同意苏里和托梅向我阐述的东西，也就是一条三环博罗米链在构成它的三个圆环都被着色并定向的条件下，会显现为两个不同的客体——两个条件都不可少。

正是这一点区分眼前的两个客体。

第二个时刻，也就是在我同意他们所说、但同意得相当表面之后，我陷入一个不愉快的位置：我竟以为仅仅给圆环着色就足以区分两个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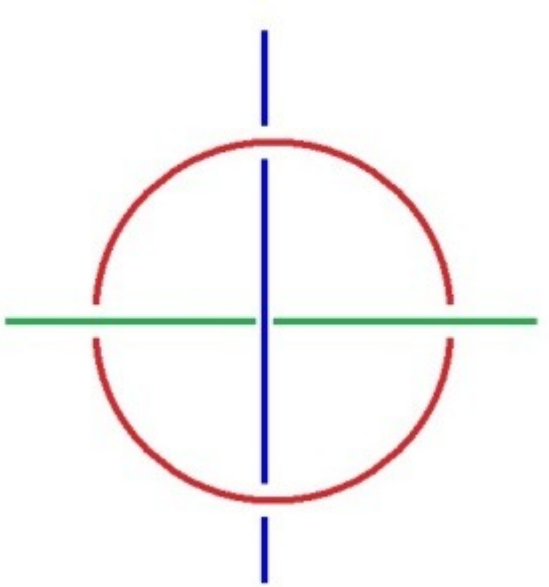
这是因为，我没有真正……我对他们带给我的论断只作了极为表面的认可。

事实上，我们似乎会直觉地觉得：如果把三个圆环之一涂成红色，那么把这一环涂绿、另一环涂蓝，与反过来着色，毕竟不是同一个客体。

然而，只要翻转球面，它就是同一个客体。我们会很容易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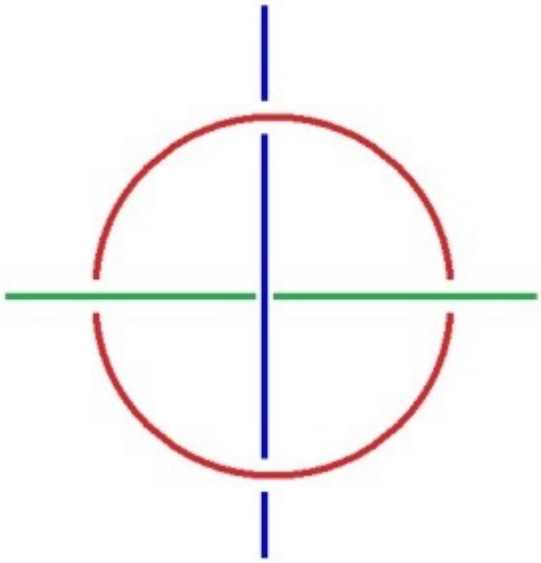
天哪，我迅速给你们画一下……我们会很容易得到相反的配置。

也就是说，从这里的构形出发，把它这样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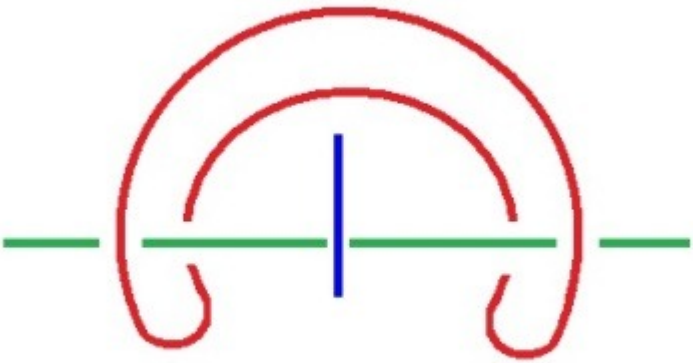


它在这里又一次按如下方式翻转：事实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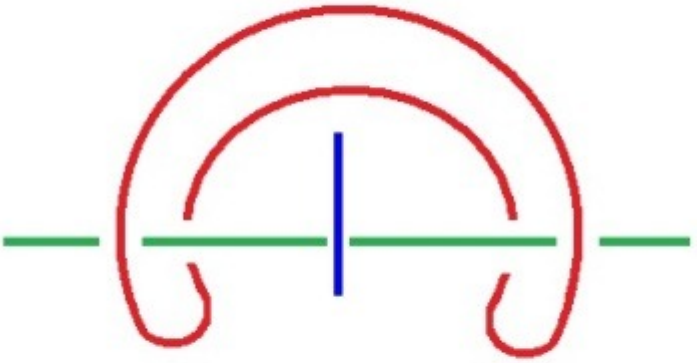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不把它视为刚性的……完全可以把红色圆环呈现成下面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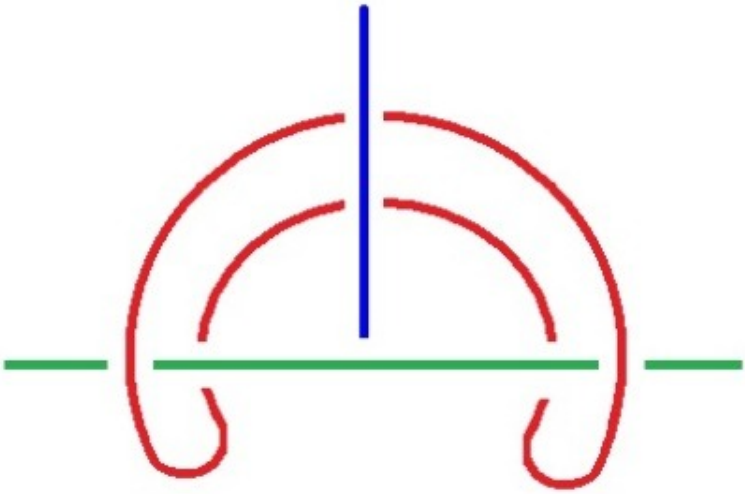
→



如果我们在这里——这也极为可行——滑动圆环，把它带到那个显然可以抵达的位置，就会得到如下变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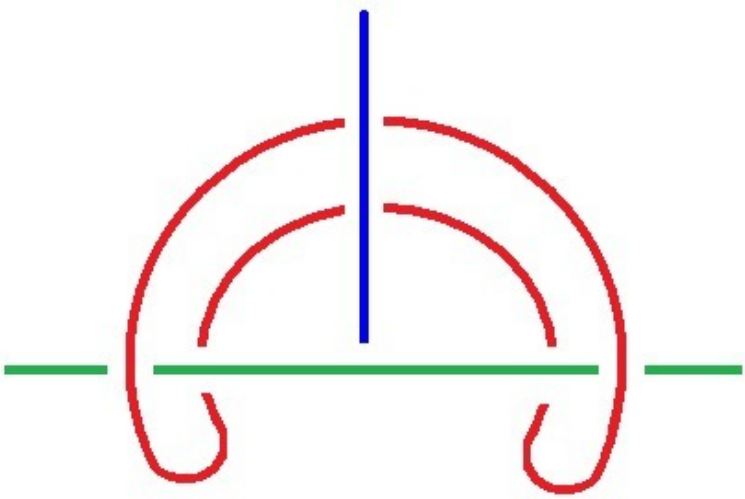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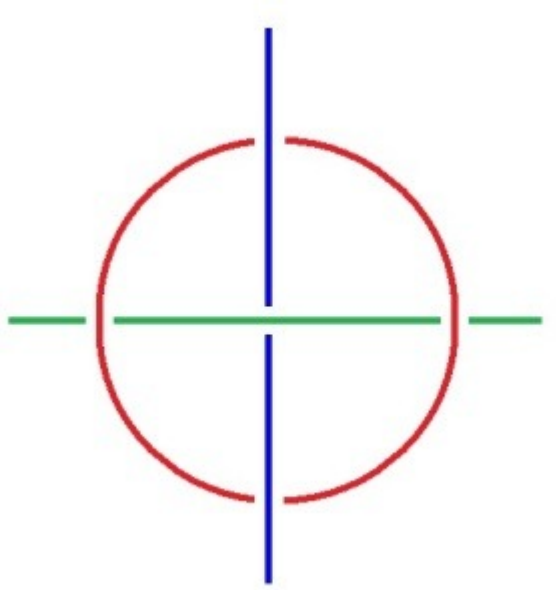


由下一步变换出发，完全可以这样滑动这个圆环，从而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也就是让绿色圆环位于内部……

不再是蓝色圆环……让它位于红色圆环内部，而蓝色圆环反而在外部；这可以做到：



→



这些事情——说到底我可以这样说——并不那么容易证明。证据就在于，那种直接可见的东西……

只要想到三个圆环可以彼此相对翻转……那种直接可见且可由操作得到的东西，并不能如此轻易地由演示得到。

证据是，完全有理由向我展示这种操作的苏里和托梅，也只有在稍稍弄乱以后才把它做出来。

我刚才试着向你们呈现，这种变换怎样可以说确实发生。好！

在这种直接性面前，究竟是什么阻挡了我们？这直接性是另一种所谓“显明”，也就是……

关于实在，我开个玩笑……我用“掏空”（évidement）来支撑“显明”（évidence）。

抵抗这种“显明—掏空”的，是我用“链”（chaîne）与“结”（nœud）的歧义称作“链—结”（chaî-nœud）的东西所产生的结状外观。可以说，正是这种结的外观确保了实在。

我会趁此说，它因此是一种谬误……

因为我谈到了外观……是一种见证何为实在的谬误。

那种伪显明与另一者之间存在差别……

因为我曾愚蠢地先把如下事情当作显明：仅仅给圆环着色便可能有两个客体……可是，归根到底，我把这一连串人为构造向你们展示出来，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注]

> [注] Staferla 转写本此处句法纠结，原译把问题改成“这一连串操作证明了什么”，因而丢失了下文对“显示 / 证明”这一行为本身的追问。米勒定本第 112 页整理为 Qu’est-ce que veut dire que cette série d’artifices, je vous l’ai… démontrée ?，正文据此恢复宾语和问句范围。

正是在这里，“显示”（montrer）与“证明”（démontrer）的差别显现出来。

相对于“显示”，“证明”中仿佛包含一种降格观念。

这里有一种“显示”的“选择”（choix）/“坠落”（choir）[注]。

> [注] 这里存在无法凭语音裁定的版本异文：Staferla 转写作 un « choir » du montrer，让 choir（坠落）承接上句 déchéance（降格、坠落）；米勒定本第 112

> 页则作 un choix du montrer（对显示的选择）。正文并列两读，不把其中一项伪装成已经解决的原文。

从“显明”出发的全部喋喋不休，只是在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时实现“掏空”。

长期作为证明理想支撑的 more geometrico（几何学方式），建立在形式显明这一谬误之上。

这恰好提醒我们：从几何学上说，一条线只不过是两个面的交截，而这两个面本身又从一个实体中切出。

但圆环、圆——

无论哪一种，只要它柔软……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支撑；应当在链上奠立另一种几何学。

可以肯定，我仍深深震惊于自己的错误；我恰当地称它为“蠢事”，而它对我的影响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正因为我想从中恢复过来，现在才要反对苏里和托梅向我表达的、我认为是他们的看法。他们提醒我：问题不只是三个圆环——

- 一些被着色；
- 另一些被定向……或者另一个被定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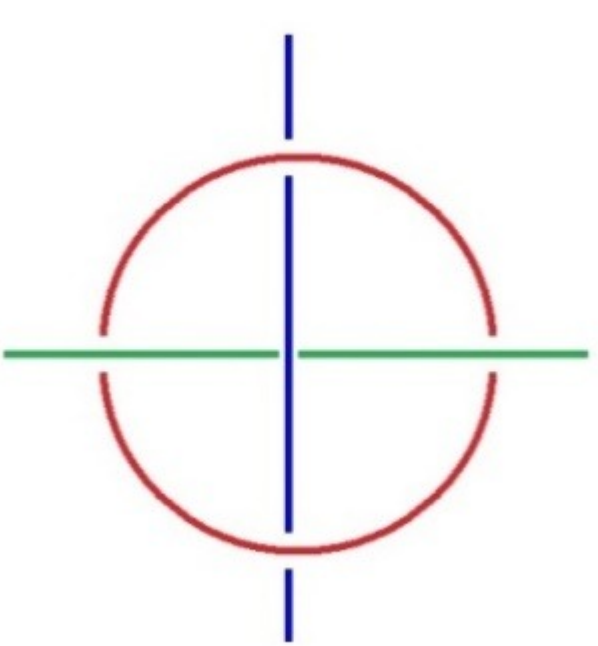
我在这里提出，而且相信可以证明——这里的“证明”仍接近“显示”——问题究竟是什么。

苏里和托梅把三种着色和分别置于各圆环上的三种定向作了穷尽式组合。他们认为，为了证明存在两条不同的博罗米链，必须完成这种穷尽。

我认为自己可以在这里提出反对。

反对的依据，来自我呈现这条博罗米链的方式。

为了保留我一直使用的颜色，我通常把你们刚才看到的东西呈现为下面这样：



我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它，是因为我让两条无限直线在其中发挥作用。

在这里，把这两条无限直线同连接它们的圆相对置，便足以让我们证明链中存在两个不同的客体，条件是——

- 一对被着色；
- 第三个被定向。

我之所以谈到无限直线，是因为苏里和托梅谨慎地不使用的无限直线，至少对链而言，同圆等价。

它是有一个点位于无限远处的等价物。

两条无限直线必须是同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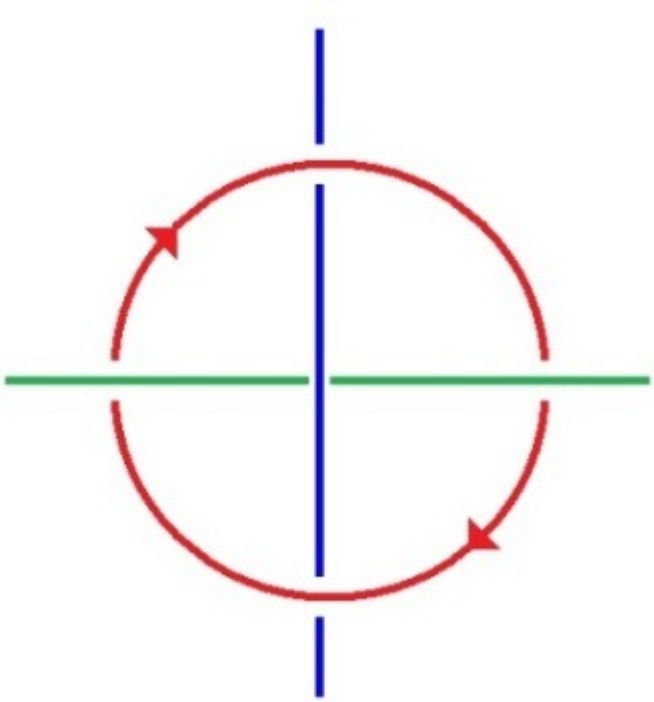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是，它们彼此之间不能成链。

这是德萨格早已强调的点，但他没有明确最后这一点：这里的直线——所谓无限直线——不应彼此成链，因为关于……没有任何说明。

在德萨格所表述、而我当年在研讨班中提到的东西里……关于所谓无限远点究竟如何，没有任何说明。

于是我们看到如下事实：给那个据说不必说成有颜色的圆环定向；当然，这已经是在把它分离出来，而且因为没有说它具有某种颜色，便已经做了不同的事情。尽管如此，说三个圆环都必须定向并非无关紧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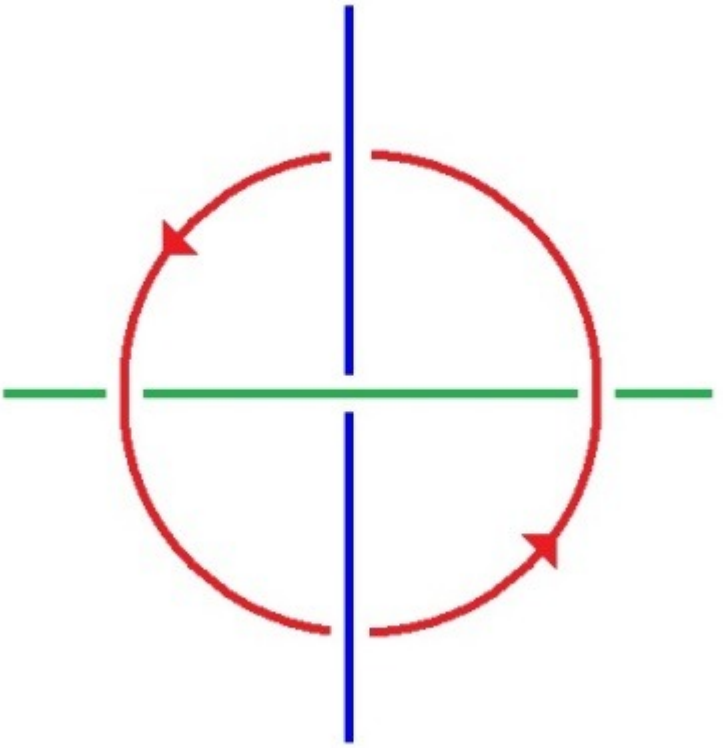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从这个定向出发——从我们所在的位置看，它是右旋的：



不要以为定向在所有情况下都会保持不变。

很容易给出证明：只要翻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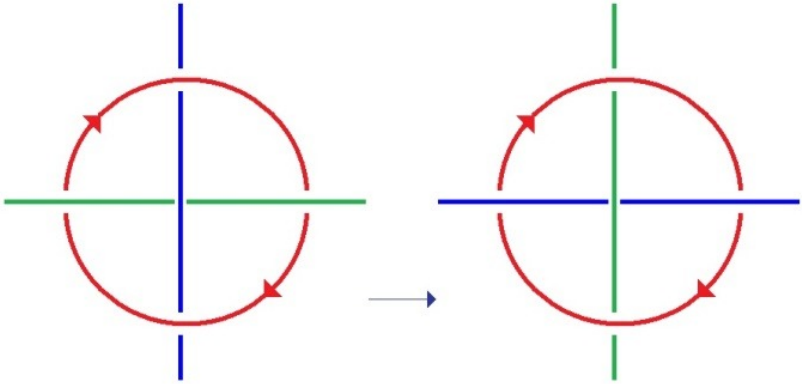
而翻转意味着无限直线的倒置……把圆环翻转以后，从翻转后的位置看，红色圆环的定向正好相反：



我说过，只给一个圆环定向便足够。只要想到我们把另外两环画成无限直线，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我们要从哪里赋予所谓直线以定向？

从下面这点出发，完全可以把第二个客体显示出来……

这正是我产生着色错觉的起点……取我在那里所画的第一个构形，并把颜色互换：



也就是把绿色放在这里、蓝色放在那里，我们便得到一个无可争议的不同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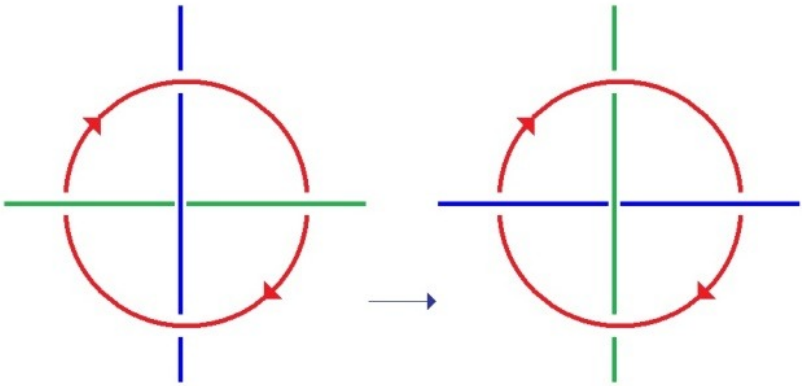
条件是保持已定向那一环的定向不变。

我为什么要改变定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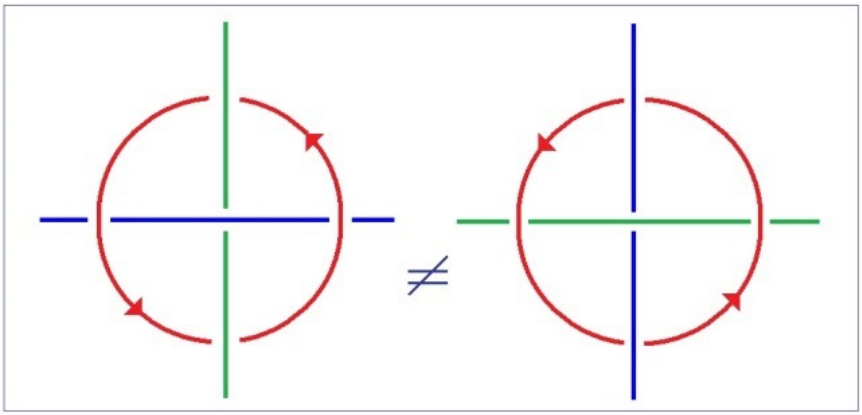
既然我已经改变了那一对颜色，定向就没有理由改变。

如果连定向也改变，我怎样识别整个客体并不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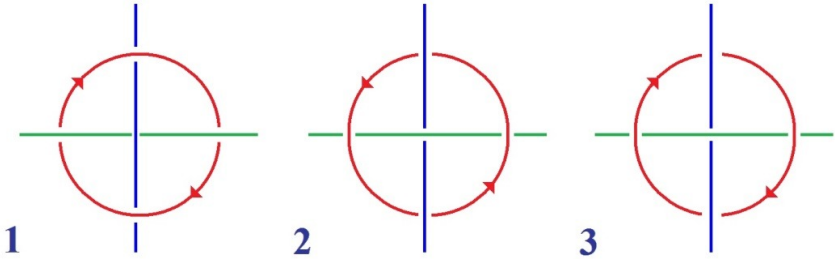
即使把它翻转——



你们也会看出，这个客体确实不同：



因为要比较的是由此 [2] 构成的客体，也就是让它从这里转动 [1]，再把它同那里的客体 [3] 比较。



归根到底，我们会发现，在这里正是定向——这个客体被保持的定向——形成对立；这个被保持的定向把这个三元构形同那个可被说成具有“相同呈现”的构形区分开。

这让我们能够区分我刚才所谓被谬误标记的实在与真。只有具有意义的东西才是真的。

实在同真是什么关系？

如果可以这样表达，关于实在的真是：此处这一对的实在毫无意义。

这里利用了 sens 一词“意义 / 方向”的歧义。

意义同这里被写作定向的东西是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也可以暗示一个答案：那就是时间。

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让所谓“着色的一对”发挥作用，而这毫无意义。颜色的显现究竟属于——

- 我曾加以区分的视觉；
- 还是凝视？

区分颜色的是凝视，还是视觉？

今天我把这个问题悬置起来。

一对、着色的一对这一概念，是要暗示：在性中，除了我所谓“颜色之在”以外再无其他。它本身暗示可能存在——

- 女人颜色的男人，容我这样说；
- 或男人颜色的女人。

这里的两性……

如果我们用红色圆环支撑象征界……这里的两性形成对立：

- 如同想象界与实在界；
- 用我的术语说，如同观念与不可能。

不过，问题中的总是实在吗？这真的确定吗？

我提出过，在乔伊斯的个案中，问题倒是观念与我所谓的 sinthome。

由此照亮了“一个”女人是什么：她在这里“不全”，因为她未被把握；特别是对乔伊斯而言，她始终陌生，对他没有意义。

况且，一个女人对男人来说曾经有过意义吗?

男人承载着能指观念。

而能指观念在 lalangue 中主要由句法支撑。

尽管如此，如果可以对历史作某种假设，那就是“女人们的集合”……

面对一种正在分解的语言——这里是拉丁语，因为我们的语言起初所涉及的正是它……正是“女人们的集合”生成了我称作 lalangue 的东西。

这个“说”受到追问：lalangue 究竟如何；两性中的一性可能由什么引向这种我愿称作“歧义的假肢”的东西。

因为在所有语言中，lalangue 的特征正是其中可能产生的歧义。

我曾用 deux（两个，d-e-u-x）与 d’eux（他们的，d-撇号-e-u-x）的歧义说明这一点。

在每一种情形中，都是“女人们的集合”生成了 lalang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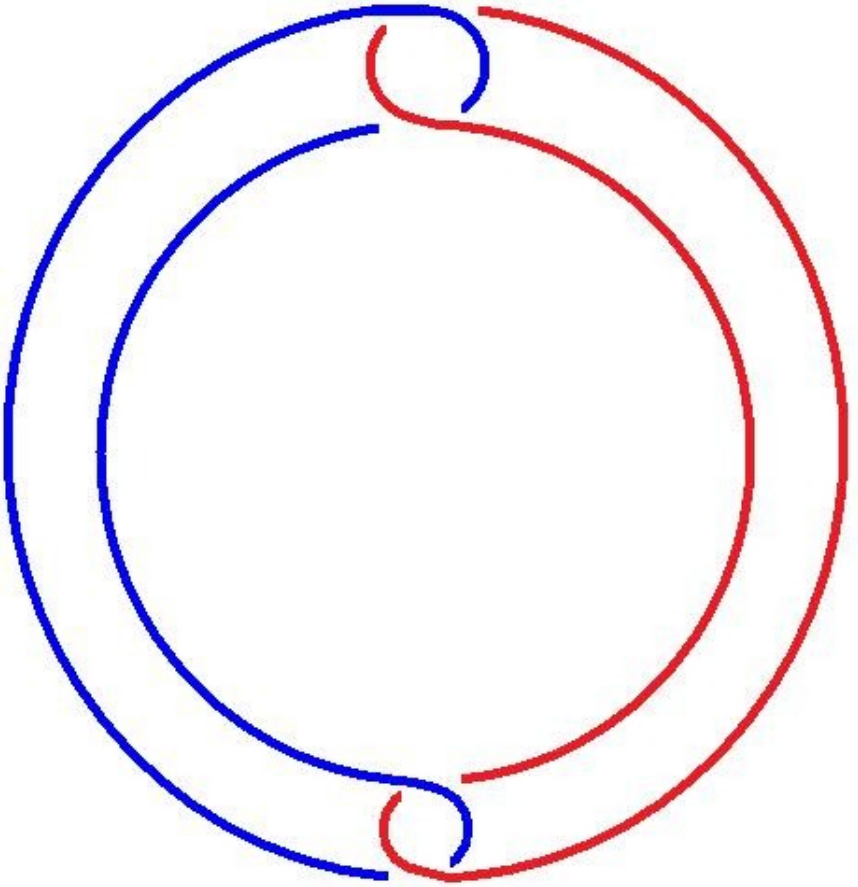
关于这一点，我还是想向你们指出一些东西。

今天我们谈了许多事情，唯独没有谈博罗米链的固有特征。

如果没有下面这个东西，博罗米链便不会发生……

我正把它画出来；一如既往，我画得很糟，

因为它就该这样画……它正是博罗米链的固有特征，也是我愿称作“假洞”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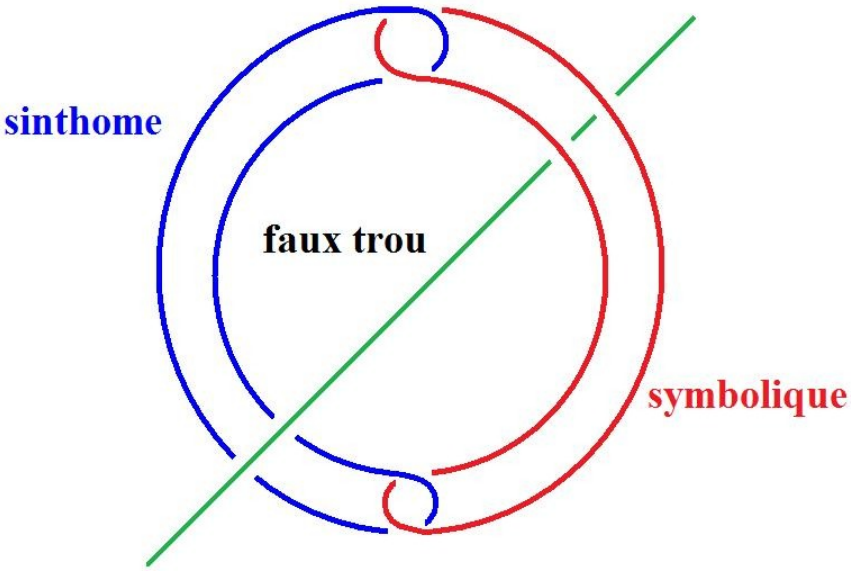


我刚才强调过，一个圆中有一个洞。

一个圆再加上另一个圆，可以造出由穿过二者中间的东西构成的这个洞；它既不是——

- 其中一环的洞；
- 也不是另一环的洞。这就是我所谓“假洞”。

不过，博罗米链的全部本质建立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一条无限直线还是一个圆，只要有某种东西穿过我刚刚称作假洞的东西——我再说一次，无论直线还是圆——这个假洞就可以说被证实了。



这种作用——假洞的证实，以及这一证实把它变成实在——就在这里……

而且我趁此提醒，我碰巧重读了自己的《阳具的意义》。

我惊喜地发现，开头几行就唤起了“结”；那时我离对所谓博罗米结产生兴趣还远得很。

《阳具的意义》开头几行指出，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结……正是阳具发挥着这种作用：它证实假洞是实在的。

正是在 sinthome 同象征界构成一个假洞的限度内，才存在任何实践，也就是某种属于“说”的东西；我在这里也可以称它为“说的艺术”（art-dire），甚至滑向“热情”（ardeur）。

最后，乔伊斯并不知道自己在制造 sinthome。我的意思是，他在模拟它。

他对此无意识；正因如此，他是一位纯粹的“造作师”（artificier）[注]，一位具有“能会”的人，也就是所谓艺术家。

> [注] Artificier 通常可指烟火师或制作机关者；在这里它承接 artifice（人为构造），又滑向 artiste（艺术家）。米勒定本第 117 页保留 artificier / savoir-faire / artiste 的三项连缀，其乔伊斯文献注还明确说，相比 artisan（匠人），编者更倾向 artificier。中文没有同样的词形链，故暂译“造作师”并保留法文。

相关知识卡 Savoir-faire 与 artifice：能会、艺术与人为构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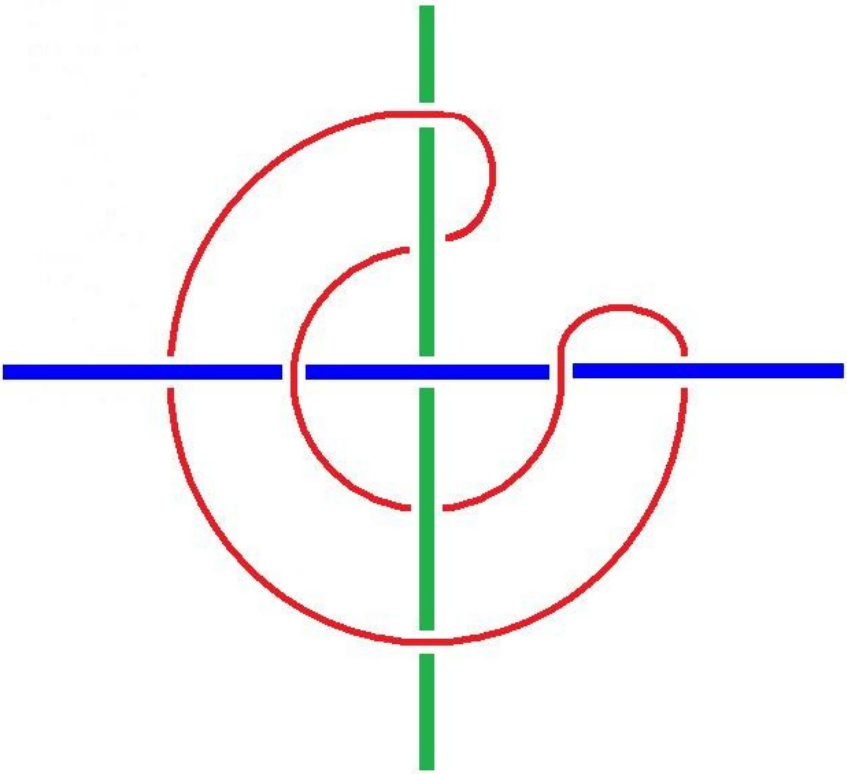
唯一能证实任何东西的实在是阳具，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阳具支撑什么：也就是我在那篇文章中强调的、能指创造一切所指的功能。

还必须……

我要补充这一点，下次再接着谈……还必须只有阳具能够证实这个实在。

第9课 · 1976年3月16日

这是苏里和托梅最近给我的玩意儿：



这是我这一类博罗米结，由两条无限直线和某种圆形之物构成。

你们稍加努力，大概就能确认它是博罗米式的。就是这样！

那么，我唯一的借口……

因为说实话，我需要借口，至少在自己眼中需要……今天向你们说些东西，我唯一的借口就是：它会是有意义的。

于是，我不会实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们马上会看到，我会把这一点照亮——我想给你们的是“一截”实在；只能这样叫：一截实在。

我只能告诉自己，有意义的东西暂时还能派上用场，但这个暂时十分脆弱。

我的意思是，我不确定它还能管用多久。就是这样。

最近我一直十分操心乔伊斯；我来告诉你们，乔伊斯为什么可以说具有刺激性：他暗示——只是暗示——一种容易呈现他的方式。

而结果是——这恰恰是他的价值、他的分量——所有人都在他这里崩了牙。

甚至包括坐在第一排的朋友雅克·奥贝尔；面对他，我感到自己不配。

我说，如果连他自己都在这里崩了牙，那是因为雅克·奥贝尔也无法……

其实同任何人一样，也同一个叫亚当斯、在这方面作出许多高难度尝试的人一样……无法抵达那种容易的呈现方式。

也许过一会儿，我本人会向你们指出——不是暗示，而是指出——这取决于什么。

当然，我也梦见过——按字面意义来理解——那种容易的呈现方式。昨夜我梦见了它。你们当然——或者说“被掏空地”（évidement）——是我的听众，但我不是演员。

我甚至完全不是演员。

我向你们讲述的是我怎样……

完全不是演员，更确切说是个涂写者……怎样判断除我以外的角色。

显然，我由此走出了自己的角色，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没有角色。

这有点像心理剧，而这本身是一种解释。

乔伊斯让我梦见以这种方式运作，必定具有某种价值——虽然并不容易把它提取出来。因为正如我所说，他向每个人暗示：应该存在一个可供操纵的乔伊斯。

他这样暗示，是因为精神分析存在。

许多人正沿着这条线蜂拥而上；但我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是精神分析家、因而牵涉太深，就拒绝从这个角度看他。

这里终究存在某种客观的东西。

乔伊斯是一个“a-弗洛伊德”（a-Freud），容我这样说，这里戏仿了affreux（可怕的）；他也是一个“a-乔伊斯”（a-Joyce）。

所有客体——除了我所谓的对象小a，它是一个绝对——都依赖一种关系。

麻烦在于语言存在，而关系在语言中借助修饰语来表达。

修饰语会把人推向“是或否”。

一个名叫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的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逻辑；因为强调关系，他走向一种三元逻辑。这同我所走的道路完全相同。

只是我按其名字称呼这里的东西：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顺序正是如此。

因为推向“是或否”，就是推向成对。

因为语言与性之间存在一种关系。

这关系当然还没有得到完全明确，但可以说，我已经在上面开了一个口。

你们看——嗯！——使用“开口”（entamé）这个词时，我意识到自己制造了一个隐喻。

这个隐喻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从一般意义上谈隐喻。

但眼前这个隐喻是什么意思，嗯，我留给你们去发现。

隐喻只指示这一点：性关系。

不过，隐喻凭它确实存在这一事实证明，性关系就是“把膀胱当灯笼”。这是表达混淆的最好说法：膀胱可以成为灯笼，条件是把火放进去；但只要还没有火，它就不是灯笼。

火从哪里来？

火就是实在。

实在会点燃一切，我是这样说的……但它是一团冷火。

燃烧的火可以说是实在的一张面具。

实在应当到另一侧、到绝对零度一侧去寻找。

人们终究已经抵达这一点。

我们能想象的高温没有极限……至少眼下无法想象其极限。

唯一实在的是下限。

这就是我所谓可以定向的东西。

因此，实在是可定向的。

存在一种定向，但这个定向并不是意义 / 方向（sens）。

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我重新拿起上次说过的话：我曾暗示意义也许就是定向，但定向并不是意义，因为它排除了象征界与想象界交媾这一唯一事

实，而意义正由这种交媾构成。在我的三元结构中，实在的定向拒斥了意义。

我这样说，是因为昨晚有人问我：除了由父之名的拒斥所产生的拒斥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拒斥。

可以肯定，拒斥有某种更为根本的东西，因为归根到底，父之名只是某种轻巧之物。

但可以肯定，它可以在这里派上用场。至于以实在的定向对意义的拒斥来取代父之名的拒斥，嗯，我们还没有走到那里。

必须让自己在一种创设意义的新想象界上“磨熟”，容我这样说[注]。这就是我试图用自己的语言建立的东西。这种语言有一个好处：它押注于精神分析，而我试图把精神分析确立为一种话语，也就是最为貌似真实的假象。

> [注] 这里故意不用正常习语 se rompre à（练熟、适应），而说 se briser à；briser 更直接地是“打破、折断”，所以“熟悉”不足以保留其中的破裂回声。正文以“磨熟”同时提示磨练与磨损。另有版本异文：Staferla 转写作 un nouvel Imaginaire concernant le sens（关于意义的新想象界），米勒定本第 120 页作 un nouvel imaginaire instaurant le sens（创设意义的新想象界），且紧接下句 j’essaie d’instaurer；正文采用米勒读法。

归根到底，精神分析只是一个例子，仅此而已；它是经由意义发生的短路，而意义就是我刚才以语言的交媾所界定的东西……

因为我正以语言支撑无意识……语言同我们自身身体的交媾。

必须告诉你们，在这段时间里，我去听了雅克·奥贝尔的报告……

在一个没有邀请你们的地方……我在那里就自我——英国人所说的 ego、德国人所说的 Ich——作了一些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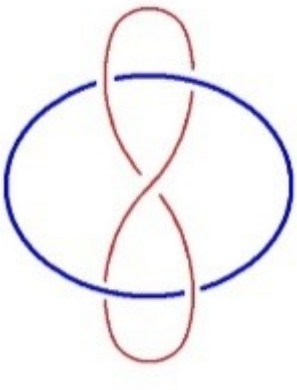
自我是个玩意儿，是我曾“琢磨”过的玩意儿。[原文如此]

我围绕一个结琢磨，而这个结是一个姓米尔诺的数学家本人琢磨出来的。

他发明了某种东西，也就是一种“链”的观念，英文叫作 link。

我得换一种方式画，因为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结。我重画一遍，因为当然，每次画结我都会弄乱；这不是第一次在你们面前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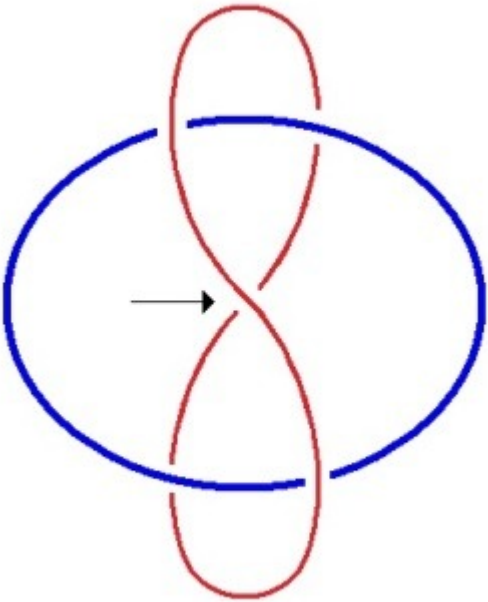
好了，下方画对了。



但是米尔诺说，假设你们准许自己：在任意一条链中……

就是这条两元素链……在任意一条链中，同一个元素可以穿过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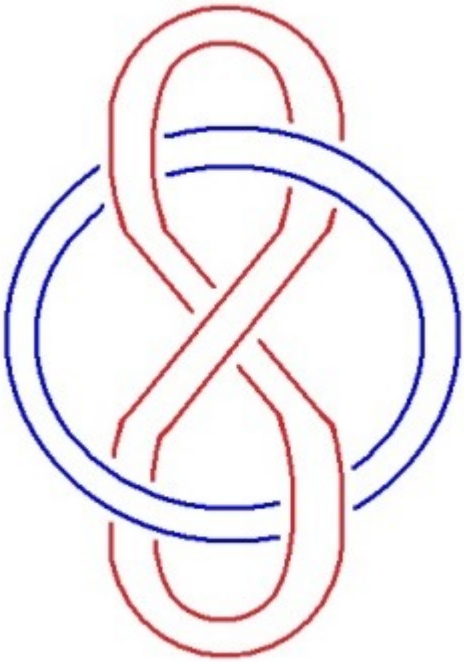
那么，你们得到这个：



它立刻向你们表明：因为一个元素可以穿过自身，原本在这里上方的部分现在到了下方；结不再存在……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例子……link 不再存在。

我请你们开动机智，注意这一点：如果在第一个结中，把所谓链的每一个元素都加倍；也就是说，这里不再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个循行方向相同的元素，并且对这里也做同样的事——



那么，下述事情便不再成立，尽管你们会觉得难以置信……

我希望你们自己检验；我没有带图，而且这里只让人放了一张白纸，所以不敢向你们展示它怎样扭转……只要每种有两个便够了……

可这似乎不该造成障碍，因为一个八字环套如果可以穿过自身，就能轻易摆脱我画出的圆环或椭圆；这个八字只要穿过自身，就能轻易松脱……为什么有两个时不也一样？我是说两个八字和两个椭圆。

尽管如此……

我希望你们检验，下次我会回来再谈……那里不仅存在障碍，而且四个元素根本不可能彼此分离。

关于这一点，我必须说，我无法把自己阐明过的所有算法都画出来，例如大写 A 被划杠的 S，即 S(Ⱥ)。

据说我在《再来一次》研讨班中提出反对，这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当然从不读它，是别人读……据说，有些人把 S(Ⱥ) 等同于函数 Φ——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说的不是小写 φ，而是大写 Φ；它是一个函数，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样：存在一个 x，使这个函数被否定，即 $\exists x\overline{\Phi x}$[注]。

> [注] Staferla Word 底本用专用字体书写公式，导入后这里只剩无法辨认的“: : § ”。米勒定本第 122 页恢复为“存在一个 x，使该函数是否定的”及公式 $\exists x\overline{\Phi x}$；拉康在其他课程中也以同一公式表示阳具功能的例外。正文据此补回公式，而没有把残损字符当作普通标点。

当然，数学文字（mathème）的理想，是让一切彼此对应。

正因为如此，数学文字相对于实在增添了东西。

因为与人们莫名其妙所想象的相反，它不是实在的终结。

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只能触及“一截截实在”。

在所谓我的“思想”中所涉及的实在，始终是一截、一小块果核。

思想当然会围绕这块果核刺绣；但实在本身的印记，就是不与任何东西相联。

至少我就是这样构想实在的。

还有它在历史上的一些小小涌现……有一天，一个叫牛顿的人发现了一截实在，这可把所有“思考”的人吓坏了，特别是某个康德；可以说，他因为牛顿生了一场病。

而且当时所有人、所有思考的存在者都以各自的方式生了一场病。

这不仅落到男人身上，也落到女人身上。

夏特莱夫人[注1]写了一整本关于 Newtonian System（牛顿体系）的书，里面胡说八道得不亦乐乎。

> [注1] 夏特莱夫人（1706—1749），著有《论幸福》。

触及一截实在时竟会产生这种效果，终究非同寻常。

不过必须从这里出发；这正是已经触及果核的标志。

我们置身于人类物种这段不可思议的故事之中、披着它的皮；我试着就此给你们一截实在，并告诉你们“没有性关系”，但这仍是刺绣。

它是刺绣，因为它参与“是或否”。

从我说出“不存在”开始，就已经非常可疑。

可疑之处在于，它不真是一截实在。

实在的印记就是不与任何东西相联。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过。

人只在自己拥有的东西中认出自己。

人从来不会在……

这包含在我的主张中，也包含在弗洛伊德所确认的无意识存在这一事实中……人从来不会在自己所是的东西中认出自己。这是精神分析的第一步。

因为当人是男人时，他所是的属于交媾的秩序；也就是把所谓交媾引向同样所谓的、而且十分有意味地所谓的“系词”（copule），即由“是”这个动词构成的系词。

语言向系词偏转，正由此证明它是一条绕道，一只彻底的“膀胱”，也就是晦暗的东西。这里的“晦暗”也只是隐喻，因为如果我们有一截实在，就会知道光并不比黑暗更晦暗，反过来也一样。

“系词”这个隐喻本身并不是证明。

这是无意识行事的方式：它只给出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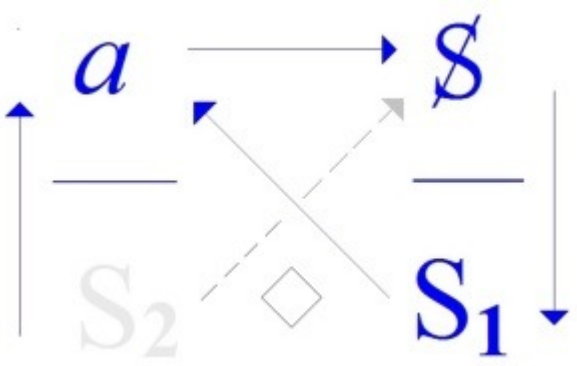
而且这些痕迹不仅会自行抹除，任何话语的使用也都倾向于抹除它们，分析话语同其他话语一样。

你们自己也只会想着擦除我的话语痕迹，因为正是我最初赋予分析话语以地位；它以“充当对象小a 的假象”（faire semblant de l’objet petit a）为出发点[注]，也就是归根到底从我所说的、男人把自己放在他本就是的垃圾位置上出发。

> [注] Faire semblant de l’objet petit a 不是在戏剧意义上“假扮对象小a”。它指分析家以对象小a 的形态占据假象 / 施事位置，并由此处在废弃物的位置上；米勒定

> 本第 123 页保留这一结构。正文用“充当……的假象”，以免把话语位置误成角色扮演。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至少在精神分析家的眼中如此；他有充分理由知道，因为他自己会站到这个位置上。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必须经过这种被决定的垃圾，才也许能重新找到某种属于实在秩序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不过你们看，我使用了“重新找到”这个词。

“重新找到”已经是一种滑动，仿佛这个秩序的一切都曾经被找到过。

这就是历史的陷阱。

如果可以这样说，历史是最大的幻想；在历史背后……

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事实史背后……有神话，而神话总是迷人的。

证据是，乔伊斯仔细见证了 sinthome 以后……

都柏林的 sinthome，它只有借乔伊斯本人的 sinthome 才取得灵魂……却仍不免——真是不可思议——落入支撑《芬尼根守灵夜》的维柯神话。

唯一使他免于陷入其中的，是《芬尼根守灵夜》毕竟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梦。

不只是一个梦；它还指出维柯也是一个梦，归根到底同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胡言、同 Manvantara（摩奴期）及其后续一样，也是我自己刚才在“重新找到”中可以说再次跌入的那种周期观念。

人并不重新找到……

除非这个说法表明，人永远只是在绕圈……人找到！

这个“重新找到”唯一的好处，是凸显我所指出的事情：进步不可能存在，人只是在绕圈。

不过，也许还有另一种方式解释为何不存在进步。

那就是，只有被死亡标记的进步才存在。

弗洛伊德强调了这种死亡——容我这样说——强调把“驱使者”（Trieber）变成一种驱力（Trieb）。

法语不知为什么把它译成“驱力”、死亡驱力；人们明明已有“漂移”（dérive）这个词，却找不到更好的译法。

死亡驱力就是实在，因为它只能被思考为不可能；也就是说，每当它稍稍露头，便不可思考。

接近这种不可能，不可能构成希望。

因为这种不可思考者就是死亡；死亡的实在根基，就在于它不能被思考。

不可思议的是，乔伊斯对历史极尽蔑视……

历史确实徒劳；他称它为梦魇，这种梦魇把宏大词语释放到我们头上，而他强调这些词给我们带来多大伤害……乔伊斯最终却只能找到这一解决办法：写《芬尼根守灵夜》。

也就是一个像所有梦一样的梦魇，即使它是经过调和的梦魇。

不过，他说……

《芬尼根守灵夜》就是这样构成的……其中的做梦者并非某个特定人物，而是梦本身。

正是在这一点上，乔伊斯滑向荣格，滑向集体无意识；而没有比乔伊斯更好的证据可以说明，集体无意识就是一个 sinthome。

因为不能说《芬尼根守灵夜》在其想象中没有参与这个 sinthome。

那么，表明我身陷纠缠的东西正是乔伊斯；正是因为乔伊斯所提出的……

而且以一种极其艺术家的方式提出：他知道怎样做……就是 sinthome。而且是一种没有办法加以分析的 sinthome。

我最近说过这一点：一个天主教徒……

像乔伊斯那样根正苗红、从未摆脱耶稣会健康教养的天主教徒……一个天主教徒，货真价实的……当然，这里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当然；

你们当中没有任何人由耶稣会士教育！……嗯，一个天主教徒不可分析。[笑声]

对此，有人提醒我，我也曾对日本人说过同样的话。[笑声]

当然是雅克-阿兰·米勒，他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嗯，我坚持。我坚持这样说，但理由并不相同。

不过，从那场“雅克·奥贝尔之夜”以后……

你们没有受邀参加。[笑声]……从那场雅克·奥贝尔之夜以后，我看了一部电影，也是一部日本电影……

放映在一间你们不可能获邀进入的小放映室……一部电影……

同雅克·奥贝尔那里一样不可能受邀……况且我也不想给人坏念头。

我还是从自己的学派里挑了几个人去看这部电影；他们同我一样……

我想是这样；至少，我用这个词描述它给我的效果……严格说来，我被震住了。

我被震住，因为那是情色……

去看一部日本电影时，我没料到这个。[笑声]……那是女性情色。到这里，我开始理解日本女人的力量。[笑声]

从这部电影[注2]看来……你们迟早会看到它；当时是私人放映，不过我仍希望它会获准公映。

> [注2] 《感官世界》（1976），大岛渚执导；日文片名《愛のコリーダ》（Ai no corrida），意为“爱的斗牛”。

只要稍稍匍匐活动一番，你们便能在一些限制放映的影院里看到它。

总之，人们会要求你们出示通行资格；例如，你们可以说自己来参加我的研讨班。对！

其中的女性情色似乎被推到……

我不会只凭一部电影就划出分界线……似乎被推到极致。这个极致就是杀死男人的幻想，不多不少。

但即使这样也不够。杀死他以后，还得……还要更进一步。

以后——为什么是以后？

疑点就在这里——在这个幻想之后，那个日本女人确实是个强势女人；她把伴侣的阴茎割下来。事情就是这样叫的。

人会问，她为什么不在之前割掉。

我们知道这是幻想，尤其因为我不知道死后会怎样，可电影里有许多血。我可以相信海绵体被锁住，但……说到底，我并不知道。这里有一个我刚才所谓“疑点”。

正是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阉割并不是幻想。要定位它并不那么容易……

我说的是它在分析中的功能……它不容易定位，因为它可以被幻想化。

正因为如此，我回到自己的 Φ，也就是这个大写 Φ；它同样可以是 fantasme（幻想）一词的首字母。

这个字母定位着我愿称作发声功能的东西的关系……

与人们所相信的相反，Φ 的本质就在这里……一种发声功能，它恰好替代作为雄性、所谓“男人”的那一方，同……

我反对的正是这一点：用 Φ 取代能指，而我只能用一个复杂的数学记号字母来支撑这个能指，也就是我写在下面的 S(Ⱥ)……

……大写 A 被划杠的 S，S(Ⱥ)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它不是男人用来做爱的东西；男人归根到底用自己的无意识做爱，仅此而已。

至于女人所幻想的东西——如果电影向我们呈现的确实是它——无论如何都是某种阻碍相遇的东西。但 S(Ⱥ) 是什么意思？

它意味着，如果媒介——换言之，我们用来操作的工具——

人用这个工具来交媾……如果这个工具显然确实必须被扔进废物堆，它也同我的 S(Ⱥ) 所涉及的东西不属于同一秩序。

这是因为并不存在大他者；我不是说不存在于替补发生的地方……

也就是作为无意识场所的大他者；

我曾说男人就是“同”它做爱——这里“同”字取另一种意义——它才是伴侣……而这个大写 A 被划杠的大写 S [S(Ⱥ)] 所说的……

请原谅，我只有这道杠可以使用……任何女人都知道怎样跨过一道杠，那就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杠……

正如我希望刚才提到的电影已经向你们证明……但还有另一道杠，它用来划去……

也就是像这里这道杠：.!.

我遗憾自己没有把它们画成同样的样子；

那样才最具示范性……它说的是：不存在会作为伴侣作出回应的大他者。

人类物种的全部必然性，在于必须存在一个大他者的大他者……

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上帝……但分析揭示，它无非就是“大写的女人”。

唯一让人能够以定冠词“大写的”指称她的东西……

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们，“大写的女人”并不外—存在；

而且我有越来越多的理由相信这一点，尤其在看过这部电影以后……唯一让人能够假定“大写的女人”的，是她像上帝一样具有产卵能力。

只是，分析让我们取得的进展就在于察觉……

尽管神话让所有女人都从同一位母亲——也就是夏娃——那里出来……嗯，只有一个个特殊的产卵者。

据说，我正是在《再来一次》研讨班中提醒了这个复杂字母的含义：它是“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这一点的能指。好了，我对你们讲的这一切都只是有意义的东西。

也因此充满出错的风险，正如整个历史所证明的：人们从来只做这种事。

我承担同样的风险，倒是为了让你们为我可能说的另一种东西作准备。

我试着造一种“疯哲学”（foliesophie），容我这样说，少一点《圣经》那本所谓《智慧书》的阴森气。

不过说到底，为了奠立……这也许已是能做到的最好事情……

我再次劝你们读它；它节制，格调上佳。

必须说，天主教徒不常这样阅读。

甚至可以说，几百年来，天主教的内容就是阻止信徒阅读《圣经》……不过，为了把“智慧”奠立在欠缺之上——而它只能有这一种根基——那本书确实相当出色，堪称精彩。

我能否向你们说出——它不能只是一场梦——某种可以称作“一截实在”的东西？这里的“一截”应按我刚才明确的本义来理解。

眼下可以说，连弗洛伊德本人也只造出了有意义的东西，而这夺走了我的一切希望。

但这并不构成理由——不是让我继续希望，而是让我有一天确实把它做出来。

好了，今天讲得够多了！

第10课 · 1976年4月13日

通常，我总有些东西要对你们说。但今天，我倒希望……

我这样希望，是因为有一个契机：今天是我的生日。[掌声]……我希望能够检验，自己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尽管如此，“说”总是旨在被听见。

归根到底，我想检验自己是否只满足于对自己讲话。

当然，所有人都是这样。

如果无意识有一种意义，那就是这个。

我说：“如果无意识有一种意义……”

所以我更希望，今天有人……

我不要求奇迹，也完全不要求火花迸发……我大概希望有人写出某种东西，归根到底能证明我大约二十二年、甚至更久以来付出的这番辛劳是值得的。

证明它值得的唯一方式，是有人发明某种能为我所用的东西。

我确信这是可能的。

我发明了被写作“实在”的东西。

当然，只把它写成“实在”还不够，因为在我以前已有许多人这样做。

但我把这个实在写成所谓博罗米结的形式；它不是一个结，而是一条具有某些属性的链。

在我画出这条链的最小形式中，至少需要三个元素：实在就是这个。

实在就在于把三个元素中的一个叫作“实在”。这意味着那里有三个元素。

而这三个元素，归根到底，以所谓彼此打结——事实上是彼此成链——的方式构成隐喻。

当然，它无非是链的隐喻。

某种只是数的东西，怎么可能有隐喻？

正因为如此，这个隐喻被称作“数字记号”（chiffre）。

这些数字记号有若干画法；最简单的，就是我称作“一元特征”的方式：画出若干笔，或者若干点，便足以指示一个数。

有一点很重要：所谓“能量论”无非是对若干数进行操作，并从这些数中提取一个常数。

弗洛伊德所参照的正是这个……

他参照科学，参照他那个时代所构想的科学……弗洛伊德所参照的正是这个，也就是说，他只把它当作一个隐喻。

他从未真正、真正奠立过一种心理能量论的观念。

他甚至无法以任何貌似真实的方式维持这个隐喻。

例如，认为存在一个把刺激与他所谓“反应”联结起来的常数，这种观念完全站不住脚。

在链、博罗米链的隐喻中，我说自己发明了某种东西。

“发明”是什么？

它是一个观念吗？

不过，这不应妨碍你们一会儿试着问我一个能奖赏我的问题。

不是奖赏我眼下付出的努力，因为我眼下恰恰认为，我现在对你们说的东西没有多大机会得到回应。

这个实在观念是一个观念吗？

我是说，它被写进所谓博罗米结——我强调，那是一条链——中的样子。

它不是一个观念！

它不是一个能自我维持的观念；因为归根到底，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及：所谓观念，那种这样冒出来的观念、人在躺下时冒出来的观念——因为说到底，至少缩减到其分析价值，观念就是人在躺下时冒出来的东西。

无论躺着还是站着，由书写取得的链效应都不容易思考。

我的意思是，至少按我的经验，很难说清一条由若干元素构成的链如何……

即使把它们缩减到三个……也不容易想象，不容易书写。

最好事先练熟，才能确信自己能成功给出它的书写。

你们已经从我本人那里目睹过上千次：我试图做什么——做一种象征这条链的书写——却在你们面前犯过上百次错误、笔误。

我认为，以一种书写形式陈述眼前的实在，具有通常所谓“创伤”的价值。

不是说我的目标在于创伤任何人，尤其不是创伤我的听众；我毫无理由怨恨他们，更不至于让他们遭受通常所谓创伤。

姑且说，这是一种强制。

一种新书写的强制。

这种书写借隐喻取得一种不得不称为象征性的效力。

可以说，这是一种新型观念的强制；这个观念并非仅凭归根到底构成意义的东西——也就是想象界——便以某种方式自发绽放。

这也不是说，它完全陌生。

我甚至还要多说一句，正是它让人感觉、让人亲手触及……

不过是以完全幻觉的方式……所谓“回想”（réminiscence）可能是什么。

回想在于：面对某种发挥观念功能、但不是观念的东西，人想象自己把它“回想”起来，容我这样说。

弗洛伊德那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区分了两种功能……

因为他有区分的感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想不同于记起（remémoration）。

严格说来，“记起”显然是弗洛伊德强行造出的东西。

他借助“印痕”这个词强行造出它。

他假定神经系统中会有一些东西被印刻下来。

他给这些印在神经系统里的东西配上字母；这已经说得太多，因为没有理由让一种印痕呈现为字母，而字母早已如此远离印痕。

因为字母与音系符号之间，已经隔着一个世界。

弗洛伊德在《科学心理学纲要》中以网络图示来见证自己的观念。当然，也许正是这些网络促使我给它们一种更严格的新形式：让这些网络彼此成链，而不只是彼此编织。

严格说来，“记起”就是使某种东西进入……

可以肯定，这并不容易——我想我已经向你们作出见证——让由博罗梅奥家族冠名的链或结进入……让它进入已经存在的东西并不容易……

我试图在这张小纸片一类东西上画它们时频繁犯下的漏误就是证明……进入某种已经存在、名为知识的东西。

我试图做到严格，指出弗洛伊德作为无意识来支撑的东西，总是预设一种知识，而且是言说的知识。无意识能够被解释这一事实，至少预设了这一点。

它完全可以缩减为一种知识。由此显然可见，这种知识至少要求两个支撑，人们把它们称作项，并用字母来象征。

因此，我把知识写成由 S 支撑……

不是 S 的二次方 [S^2]……而是带着支撑它的下标、下方一个小小的 2；它不是 S 的平方，而是“被假定为二”的 S：S_2。

我给能指本身下的定义……

并用下标 1 的 S，即 S_1 来支撑它……就是代表一个主体本身，而且真正地代表它。

这里“真正地”意味着：符合现实。

真就是符合现实的说。这里的现实就是运作的东西，真正运作的东西。

但真正运作的东西同我指称为实在的东西毫不相干。

我的实在是一个完全不稳固的假定……

我终究得把这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也就是我的实在制约现实，例如你们听见我的现实。

这里横着一道深渊，我们远不能保证它可以跨越。

换言之，知识的层级……

弗洛伊德以无意识的形式更新——我是说重新改造——的知识层级……完全不必然预设我所使用的实在。

我传递了许多所谓"弗洛伊德之物"。

我甚至把自己写过的一篇东西题为《弗洛伊德之物》。

但在我所谓实在中，我进行了发明。

我发明了某种东西；并不是因为……它强加给我。也许有人还记得这个著名的、极其形象化的结是在何时、怎样涌现的。

能把它呈现到的极致，是说实在为想象界与象征界——也就是两个彼此十分陌生的东西——带来一个能使它们维系在一起的元素。对此，我可以说，我只把它视为自己的症状。

我的意思是……

倘若确实存在某种可称作弗洛伊德构想的东西……这就是我以自己的方式把它提升到象征主义的层级、提升到二阶：正是在弗洛伊德阐明无意识的限度内，我对它作出回应；但我们已经看到，这也是把 sinthome 本身提升到二阶的一种方式。

正是在弗洛伊德确实作出一项发现的限度内……

并假定这项发现是真的……我们才可以说，实在是我的症状性回应。

不过，把它缩减为症状性的，显然并非无关紧要。

把它缩减为症状性的，也就是把所有“发明”缩减为 sinthome。

换个位置：从我们有记忆的那一刻起——

- 我们有记忆吗？
- 说“我们有记忆”，是否比想象自己有记忆、想象自己能够支配它做得更多？

我应该说，我们把它“说—置”（dire-s-pose）出来：我们“有东西要说”。

正是在这里，语言——我称作 lalanglaise 的英语——拥有各种资源：“I have to tell”。

“我有东西要说”：法语就是这样翻译。

况且，这是一种英语式用法。

不过，在这门语言里不仅可以说 have，也可以说 awe（a-w-e）：“I awe to tell”带来这样的滑动：“我有话要说”变成“我应该说”。

而且，在这门语言里可以这样强调动词，说：“I do make”；归根到底，我是在强调：这种 making 只是制造。

否定也可以被分离出来，因而能说：

- “I don’t”，意思是“我不去做”某件事；
- “I don’t talk”，“我选择不说”；不说什么？在乔伊斯的情形中，是不说盖尔语！

这假定、意味着人选择说自己事实上所说的语言。

事实上，人只是在想象自己选择了它。

解决问题的是：归根到底，我们创造这门语言。

我们创造一门语言，因为每时每刻都赋予它意义。

这并非只发生在语言诞生的阶段：每时每刻，我们都会稍稍推它一把，否则语言便不是活的；语言之所以活着，正在于我们每一刻都创造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集体无意识，只有一个个特殊的无意识，因为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把自己所说的语言稍稍推一把。

所以，对我而言，问题在于确定：我是否不知道自己作为真而说出的东西。

在场的每个人都应告诉我，你们怎样听懂它。

尤其关于这一点：当我讲话时……因为说到底，我谈论实在是否只是漫无边际地胡说，并不确定。

说实在是一个 sinthome——我的 sinthome——并不妨碍我刚才所谈的能量论在较低程度上也是一个 sinthome[注]。

> [注] Staferla 转写本与米勒定本第 133 页在这里都作 n'empêche pas que l'énergétique… le soit moins，即"不妨碍能量论较少是一个 sinthome"。Max Kleiner 德译同样按字面作 es weniger wäre，Cormac Gallagher 英译也保留 being any the less so。米勒定本第 134 页的 rien moins qu'un sinthome 说的是"这个实在"本身，并不能取消这里对能量论程度的比较；正文因此不再把 moins 抹成"同样"。

能量论的特权会是什么？无非是，我们……

只要进行正确的操作、符合某种数学教导的操作……总能找到一个常数。

但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这是一项可以说预先设定的要求。

也就是说，必须得到常数，而这本身构成能量论。

必须找出某个诀窍，才能找到常数。

合适的、能成功的诀窍，被假定为符合所谓现实。

但我把这个器官——容我这样说——区分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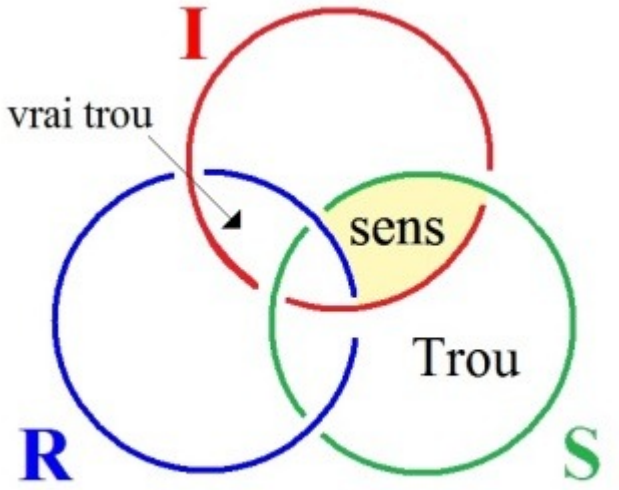
这个器官同肉身器官毫不相干……我把这个使想象界与象征界如人们所说彼此打结的器官，完全区分出来；我完全区分——

- 这个被假定的实在；
- 与用来奠立现实科学的东西。

这里涉及的实在由这个平面展开的结来说明；因为我在这个结的平面展开中显示出一个在本质上不同于实在的场，也就是意义场。

在这方面可以说，相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实在的场同意义场有别——实在既有意义，又没有意义。

实在没有意义，由下图呈现：



意义在这里，实在在那里；二者并不……尤其作为场，它们彼此有别。

引人注目的是：可以说，象征界因被专门化为洞而有别。

但真洞在这里。在这里显出的，是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

那里本应是其位置……

正如意义是实在的大他者……那里本应是它的位置，但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

在大他者的大他者的位置上，不存在任何存在秩序。

正因为如此，我可以认为：

- 可以说，实在本身也悬而未决；
- 实在也许就是我以问题形式把它缩减成的东西：只是对弗洛伊德构想的回应。可以说，弗洛伊德构想毕竟厌恶能量论；相对于能量论，它完全悬在空中。而唯一能够替补所谓能量论的构想，就是我用“实在”一词陈述的构想。

就是这样！

提问

问题一

- “如果精神分析是一种症状，那么您用结和您的 mathomes……[拉康口误]……您的数学文字（mathèmes）所做的……[笑声]……如果精神分析——提问者这样问我——是一个 sinthome……”

我没有说精神分析是一个 sinthome……“那么，您用结和数学文字所做的，不就是解码，并因此消散它的意义吗？”

我不认为精神分析是一个 sinthome。

我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实践；它尽管具有可触及的效力，却意味着我必须制造所谓“我的结”……

也就是这个三重结……对我而言，这种效力包含这一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悬置了对这个区别于现实、而我称作实在的第三者的接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说“我认为”，因为这种思想仍然完全封闭，也就是归根到底仍是谜样的。

实在同现实的区分，我不确定是否等同于我赋予“实在”一词的固有价值。

实在没有意义；但我不确定，把实在视为不折不扣的 sinthome，是否能照亮这个实在的意义。

这就是我对问题的回答。

正是在我相信自己能够用某种粗糙拓扑学支撑问题所在的限度内，也就是支撑我所区分出的实在功能，使之有别于我相信自己可以确定把握的东西……

可以确定，因为我对它有实践经验……有别于“无意识”一词。

正是在这个限度内……

也在无意识离不开对身体的参照这一限度内……我认为实在的功能可以同无意识的功能区分开。

问题二

- “如果按照安德烈·舒拉基翻译的《创世记》……”我正在读人们好心写给我的问题；考虑到我说过实在依赖书写，这样做并不比别的方式差。

“如果按照《创世记》，上帝为男人创造了一个帮助，一个‘与他相对的帮助’，那么作为‘相对的帮助’，精神分析家究竟如何？”

我确实认为，只能把精神分析家构想为一个 sinthome。

不是精神分析是 sinthome，而是精神分析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会回答刚才向我提出的问题：归根到底，精神分析家是一种帮助；按《创世记》的说法，可以说这是一种翻转，因为大他者的大他者正是我刚刚定义为在那里、那个小洞的东西。

这个小洞本身能够提供一种帮助，恰恰正是无意识假设的支撑所在。

弗洛伊德强调，无意识假设只有通过假定父之名才能成立。

假定父之名，当然就是上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的成功证明：父之名同样可以被舍弃；条件是使用它，就可以舍弃它。

问题三

“每一个言说行动、一个特殊无意识的强力行动——提问者问我——难道不是把无意识集体化吗？”

但如果每一个言说行动都是一个特殊无意识的强力行动，那么很明显，按照我们的理论，每一个言说行动都可以希望成为一个“说”。

而“说”会通向已有理论支撑的东西；那种理论支撑一切种类的革命，归根到底是一种矛盾理论。人可以“说”出极为不同、彼此有时相互矛盾的东西，并期待从中产生一个被设想为革命性的现实。

但这恰恰从未得到证明。

我的意思是，矛盾的骚动存在，并不意味着其中曾经产生过任何构成现实的东西。人们希望从中产生一个现实，但这一点从未真正被证实。

问题四

- “您给隐喻场规定什么界限？”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直线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界限；因为问题继续说：“隐喻场是无限的吗？例如像直线一样无限吗？”

可以肯定，直线的地位值得思考。

一条被截断的直线因为具有边界而确定是有限的，但这并不能说明无限直线没有界限。有限之物具有界限，并不意味着一条无限直线……

因为可以假定它具有所谓无限远点，也就是归根到底构成圆……并不因此就足以让直线隐喻无限。

直线问题所提出的恰恰是：直线并不直。

除了光线似乎给我们的那个图像以外——而人人都知道，它并没有给我们这个图像。

它没有给我们，条件是把光线假定为……

按照爱因斯坦的最新消息，事情看来确实如此……把它假定为可弯曲的：光线本身会弯曲。尽管在短距离、我们所在的短距离上，它呈现出完全不弯曲、即实现直线的外观，它仍会弯曲。

怎样构想一条偶尔会扭曲的直线？

显然，我关于实在的问题提出了这个难题：它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我们可以提出——天哪——列宁曾提出的那类问题。

也就是说……那里明确陈述，一条直线可以是弯的。

列宁把这一点放进自己的一个隐喻中；这个隐喻以如下事情为支撑：即使一根棍子也可以是弯的；而棍子粗略说来是直线的图像，它仅凭自己是一根棍子便可以是弯的，并因此处于可以被矫直的位置。

相对于博罗米结中两条明确介入的直线——我已经在这里呈现过——这个“矫直”具有什么意义？问题确实是：除了短距离上所谓光线的支撑以外，直线还可能有什么定义？

除了所谓两点之间最短的路径以外，没有别的定义。

但怎样知道两点之间哪条路径最短？

问题五

- “我总是期待您玩弄歧义。

“您说过‘有一’（Y a d’l’Un），又把实在说成不可能。

“您没有强调‘一—可能’（Un-possible）。谈到乔伊斯时，您说到强加之言……

“您也没有强调作为‘一—置定者’（Un-posé）的父之名。”

拉康

这个问题署了名。

是谁总期待我玩弄“神圣的歧义”（équivoques saintes）？

我并不特别执着于神圣的歧义。我相信……在我看来，我是在替它们祛魅。

“有一”（Yad'lun）。可以肯定，这个“一”让我非常为难。

我不知道拿它怎么办，因为人人都知道，一并不是一个数。

而且我偶尔还会强调这一点。

我把实在说成不可能，是因为我恰恰相信实在……

好吧……“我相信”：如果这是我的症状，请告诉我……因为我相信实在不得不说是没有法则的。

真正的实在意味着法则缺席。实在没有秩序。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有朝一日，我也许能在你们面前阐明的唯一东西，是某种涉及我所谓“一截实在”的东西。

问题六

- “您怎样看待近年来发生在中国的矛盾骚动？”

拉康——我等待，但我什么也不期待。[笑声]

问题七

- “点由三个平面的交点定义。可以说它是实在的吗？作为点的排列，笔画的书写……书写，作为点之排列的笔画，是实在的吗？按——我想这里应当写成‘按您所理解的意义’？”

原文写的是：“按您怎样听懂的意义”。[笑声] 不，没什么可笑的。

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值得提出：点由三个平面的交点定义，而问题最后问：“可以说它是实在的吗？”

我所谓博罗米链显然包含这一点：在这条链中一切具有实存性的东西之间，严格说来没有任何共同点；这无疑把点本身排除在实在之外。

因为对实在的呈现只能由“没有任何共同点、书写中没有分支、没有任何 Y”这一假设支撑，所以实在当然不包含点本身。

我十分感谢这个问题。

问题八

- “这个肢体是否……”

“这个数——如果我听清了的话，[笑声]——您所说的常数，是否同阳具或阳具功能有关？”

我恰恰完全不认为……

好吧，“我认为”：倘若我的思想不只是一种症状……我确实完全不认为阳具足以支撑弗洛伊德构想的能量论。

而且，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他本人从未把两者等同起来。

有人用中文给我写信，这实在、实在很贴心。有人用中文给我写信……不，是日文！

我的意思是，我认出了一些小小的文字。我很希望寄给我这篇文字的人替我翻译。

问题九

- “您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拉康——当然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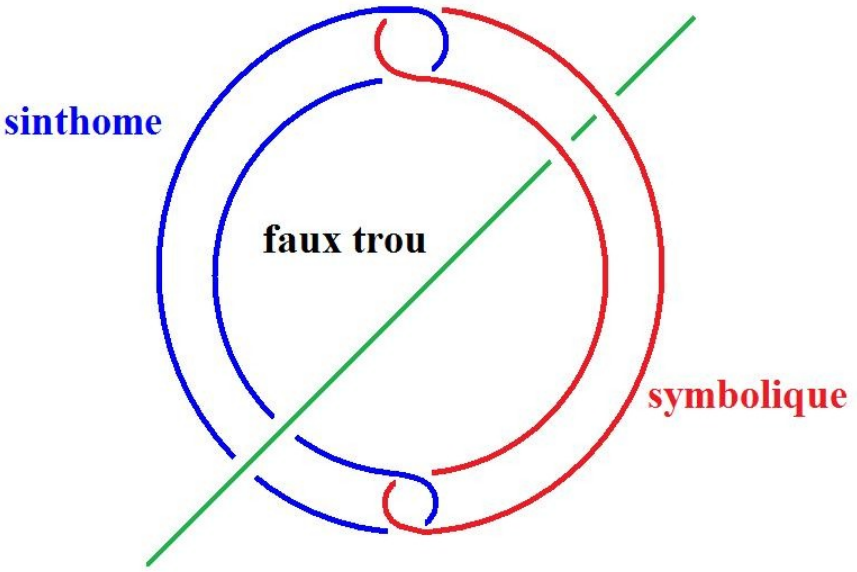
问题十

- “一个回应从某种构想出发，并依此把自己定义为 sinthome；这种回应可能具有什么地位？”

我刚才指出的是一种属于无意识的构想。

而且你们一定已经察觉，我必须把 sinthome 降低一个层级，才能把它视为同无意识构想同质。

我的意思是，它被呈现为同无意识打结。我刚才假定的是下面这个构形：



也就是说，我把这里的 sinthome 缩减成某种回应之物；它回应的不是无意识的构想，而是无意识的现实。可以肯定，即使在这种形式下，它仍包含第三项。

第三项使这两个圆——直呼其名，就是绳圈——彼此分离。

那么，这个第三项可以是任何东西。

但如果把 sinthome 视为实在的等价物，这个第三项在这里就只能是想象界。

说到底，我们可以建立弗洛伊德的理论，把这个想象界——也就是身体——视为使两者彼此分离的一切；这两者就是我在此由症状与象征界之结构成的整体。

谢谢你们寄来这些问题……不过还有这个：问题十一

- “您弯曲的雪茄，是您的实在的症状吗？”[笑声]

拉康

当然！当然！

我弯曲的雪茄，同我关于同样弯曲、也具有同一个名字的直线所提出的问题，有着最紧密的关系。

第11课 · 1976年5月11日

好吧，我提前五分钟开始。

上次我归根到底向你们吐露，罢工对我很方便。

我的意思是，因为我自己陷入困境，根本不想向你们讲任何东西。

听得见吗?

因为要找另一个借口对我很容易，比如借口说设备坏了！[笑声]

不是说这次我没有东西可讲。

不过可以肯定，上次我在自己的结与乔伊斯之间纠缠得太深，完全不想向你们谈这件事。

当时我很为难；现在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些玩意儿，总之，是一些可以传递的玩意儿。

显然，我相当主动。我的意思是，困难会激发我！

因此，每个周末我都会执拗地为某种并非不言自明的东西绞尽脑汁。

我找到所谓的、所谓“博罗米结”，这并非不言自明。

而且归根到底，我试图强迫事物。

因为乔伊斯完全没有任何博罗米结的观念。

并不是说他没有使用圆和十字；甚至人们谈的全是这个。

一个叫克莱夫·哈特的人[注1]是位杰出的学者，专心研究乔伊斯；他非常重视圆和十字的这种用法，并在自己题为《詹姆斯·乔伊斯的结构》的书中大量使用，尤其是在谈《芬尼根守灵夜》时。

> [注1] 克莱夫·哈特：《〈芬尼根守灵夜〉的结构与母题》，费伯出版社，1962；或西北大学出版社，1971。

那么，我首先可以告诉你们："得把它做出来！"这个表达具有当下的风格。

我的意思是，人们从未如此频繁地说它。

而它自然安置在这个结的制造中："得把它做出来！"

"得把它做出来"是什么意思？

它可以缩减为：把它写出来。

引人注目、令人好奇的是，我称作"博罗米式"的这个结……

你们应该知道原因……是思想的一个支撑。

我想用一个必须写成"倚—思"（appui à l'appensée）的说法来说明：这让我们能以另一种方式书写思想（la pensée）。

它是思想的支撑；这证明我刚刚在这张小白纸上放给你们看的书写是有理由的。

它是思想、是“倚思”（appensée）的支撑；不过说来奇怪，人需要这个支撑，容我这样说。

奇怪的是……必须把它写出来，才能从中取得某种东西。

因为很明显，要呈现这条链并不容易……

因为事实上问题不是一个结，而是一条链……只靠思考来观看这条博罗米链怎样运作，并不容易……

这一次把词切开，把“思考它”（la penser）中的 la 切开……即使对最简单的形式，也不容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结带着某种东西。

必须把它写出来，必须把它写出来，才能看到这个 bo 结怎样运作。

这让人想起乔伊斯某处唤起的一句话：“在尼波山（mont Neubo）上，律法被赐给我们。”

因此，书写是一种为思想提供支撑的“做”。

说实话，眼前这个 bo 结彻底改变了书写的意义。

它赋予所谓书写一种自主性。

这种自主性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还有另一种书写，德里达曾对它加以强调……

也就是由某种可以称为“能指的沉降”所产生的书写……

……德里达强调过它；不过显然，是我给他指了路，因为我找不到别的方式支撑能指，只能把它写成大写 S，这已经是充分的提示。

但仍然要说，能指……

也就是在声音中调制的东西……同书写毫不相干。

至少我的 bo 结完美证明了这一点。

它改变了书写的意义。

它表明，存在某种可以把能指挂上去的东西。

这些能指怎样被挂上去？借助我所谓“说—维”（dit-mension）……

这里我也不确信你们没有漏掉……我是这样写的：“被说之物的维度”（mension du dit）。

这种写法有个好处：它让我们能够把 mension 延长成 mensionge [mension-Je][注]，从而指出被说之物完全不必然是真的。就是这样！

> [注] Mensionge 把 mension 延长到近似 mensonge（谎言）的形态；Staferla 转写本又标出 mension-Je，使其中听见主语“我”（je）。米勒定本第 143 页只保留 mensionge，没有收入 mension-Je 这一拆听。中文无法同时再现三层词形，故正文保留原词和转写本的括注，并在这里标明版本差异。

换言之，由所谓哲学产生的被说之物，并非没有某种欠缺。

我试图——我试图！——借助在 bo 结中只能被书写的东西来替补这个欠缺。

某种只有被书写，才能供人利用的东西。

尽管如此，“哲学”（philosophie）开头的 philo 中所含的 φιλία（philia，友爱）……

也就是开启“哲学”一词的 philo……其中的 φιλία 可以取得分量：它是作为被思考者的时间……

> “被思考”：不是思想，而是被思考的时间……被思考的时间就是 φιλία。

我斗胆提出的是：这里的书写改变了意义，改变了问题中事物的样态；而问题所在，正是这种对智慧的 φιλία（友爱）。

智慧是什么？

除了书写、除了 bo 结本身的书写以外，它很难由其他东西支撑。

所以归根到底——请原谅我的自负——我用 bo 结所做、所试图做的，不折不扣是第一种在我看来能够自我支撑的“哲学”。

只要引入这些 bo 结，引入它们归根到底支撑一根“骨头”（os）的观念；这根“骨头”足以暗示某种我在这里称作“骨—客体”（osbjet）的东西，而我用来陪伴这个 osbjet 的字母——小写 a——正标示了它的特征。

我把这个“骨—客体”缩减成小写 a，正是为了标明：这里的字母只见证一种书写作为他异之物的闯入，而且这个“他异”恰好带着一个小写 a。

眼前的书写来自能指以外的地方。

我关注书写问题并非始于昨日；我第一次谈到弗洛伊德的“一元特征”——einziger Zug——时，归根到底就已经把它推到前台。

借助博罗米结，我为这一元特征提供了另一种支撑……

是一种我尚未这样向你们展示过的支撑……我在笔记中把它写作“D I”。“D I”是首字母，意思是“无限直线”（droite infinie）。

眼前这条无限直线……

你们不是第一次听我谈它……我以它同圆的等价来界定它；这就是博罗米结的原理。

把两条直线同一个圆结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了博罗米结的要点。

无限直线为何具有这种功效、这种属性？

因为它是洞的最佳图示。

拓扑学向我们指出，一个圆的中间有一个洞。

人们甚至开始梦想是什么构成了它的中心；这又延伸成各种词汇效果，例如“神经中枢”，而没人确切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无限直线的功效，在于洞围绕它的四周：它是洞最简单的支撑。

那么，参照实践，这会给我们什么？

人——不是上帝——是一种三元复合体，由我们所谓“元素”构成。

什么是“元素”？

元素就是造成“一”的东西，换言之，就是一元特征。

一方面，它造成“一”；另一方面，正因为造成“一”，它启动替代。

元素的特征就在于，人们对它们进行组合。

那么——

- 实在界；
- 想象界；
- 象征界。说到底，在我看来，这套三元组丝毫不逊于按照亚里士多德、人们曾费力让我们用来组成人的另一套三元组，即：
- νοῦς（nous，理智）；
- ψυχή（psyché，灵魂）；
- σῶμα（soma，身体）。

或者：意志、智力、情感。就是这样！

我试图用这种书写引入的，不折不扣是我所谓“袋子与绳子的逻辑”。

因为显然，袋子存在；袋子的神话可以说就在于球面。

但似乎没有人充分思考过引入绳子所带来的后果。

绳子所证明的是：一个袋子只有被扎起来才闭合。

而且在任何球面中，我们都必须想象某种当然位于球面每一点、并把它扎起来的东西……

人往其中吹气的那个东西……用一根绳子把它扎起来。

人们书写自己的童年回忆。

这会产生后果：从一种书写过渡到另一种书写。

一会儿我会谈乔伊斯的童年回忆，因为显然，我必须展示这种所谓“袋子与绳子的逻辑”怎样能帮助我们理解乔伊斯作为作家如何运作。

精神分析则是另一回事。

精神分析经由若干陈述而进行。

并不能说精神分析会把人引上书写之路。

这正是我用自己的语言强加给你们的东西：当有人前来请求……时，值得三思。

以某种我不知道是什么的抑制为名……请求被置于能够书写的位置。

就我而言，当……时，我会三思。

这种事像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一样，也会发生在我这里……有人来请求我解除某种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书写抑制。

因为精神分析是否能做到这一点，根本没有定论。

这要求我们严格探究“书写”意味着什么。

而我今天要向你们提出的，恰恰涉及乔伊斯。

有个想法就这样进入我的“脑袋”……

这里的“脑袋”远非球形，因为它同我们知道的一切相连……有个想法就这样进入我的脑袋：某种事情发生在乔伊斯身上……

而且沿着一条我相信自己可以说明的道路发生……某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使人们通常所谓自我（ego）在他那里发挥了完全不同的作用，不同于它在所谓凡人——称作凡人倒很准确——那里所发挥的、人们想象中简单的作用。

在他那里，自我履行了一种我当然只能以自己的书写方式来说明的功能。

把我引上这条路的东西，终究值得稍加说明。

那就是：书写对他的自我绝对至关重要。

他曾用一件事说明这一点：某个我记不得是谁的“不管不顾之徒”前来采访他……

我没有找回那个人的名字，不是因为没找，而是因为这是个著名插曲。

它也许见于戈尔曼[注2]。我没有在艾尔曼[注3]那里找到；艾尔曼的书无疑是最出色、最细致的乔伊斯传记。我没找到，不是说那里一定没有，

而是因为今天早上没时间再查。

这是某位乔伊斯传记作者记载过的事情……有一天，有人来看他，请他谈谈某幅图像。

> [注2] 赫伯特·S. 戈尔曼于 1924 年出版第一部乔伊斯传记《詹姆斯·乔伊斯：他的前四十年》。
>
> [注3] 理查德·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1959），伽利玛出版社法译本，1962。

那幅图像再现了科克城的一处景象。

乔伊斯知道在哪里等着这个人入套，便回答说，那是科克（Cork）。

那人说：“当然，我知道这是什么：城市的一处景象，姑且说，是科克的大广场；我认得它。

“但边框是什么？”

乔伊斯正等着他入套，便回答：cork，也就是翻译成法语的“软木”。

这个例子说明，在乔伊斯那里、在他的写作中，总会有某种东西穿过；只需读读他为《尤利西斯》制作的简表：

- 他给了斯图亚特·吉尔伯特一份[注4]；

> [注4] 斯图亚特·吉尔伯特：《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项研究》（1930）。

- 他也给了利纳蒂一份，虽然略有不同[注5]；

> [注5] 卡洛·利纳蒂是乔伊斯的朋友；1920 年，他从乔伊斯那里收到为帮助理解《尤利西斯》而制作的图式与表格。

- 他还给过另外几个人；

- 他给过瓦莱里·拉博一份[注6]。

> [注6] 法国作家、《尤利西斯》法译本的合译者与审校者。

也就是说，在他收集、讲述并用来造出《尤利西斯》这件艺术品的每一件事情中，边框总至少具有……

同他据说要讲述的图像关系……总至少具有一种同音关系。

《尤利西斯》的每一章都想由某种边框方式来支撑……

它有时叫作辩证法，有时叫作修辞学或神学……这恰恰同他所讲述之物的质料本身相连。

当然，这不能不令人想起我的小圆环；它们也支撑着某种边框。

问题如下：当一个过错发生时，会怎样？这个过错并非只由偶然造成，因为精神分析教给我们，一个过错从不偶然发生；每次漏误背后——直呼其名——都有一种能指的目的性。

也就是说，过错倾向于……

如果无意识存在……想表达某种东西，不只是主体知道的东西；因为主体居于……

我从前以一个能指同另一个能指的关系向你们表达过这一点……主体居于这个分裂本身；这就是语言的生命……

> 对语言而言，“生命”完全不同于通常所谓生命……对于身体支撑意味着“死亡”的东西，在这些属于我刚才所谓语言生命的驱力中同样占有位置。

眼前这些驱力属于同身体的关系。

而对任何人而言，同身体的关系都不是简单关系。

除了身体具有洞以外——按照弗洛伊德，这甚至本应把人引上道路，引向这些抽象的洞……

因为这个是抽象的……引向涉及任何陈述行为的抽象之洞。

因此，这一参照归根到底暗示的是：必须努力摆脱一个本质上混乱的观念，也就是永恒观念。

这个观念只依附于被思考的时间，也就是我刚才谈到的 φιλία（philia）。

人们思考……

甚至偶尔漫无边际地谈论它……人们思考永恒的爱，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人们用它指“来世”吗？容我这样说。

你们看到一切怎样被带动；归根到底，这个永恒观念……

没人知道它是什么……这个永恒观念把我们带向何处。[原文如此] 就是这样！

关于乔伊斯，我想……我本可以趁机读一段给你们听……

不过，你们只需知道它存在，而且很容易读到法译本，

因为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已有法译……不是 Portrait of the Artist，

因为我刚才当然犯了一个漏误——而是 of an Artist：《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青年人的画像》……乔伊斯向我们透露了一件事：有一次，因为丁尼生、拜伦，总之因为涉及诗人的一些事情，同学把他绑在一道栅栏上——不是普通栅栏，而是带刺铁丝网——并殴打他，殴打乔伊斯、詹姆斯·乔伊斯……

主导整场事情的同学叫赫伦（Heron，h-e-r-o-n）；

这个词并非无关紧要，它就是 ἐρῶν（ erôn，爱者，近于 ἐραστής，erastès）……于是，这个赫伦在另外几个同学帮助下打了他一阵；事情过去以后，乔伊斯追问，为什么自己事后并不怨恨他们。

乔伊斯以一种——这是可以期待的——非常切中要害的方式表达；我的意思是，他把某种不折不扣属于他同身体之关系的东西隐喻化了。

他发现整件事都排了出去。

他自己说，“就像一层皮”。

这向我们指出什么？

它向我们指出：对身体的关系在所有人那里都已经如此不完善……

谁知道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

……很明显，这里有某种极具启发性的东西；甚至对某些人而言，它就是他们赋予……的意义。

就是眼前这些人……他们赋予无意识的意义。

但如果有一件事是我从一开始就仔细阐明的，那恰恰是：无意识同人对自己身体的大量事情一无所知毫不相干；人所知道的东西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人知道的是属于能指的事情。

旧有的无意识观念，即 Unerkannt（未被认识者），恰恰以我们对身体内所发生之事的无知为支撑。

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

趁此机会，值得把它陈述出来……正是我所说的，也就是下列两者之间的关系：

- 一个对我们而言陌生的身体；
- 与某种构成圆、乃至无限直线的东西——圆和无限直线无论如何彼此等价——也就是无意识。

那么，应当怎样理解乔伊斯所见证的东西？

也就是说，问题不只是同身体的关系，而是可以说这种关系的“心理学”；因为说到底，心理学无非就是这个：我们对自身身体拥有的混乱形象。

但这种混乱形象并非不包含——直呼其名——情感；也就是说，恰恰在想象这种心理关系时，有某种心理之物受到情感影响、作出反应，并不脱离……

正如乔伊斯在挨了四五个同学一顿打以后所见证的……有某种东西只想离开、脱落，像一层皮。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 ego：身体形象关系与结的修复

这里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有些人对身体所遭受的暴力并无情感反应。

这里有某种含混的东西：也许这给他带来快感；受虐完全没有被排除在乔伊斯的性刺激可能性之外，他谈布卢姆时对此作了足够多的强调。

不过我会说，真正引人注目的倒是他使用的隐喻：某种像皮一样的东西脱落。

那一次他并没有享乐！他产生了……

这在心理学上有其分量……他产生了一种厌恶反应，而这种厌恶归根到底针对自己的身体。

这就像有人把坏记忆括起来，把它赶走。

问题就在这里。

这完全留下了一种可能性：同自己的身体建立一种把它视作陌生之物的关系。

这正由“拥有”这个动词的使用表达：人拥有自己的身体，却绝不是自己的身体。

而这使人相信灵魂！一旦开始，便没有理由停下。

人甚至还会认为自己“拥有”灵魂，这可到了极点！

这种“任其落下”、任同自身身体的关系落下的形式，对分析家而言十分可疑。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 ego：身体形象关系与结的修复

这种自身观念、作为身体的自身观念，具有某种分量。人们把它称作自我。

如果自我被称作“自恋的”，正因为在某一层面上存在某种把身体作为形象加以支撑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 ego：身体形象关系与结的修复

但在乔伊斯的个案中，这个形象此时没有被牵涉；这一事实难道不正标志着，自我在这里具有完全特殊的功能？

怎样把它写进我的 bo 结？

到这里，我画出并跨过某种你们未必必须跟随的东西。

你们知道我怎样书写的“父亲—版本”（père-version），可以说会走到哪里？

bo　结就是这个：它认可弗洛伊德把一切都维系在父亲功能上这一事实。

bo 结只是对下面这件事的翻译：正如昨晚有人提醒我的，爱……

更不用说可被称为“永恒”的爱……正是同父亲功能发生关系的东西；它以父亲承载阉割为名指向父亲。

至少这是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提出的，也就是参照原始部落：儿子们正是在被剥夺女人的限度内爱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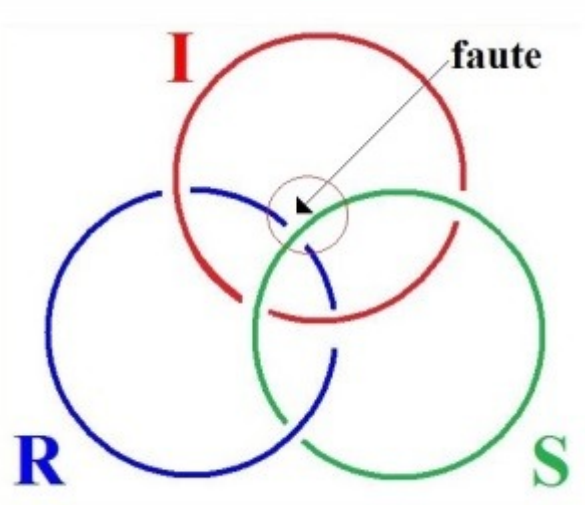
这确实非常奇特、令人目瞪口呆，而且只由弗洛伊德的直观加以认可。

但从这种直观出发，我试图在自己的 bo 结中赋予它另一具身体；bo 结非常适合唤起“尼波山”（Mont Neubo），也就是人们所说“律法”被赐予之处……

> “律法”同实在世界的法则毫不相干；
>
> 而实在世界的法则问题仍完全敞开……这里的“律法”只是“爱的律法”，也就是倒错。

非常奇怪，学习书写——至少书写我的 bo 结——竟能派上用场。

我马上用下面这点说明：假设某处——就在那里——出现一个错误；假设切断在这里造成一个过错：



会产生什么结果？

博罗米结呈现为这个样子，也就是说……

如果只把事情当作想象性的东西来想，你们肯定不会想到……也就是说，如你们所见，那里的大写 I 只须滚蛋。

它滑走——恰恰像乔伊斯挨打以后所感到的那样滑走——想象关系没有发生。在这个个案中，它没有发生。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 ego：身体形象关系与结的修复

这令人想到，乔伊斯若对“父亲—版本”如此感兴趣，也许是为了另一件事。

说到底，也许挨打令他厌恶，也许他不是真正的倒错者。

因为必须努力想象，乔伊斯为什么如此不可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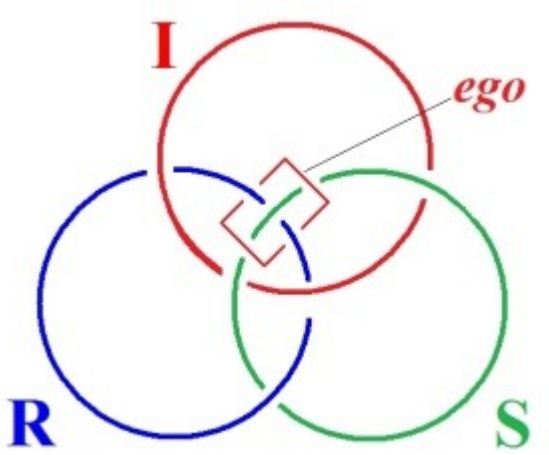
如果他不可读，也许因为他没有在我们身上唤起任何共感。

不过，在我们的问题中，难道不能由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暗示某种东西吗？他拥有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自我，不同于那种恰恰在他反抗时没有运作、在所谓反抗之后立刻没有运作的自我。

因为他确实设法摆脱了，这是事实。

但在那之后，我会说，他不再保留对任何人使自己挨打的任何承认。

那么，我提出的是下面这个构形：



这并不难看出：假设在这里——我在这里清楚标明，让你们看出它从上方穿过——假设这个错误、这个过错、这个漏误得到修正；说到底，没有比想象这样的漏误更平常的事……

为什么一个结不能偶尔不是博罗米式的，为什么它不能失败……我在黑板上画它时犯过上万次错误。

下面就是确切发生的事情，也是我赋予自我以形体之处：这里的自我修正了缺失的关系；在乔伊斯的个案中，实在与无意识形成的结并未以博罗米方式同它打结。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 ego：身体形象关系与结的修复

好。我要说，借这种书写的人为构造，博罗米结得以恢复。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 ego：身体形象关系与结的修复

你们看到，这里涉及的不是博罗米结的一个面，而是一根线。

这是普通几何学——“面”这个词由它而来——与结之间的差别……

几何学处理各种面；多面体充满了面、棱与顶点……但结把我们引向……

这里作为链的结……结把我们引向完全不同的维度。我要说，与几何面的“显明”（évidence）不同，它被“掏空”（évidé）；而恰恰因为被掏空，它才不显明。

从前有人质问我：“他为什么不说关于真的真？”

他不说关于真的真，因为说关于真的真，就是说：“这是一个谎言。”

“内—张力的”（in-tensionnel）真……

我在这里斗胆写作“内—张力”（in-tension）；我已经把 in-tension 同“外—延”（ex-tension）区分开……这样书写的内—张力之真，有时可以触及某种实在的东西；但那一次，纯属偶然。

人们想象不到，我们在书写中犯下多少错误。

笔误（lapsus calami）相对于口误（lapsus linguae）并不在先，但可以把它构想为触及实在。

我很清楚，我的结是实在本身借以被引入、而且是唯一借以被引入的东西。

别紧张：这走不了多远！只有我会操纵它，不妨加以利用。

既然它能帮助我向你们解释某种东西，大家不妨容忍……

因为这就是你们所处的位置……我用自己贫乏的手段嬉戏。

不过，这正是一种阐明以下事情的方式：如果我们认真遵循弗洛伊德所说，那么所有人类性欲都是倒错的。

他从未能把所谓性欲构想成倒错以外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质疑自己所谓精神分析的生产力。

你们经常听我说，精神分析甚至没本事发明一种新的倒错。[笑声]

这很可悲！因为说到底，如果倒错是人的本质，这种实践又是何等贫瘠！

不过我认为，借助乔伊斯，我们触及了某种我从未想到的东西。

我没有立刻想到，但随着时间、随着考察乔伊斯的文本及其构成方式，它来到我这里：它的构成完全像一个博罗米结。

令我震惊的是，只有他本人没有察觉这一点，也就是说，他全部作品中没有任何与之相似的痕迹。

但在我看来，这倒更像真实性的标志。

我停在这一点：阅读这篇文本，尤其阅读其评论者时，引人注目的是乔伊斯——他的文本——包含的谜数量如此之多；它们不仅大量滋生，而且可以说，他有意利用了这一点。

他非常清楚，人们会忙于他的作品，乔伊斯研究者会持续两三百年。

这些人只顾解决谜，也就是至少追问："乔伊斯为什么把这个放在这里？"

他们当然总能找到一个理由。

他把这个放在这里，是因为紧接着有另一个词；总之，这同我那些"骨—客体"（osbjet）、mensionge、"说—维"（dit-mension）以及接下来一切说法完全一样。

在我这里，这些说法有理由：我想表达某种东西，我制造歧义。

但在乔伊斯那里，人总会迷失自己的"拉丁文"，更何况他对拉丁文颇有造诣。

那么，谜……

幸好，我从前对它感兴趣时，把它写作 E_e：下标 e 的 E。

大写 E 是陈述行为（énonciation），小写 e 是陈述（énoncé）……谜就在于大写 E 与小写 e 的关系，也就是：某个这样的陈述究竟为什么被说出？

这是陈述行为的问题，而陈述行为就是谜。

被提升到书写之幂的谜，是某种值得我们停下来思考的东西。

这难道不是那次糟糕拼接的后果吗？它使自我承担谜样的、修复性的功能。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 ego：身体形象关系与结的修复

乔伊斯是卓越的谜之作家；关于这一点，我鼓励你们……

如果时间没有这么晚，我本可以给你们引许多例子……不过我建议你们自己去检验。

《尤利西斯》有法译本，可以在伽利玛出版社找到；如果你们没有西尔维娅·比奇时代的旧版，就去找这个版本。

在结束以前，我还是要指出几件在我看来值得注意的小事。

你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谈人同身体的关系时所说的一切，全都维系在我告诉你们的这一点上：人说自己“拥有”身体、拥有“自己的”身体。

仅仅说“自己的”，就已经是在说他占有它，当然像占有一件家具一样占有它。

而这同任何能够严格界定主体的东西毫不相干。

主体只有通过下面这些东西才能被正确界定：

- 构成关系的东西；
- 使一个主体成为某个能指的东西，因为这个主体由该能指向另一个能指代表。

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们一件也许能稍稍遏制深渊的事；这个深渊存在于我们获准借博罗米结、借这种“父亲—版本”扎紧的东西中。

终究有一件事令人十分惊讶：舞蹈并没有更充分地服务身体本身——我说的不是“对身体有用”（servir au corps），而是“服务身体”（servir le corps）[注]。

> [注] Staferla 转写本明确对举 servir au corps 与 servir le corps：前者是不及物结构“对身体有用”，后者是及物结构“服务身体”，不能译成“使用身体”。米勒定本第 153 页删去了前半个对举，只保留 ça ne serve pas plus le corps comme tel；正文保留口述本的语法双关，并以米勒本确认后半句的宾语关系。

这会让我们能以略微不同的方式书写“共舞—凝缩”（condansation）一词[注]。[笑声]

> [注] Condansation 把 condensation（凝缩）中的音节改写为 danse（舞蹈），直接承接上句，这也是现场发笑的原因。中文“共舞—凝缩”只能提示两义，无法复现法语的嵌词形式，故保留原拼写。

你们看，我偶尔也会放纵一下……嗯……

实在是直的吗？

这正是我今天想在你们面前提出的问题。

我还想请你们注意，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实在同世界毫不相干。

因为他在某种恰恰涉及自我的东西——也就是快感自我（Lust-Ich）——中向我们解释：存在一个原初自恋阶段。原初自恋的特征不是不存在主体，而是内部与外部之间不存在关系。

我肯定还得回到这一点，不一定是在你们面前；因为说到底，我目前完全不能确定明年还能使用这间阶梯教室。不过，假设我在某处找到一间七十平方米的房间，嗯，那就能容纳八个人，包括我。

这就是我最希望的安排。

我还应当说几句……

我已经准备过……说几句关于“显现”（epiphany）的话；就是乔伊斯那个著名的“显现”，你们在每个转角都会遇见它。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显现：文本定义与无意识—实在的打结

因为我请你们检验这一点：当乔伊斯列出一份清单时，他所有的“显现”总以同一件事为特征，而那恰恰是这个错误产生的后果，也就是无意识同实在联结。

不可思议的是，乔伊斯本人也正是这样谈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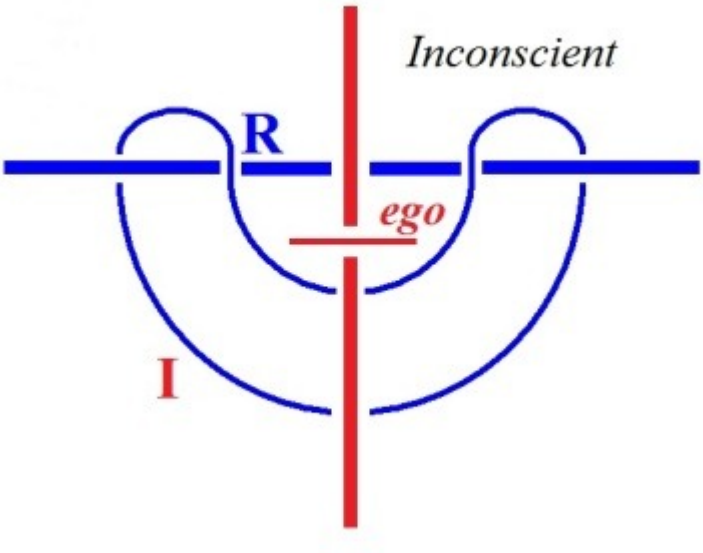
在乔伊斯那里完全可以读出：“显现”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借助过错，无意识与实在打结。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显现：文本定义与无意识—实在的打结

这是某种……

这不是我原本想让你们听懂的东西；不过，我还是可以给你们画一样东西。

如果你们略懂一点……如果见过博罗米结，它会向你们指出这一点：



如果这里就是我刚才画给你们看的自我，那么我们将处在可以看到博罗米结严格按如下形式重构的位置上：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 ego：身体形象关系与结的修复

- 这里是实在界；
- 这里是想象界；
- 这里是无意识；
- 这里是乔伊斯的自我。

从这个图式中很容易看出，自我的断裂会释放想象关系。

相关知识卡 乔伊斯的 ego：身体形象关系与结的修复

确实很容易想象，只要无意识像这里这样允许，想象界便会滚蛋，从这里滚蛋。而无意识无可争议地允许这一点。

这就是我想在最后一讲告诉你们的几点提示。

人倚着一个能指思考。

这就是我赋予“倚思”（appensée）一词的意义。

人支撑在一个能指上来思考。

好了，我让你们自由。